

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文叢

鐵托在普拉的演說 及有關評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鐵托在普拉的演說 及有关評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史话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
及有关评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5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8\frac{3}{4}$ · 字数 215,000

1957 年 1 月第 1 版

195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0 定价(7) 0.90 元

编一查号 3003·233

校对者：王树真

出版者說明

本書收集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總書記鐵托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的演說和各國共產主義政黨對這篇演說的評論，其中包括各國共產主義政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和黨的領導人所發表的報告、演說、文章，以及各國報紙的評論等；此外，還收進了若干其他有關的文件。收集的文件到1956年12月20日本書付印時為止；全部文件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后編排。

書中有一部分文件沒有刊載全文，只節錄其有關部分；另一些文件因我們手頭只有摘要式的報導，便只刊載原報導，並在標題下注明“(摘要)”。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6年12月20日

目 录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 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1
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5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恩維尔·霍 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十五周年	9
* *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書記約瑟夫·布罗茲· 鉄托于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軍俱 乐部向伊斯特里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積極分子發 表的演說	15
塔斯社評述鉄托演說	38
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陶里亚蒂：在意共波倫亚省代 表大会上的演說(摘要)	42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評述鉄托演說	4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报”讀者来信：加强各 国共产党的团結	54
南斯拉夫約澤·斯莫尔：塔斯社对鉄托同志演說的 解釋	56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員雷蒙·居約：在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报告	62
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 閉幕詞	74

南斯拉夫“政治报”評雷蒙·居約在法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93
苏联“真理报”編輯部：爭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馬克思 列宁主义原則基础上进一步团結起来.....	95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編輯部：关于約瑟夫·布 罗茲·鉄托最近的演講(摘要).....	112
意大利“团結报”社論：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117
波兰 J.W.：在鉄托演說周圍.....	121
保加利亚“工人事業报”編輯部：在社会主义国际主 义的無敌旗帜下.....	125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維塞林諾夫評法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會議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的指責(摘要).....	134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苏联“真理报”关于鉄托演說的 文章(摘要).....	138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关于 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46
法国伊夫·摩罗：关于“政治报”的一篇文章.....	147
蒙古“真理报”評論：为社会主义陣营力量进一步团 結而奋斗.....	150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保加利亚“工人事業报”关于鉄 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55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 报”关于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57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1956年12 月7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議会上的演說(第一 部分).....	159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政治局 勢的決議.....	182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安·諾沃 提尼：目前国际局势及对我党工作的結論	190
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陶里亚蒂：为走向社会主义 的意大利道路、为劳动階級的民主政府而奋斗！ (节录)	219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員 会关于国际政治局勢的決議(摘要)	247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亨德里赫：在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發言	249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雅克·杜克洛：工人階 級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256
苏联巴夫洛夫：这对誰有利?	263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 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1956年6月20日)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56年6月1日到23日正式訪問苏联期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書記鉄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書記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員布拉热維奇、米丘諾維奇、波波維奇和托多羅維奇，作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代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員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員謝皮洛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本着同志的真诚和坦率的精神，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和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

他們在会談中就下列各点达成了一致的意見：

一、1955年6月2日的貝尔格莱德宣言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奠定了健康的基础，宣言中宣布的原則在它們的互相合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二、貝尔格莱德宣言签署后两国之間的合作和关系的总的發展，以及两国人民的政治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間的接触，也替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合作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并且考虑到現代社会主义运动發展的具體

条件，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一致認為：繼續进行和發展两党目前的接触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繁荣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实行合作，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許多当前社会主义發展的問題实行合作，也是为了發展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共处和合作，为了和平、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同时，两党代表認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关系和合作的进一步發展，無疑地将有助于进一步發展苏南两国之間的合作，有助于巩固南苏两国人民的永久友誼，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工人階級执政的国家中的領導政党，并且两党的共同目标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保障人类进步和持久和平。

三、双方相信：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發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發展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認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發展道路和形式的見解的任何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願和平等、友好批評以及就两党的爭执問題进行同志式的交換意見为基础。

四、基于上述原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合作首先将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相互全面地介紹两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就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發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方面共同关心的問題，以及就有关和平、各国人民之間的接近及相互来往和全人类进步的問題，进行自由的和同志式的交換意見。

五、現在世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变化表現在社会主义力量的蓬勃增长上，表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上，表現在工人階級在解决当前国际形势發展的具体問題方面的作用的增长上；这种变化向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許多重大問題。这个事实說明，

也有必要对种种现象、主要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因素以及现在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同意，将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尽力鼓励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相互合作，鼓励在社会主义科学思想方面交换意见。

六、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具体的合作形式方面，双方代表团同意，将通过下列办法进行合作：直接接触、书面和口头的陈述和交换意见、代表团相互访问、交换材料和书籍，以及根据需要举行党的领导者的聚会，讨论双方关心的迫切问题，总之要利用一切建设性的同志讨论的形式来实现合作。

七、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认为，这种合作是他们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接触的组成部分。

八、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为了争取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为了争取社会进步，一切进步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强烈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合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开诚布公的、民主的和为世界舆论所能够接受的。这种关系应当促进互相了解和就共同关心的种种问题进行协商，应该有助于在耐心解释的基础上互相了解各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同时，不用说，这种合作的每一个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条件，在符合合作的参加者所追求的共同的进步目标的情况下自由行动。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相信，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工人运动在上述原则和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会有利于双方的人民和有利于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相信，这样，他们就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进步运动之间的普遍的接近有所贡献，而这同样也有利于世界

和平,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中央委员会代表、总书记

约瑟夫·布罗兹·铁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第一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6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 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1956年10月30日)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外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之間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这种政策最深刻、最一貫地表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团结在一起,它們之間的互相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这不仅不排除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实行紧密的兄弟合作和互助,而且相反,規定了这种合作和互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和法西斯主义被击潰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巩固起来,并且显示了自己偉大的生命力。

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錯誤,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方面的錯誤以及有損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平等的原則的那些侵害和錯誤。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極坚决地指責了这种侵害和錯誤,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貫徹始終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則。代表大会宣布,必須充分估計到走上建設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

历史情况和特点。

苏联政府正在貫徹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決議。这些決議为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的主权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創造了条件。

最近的情况表明,有必要作适当的声明,說明苏联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首先是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关系所抱的态度。

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討論一些措施,保証进一步發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經濟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則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原則也应适用于顧問。大家知道,在新社会制度建立初期,苏联根据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請求曾經派往这些国家若干人数的专家;工程师、农学家、科学工作者、軍事顧問。最近一段时期,苏联政府曾經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自己顧問的問題。

鑒于現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經濟和軍事建設各方面已經培养出了熟練的本国干部,苏联政府認為,迫切需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研究关于苏联顧問繼續留在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的問題。

在軍事方面,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約,締約国根据这个条約承担了相应的政治义务和軍事义务,其中包括采取“加强它們的防禦能力的必要配合措施,以便保障它們的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証它們的疆界和領土的不可侵犯性并確保对可能的侵略的防禦”。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約和政府协定,苏联部队駐扎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亚两个共和国中。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苏联軍隊是根据四国波茨坦协定和华沙条約而駐扎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

家中沒有駐扎苏联軍隊。

为了保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約参加国研究駐扎在上述国家領土上的苏联軍隊問題。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則：任何一个华沙条約参加国的軍隊駐扎另一个华沙条約参加国的領土，应根据所有条約参加国之間的協議，并且必須取得这些軍隊根据請求已經駐留或者准备駐留的国家的同意。

苏联政府認為必須就匈牙利事件發表声明。事件的發展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巨大进展的匈牙利劳动人民正确地提出了必須消除經濟建設方面的严重缺点的問題、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問題，以及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偏差进行斗争的問題。但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很快就混入了劳动人民这个正当和进步的运动中，它們企圖利用部分劳动人民的不滿来破坏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地主和資本家的旧制度在匈牙利复辟。

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深为遺憾的是，匈牙利事件的發展竟引起了流血。

应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請求，苏联政府同意苏軍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帮助匈牙利人民軍和匈牙利政权机关維持市内秩序。

鑒于苏联軍隊繼續留駐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勢更加緊張，苏联政府已經指示自己的軍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認為必要，即将苏联軍隊撤出布达佩斯市。

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約其他参加国就苏軍駐留匈牙利領土問題进行有关的談判。

保衛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当前是匈牙利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主要的和神聖的义务。

苏联政府深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会讓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动摇他們各个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用忘我的斗争和劳动爭取来的并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們会尽一

切努力,克服阻碍进一步加强本国的民主基础、独立和主权的一切障碍,繼續發展他們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它的經濟、它的文化,从而不断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他們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結和互助,以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偉大事業。

1956年10月30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書記恩維尔·霍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十五周年

(原載1956年11月8日苏联“真理报”)

1956年11月8日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現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的十五周年。

我們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当我国遭受法西斯占領者統治的条件下誕生的，它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殘酷斗争中成长和鍛炼成为一个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我国人民的巨大成就——国家的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政治和經濟上的根本改造，以及在建設新生活和發展我国經濟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偉大功績，是把工人階級和全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我們党的正确和久經考驗的領導的結果。

只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始終为爭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人民政权，才能过自由、自主的生活，并且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

党动員、組織和領導了我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苏軍战胜希特勒军队——我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光輝胜利，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高潮。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胜利給我国人民也带来了自由。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認为苏联是光荣的解放者和救星，并且对它怀着始終不变的深刻感謝和热爱。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他們的党憎恨和蔑視这样一些人：他們假装

成苏联的朋友，并且在“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力图诽谤和轻视把人类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给人民带来自由的光荣的苏军；我们憎恨和蔑视这样一些人：他们诬蔑苏联的卓越的社会主义生活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成果。

对于我们党来说，政权问题从斗争的最初时期起就是人民革命的主要问题。在阿尔巴尼亚解放的同时，在旧的制度废墟上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权——人民政权，这个政权的基础还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就已经奠定了，在那时就产生了民族解放委员会。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它的不断巩固为在发展新的、人民的经济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为不断改善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创造了必要的有利的条件。人民的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权机构和地方人民政权机构的选举、积极参加国家的管理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性活动鲜明地说明了阿尔巴尼亚新的人民政权无穷尽的力量和巨大的生命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建设人民民主政权中过去和现在一向遵循列宁主义。它过去和现在都反对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命发明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新的形式”和“组织”，并且极力把它们强加给别人，鼓吹拒绝苏联的榜样和经验。对我们党和人民来讲，苏联的榜样是最伟大的榜样，我们党和人民过去仿效这个榜样，将来也要一直仿效这个榜样。我们党和人民也将利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

战前，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是非常落后的，法西斯占领者给它带来很大损失。解放后，劳动党领导劳动群众去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在苏联和友好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慷慨帮助下，我们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劳动党今年5月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且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我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吸取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经验和生动的教训，作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原則为基础的明显而正确的决定。毫無疑問，这些正确的决定是不合那些不像馬克思主义者那样考虑事物的人的口味的。这些人希望我們的党向某些分子的欺騙、威胁、詭詐或驕傲低头，但是他們失算了，因为我們的党在过去沒有、将来也永远不会向不正义和詭詐低头。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任务，即把我們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农业国的任务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在这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建立了新的工业，它是發展整个国民經济、發展农业和不断提高我国人民物質和文化水平的基础。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約增加为1938年的十倍半（按1956年价格計算）。許多工业部門的产值也大大提高了。例如：1955年鉻矿的开采量提高为1938年的十七·四倍，煤产量提高为五十四倍，电力产量提高为十倍；1955年的机械工业产值为1950年的两倍。到1955年年底为止輕工业产值增加为1938年的二十六倍。

我們的农业比过去几年获得了更巨大的成就。1955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了37%，在同一时期里，播种面积扩大了13%。在我国培植了許多新的、有价值的而且为我們所需的作物，如棉花、甜菜。

在工农業發展的基础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第一个五年計劃里，国家的国民收入約提高了70%。职工的实际工資在这个期間里提高了約20%，而农民的收入几乎提高了35%。

第二个五年計劃提出的任务是：保証进一步發展工业，首先是采矿工业，主要是依靠充分利用現有生产力、發現和利用内部后备資源；保証迅速發展农业，主要方法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在这个基础上保証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状况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特別重視农业。代表大会

曾經明確地指出：克服我們農業落后狀況的唯一途徑是根據列寧的自願原則實現集體化。這種作法得到了我們的農民的支持。1950年阿爾巴尼亞只有九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10月1日就有七百五十八個了。1950年合作社的播種面積占全國播種面積的5.5%，到1956年10月1日已占33%。雖然我們的農業合作社還很年輕，但他們達到了比個體農民要高的單位面積產量。阿爾巴尼亞農民亲身体會到，集體勞動是福利和富裕的泉源，因此他們滿懷信心地沿着黨所指出的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阿爾巴尼亞合作化運動的經驗再一次地証實了列寧的集體化理論的正確性，而用各種假面具掩飾起來的社會主義的敵人却反對這種理論。

第二個五年計劃規定進一步提高勞動人民群眾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全國國民收入要比1955年增加53%，職工實際工資要增加25%，農民的收入將增加38%。

第二個五年計劃是一個龐大的戰鬥綱領。實現這個綱領可以使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文化更加向前發展。這個計劃的主要目標是保證提高人民福利。

當然，雖然獲得了這些成就，我們的經濟還有困難，我們的工作還有缺點。黨根據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克服這些困難和缺點，以便加強我們的經濟。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勝利解決自己的重大任務的時候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一貫遵循列寧的這樣一個指示：加強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團結會替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提供無窮的力量，同群眾的緊密聯繫、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忠誠是制定黨的正確路線和勝利地實現正確路線的基本條件。法西斯占領者、他們的僕從和黨的各种敵人，從黨一成立起就千方百計地想打擊黨，破壞黨的隊伍的團結。但是黨一貫地、堅定地擊退了敵人的進攻，忠實地遵循不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因而它成長

起来了，鍛炼出来了，越来越巩固了，成了国家唯一的领导力量，并且获得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無限爱戴。

在全面加强我們党及其领导作用以及在制定和实现党的正确路綫方面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我們党过去和将来都一貫吸取苏联共产党的偉大經驗；我們过去和現在一向認為这种經驗是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榜样。我們党結合我国特殊的具体条件在建党过程中、在建設人民民主国家和在阿尔巴尼亚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运用了这种經驗。党和全国人民沒有而且决不会上这样一些分子的当，这些分子想用什么“特殊的社会主义”、什么“民主”这样一些絲毫沒有無产階級气味的口号来誘惑共产党員和人民。

在庆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共产党人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沿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前进，他們看到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設的光輝前景，空前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偉大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队伍里。

在庆祝党的生日的同时，共产党員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还庆祝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这个革命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全人类开辟了得救、进步和幸福的道路。我們党将始終以偉大的列宁締造的苏联共产党的卓越經驗为指南，它在过去和現在都認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母亲和导师。我們党将始終反对那些企圖利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进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斗争来誹謗光荣的列宁的党从而提高个人的人。这类所謂同志借助所謂“社会主义口号”一心只想在別人眼睛中找到碎屑，但却看不到自己眼睛中的大木头。可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并不是瞎子，他們善于找出自己眼中的碎屑，并且把眼睛擦干净，同时也善于在別人眼睛中不仅看到大木头，而且也看到碎屑。阿尔巴尼亚俗話說得好，人不是吃草的，何况是善于洞察事物本質的馬克思主义者呢。

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苏联抱着巨大的無限的爱戴，因为它把我国从侵略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过去和現在在建設新的美好生活方面給予我国全面的無私的兄弟帮助。我們同苏联的友誼是我国人民自由生存的基础，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基础。阿尔巴尼亚人民将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这种友誼，并将不断地加强这种友誼。世界上沒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一种力量能够稍稍破坏这种友誼。

同以往一样，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今后仍将同苏联、偉大的人民中国和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亲密友好地为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合作、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而斗争。

敌人的任何企圖都不能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离开他們所选择的道路。阿尔巴尼亚人民将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一致，更加紧密地团結在亲爱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周圍，团結在引导国家沿着胜利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可靠的和忠实的領導者——久經考驗的劳动党的周圍。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書記
約瑟夫·布罗茲·鉄托于1956年11月11日
在普拉南斯拉夫人民軍俱乐部向伊斯特里
亚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發表的演說**

(原載1956年11月16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同志們!

昨天我曾經表示希望利用我在布里俄尼治病的机会，到你們这里来，向你們談一談我們对于目前非常錯綜复杂的国际問題的看法。

你們都讀報紙，可是報紙并不能包罗一切而加以全面的說明，特別是報紙上沒有說明今天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在埃及——在那里，發生了以色列—法国—英国的侵略——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今天的形势相当复杂，我們不能說目前不存在發生大規模冲突的一定危險，但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我国也是其中之一——已經在联合国中表明，依靠它們坚持不懈的努力，它們能够減少發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它們已經使得世界能够希望和平仍然能够保持。

首先，我願意談一談今天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和波兰發生过的事件，这样我們对于这些事件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这些事件非常复杂，特别是在匈牙利。在那里，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和进步人士手执武器在街头同苏联武装部队發生了战斗。当匈牙利工人和进步分子开始以示威、接着以抵抗和武装行动来反对拉科西的方法，来反对进一步执行这个路綫的时候，我深信，是談不上反革命傾向的。人們只能說，反动派竟能够在那里

找到非常肥沃的土壤，使事情逐漸对自己有利，利用匈牙利發生的正当反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令人遺憾的和可悲的。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你們大体上知道造成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我們有必要回溯到1948年，当时南斯拉夫第一个給斯大林一个有力的答复，当时南斯拉夫說，它希望保持独立，它希望按照它国内的具体情况来建設它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它不允許任何人干涉它的內政。当然，当时沒有發生武装干涉，因为南斯拉夫已經是团結一致的。由于我們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已經消灭了反动派的主力，各种反动分子無法进行各种的挑衅。其次，我們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磐石般团結一致的共产党，它經过了战前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鍛炼，我們也有着一支强大的和經过鍛炼的军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有着体现了这一切的人民的团結。

一旦关于我国的真相大白，同那些在那不光采的決議通过之后跟我們断絕了关系的国家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期就开始了，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希望我們不再提起对我們所作的事，希望我們不究既往，我們同意了，这完全是为了尽速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你們后来就会看到，对于那些今天又在开始誹謗我們的国家，那些在东方国家的、甚至某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占居领导地位的某些人們，的确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他們在过去这四、五年里，甚至更久一些，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事。当时我們不得不在各方面进行斗争，来維護我們人民革命的成就，維護我們已經开始建設的东西——社会主义基础，一句話，洗雪他們希望用各种各样的誹謗加在我們身上的耻辱，証明真理在哪里。我們应当提醒他們說，就是这一些人当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譴責我国，說我国是法西斯主义者，說我們是嗜血成性的人，說我們正在毀掉我国人民，說我国劳动人民不拥护我們，等等。今天他們又希望把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的責任推到我們肩上，

我們应当提醒他們，叫他們記住這一點。這種背信棄義的傾向起源于那些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們在各國黨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職位，他們再一次希望鞏固他們的統治，把這種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人民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關於這一點，我以後還要談到。現在我只希望告訴你們，我們必須根據整個發展情況來看匈牙利事件。

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問題是使得 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

由於蘇聯的希望和倡議，我們同蘇聯恢復了正常關係。斯大林死後，蘇聯的新領導人看到，由於斯大林的愚蠢，蘇聯處於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處於一條死胡同里，不論是在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上都是如此，而且，由於斯大林的吹毛求疵和強迫採用他的方法，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里也是如此。他們了解到所有這一切困難的主要原因在什麼地方，他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譴責了斯大林的行動和他的直到那時的政策，但是他們錯誤地把整個事情當作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不是當作一個制度問題。而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他們沒有同這個制度進行鬥爭，或者，就是說他們進行了鬥爭，也是在暗地里這樣做的，而口頭上卻說，總的來說，一切都很好，只是到了最近，由於斯大林老了，他開始有點愚蠢起來，犯了各種錯誤。

我們从一开始就說，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這裡，這就是需要不斷地堅持地根除的東西，而這也是最難以作到的事。這些根源在哪裡呢？在於官僚主義組織機構，在於領導方法和所謂一長制，在於忽視勞動群眾的作用和願望，在於各種各樣的恩維爾·霍查之流、謝胡之流以及有些西方和東方國家的黨的其他領導人，他們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且他們對斯大林制度的鞏固出了不少的力，他們今天正在努力恢復

这个制度，使它繼續占上風。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糾正的。

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外莫斯科 宣言是供更多国家应用的

就我們而論，我們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我們已經改善了关系，締結了一整套的經濟協議，这些協議對我們很有益，是根据非常有利的条件，等等。同时还通过了兩項宣言，一項是在貝爾格萊德通过的，一項是在莫斯科通过的。這兩項宣言不仅對我們兩國相互关系，而且對所有社会主义國家的关系，都應該有实际的意義。但是，遺憾的是，這兩項宣言沒有这样被人所理解。有人認為：好吧，既然南斯拉夫夫人这样堅決，我們就尊重和執行這兩項宣言，不过，這兩項宣言与別國無關。因为在那里，情况到底和南斯拉夫有点不同。南斯拉夫是一个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南斯拉夫夫人已經表明他們是当之无愧的，甚至在最困难的時刻里，他們也堅持不屈，沒有讓資本主义制度复辟，等等。这也就是說，他們跟你們東方國家的人不同，在你們那里，是我們使你們當权的。而这就錯了。因为，那些在1948年引起南斯拉夫进行反抗的分子，在这些東方國家里，在波蘭，在匈牙利，甚至在別的地方，也是存在的，有些地方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當我們在莫斯科起草关于我們黨的关系——主要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的時候，这遇到了一点困难。在这一点上，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是即使如此，还是通过了一項宣言，在我們看来，這項宣言是供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之外更大的範圍应用的。我們当初一直提醒說，那些在以前曾經在南斯拉夫引起这样有力抵抗的傾向，在所有國家都是存在的，有一天也会在其他國家中表現出来，到了那时就更加难以糾正了。

你們知道，赫魯曉夫曾經到这里来休息。那一次我們在这里举行了會談，在貝爾格萊德又举行了更詳盡的會談。由于我、

兰科維奇同志和普察尔同志被邀前往克里米亚，我們就去了，并且繼續进行会談。我們看到，对于其他国家，这件事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苏联的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抱有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对于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的关系有过一些錯誤的和有缺点的看法。不过，我們对于这一点并不看得很悲观，因为我們看到，这不是整个苏联领导方面的态度，而是一部分人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强使另一部分人接受这种态度。我們看到，这种态度是那些过去一般來說是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場上而且現在仍旧站在这种立場上的人們所强加于人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些主張在民主化方面有更加有力和迅速發展，主張放弃一切斯大林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建立新的关系，而且这方面的發展也應該在外交政策上發生的分子，仍然有可能通过內部的演变而在苏联领导机构內部取得胜利。我們从某些迹象上，从会談中看出，这些分子并不弱，他們是强大的，但是这种朝着进步方向，朝着放弃斯大林主义方法方向發生的內部發展过程却受到了阻撓，而且也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撓，它們由于它們的宣傳和不断重复有必要“解放”这些国家而在于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和妨碍这些国家之間的关系的迅速發展和改善。因为苏联認為，由于这种对內政的干涉已經在电台宣傳，用气球运送物品等等方面达到了相当大的規模，如果他們完全对这些国家放手不管，而且讓它們——比如說——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樣的地位，那就会产生不愉快的結果。他們担心，在这些国家里，那时反动派势力可能得胜。換句話說，这意味着，他們对于这些国家的內部革命力量沒有足够的信任。我認為，这是錯誤的，所有后来这一切錯誤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沒有足够的信任。

我国的活動一直很積極有益

当事情發展到你們大家都熟悉的波茲南事件的时候，苏联

人中間對我們的態度發生了一種突然的轉變。他們開始冷淡起來了。他們認為，發生這一事件得責怪我們南斯拉夫人。是的，我們是該受責怪的，因為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上，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現狀，因為我們建立一個目前這樣的南斯拉夫，因為它的活動的影響達到了我國境外。即使我們並不希望這樣，我們的國家仍然會是活動的，而且活動得非常積極和有益。儘管有過各式各樣的迫害，並且採取了斯大林主義的摧殘干部的方法，但是波蘭仍然留下一個以哥穆爾卡為首的領導人核心，他們在第八次全體會議上，有力地掌握了局面，果敢地採取了自己的新道路——就是爭取民主化、爭取他們完全獨立但也爭取對蘇聯的良好關係，堅決地抵抗對他們內政的干涉，由於波蘭這一情況，必然存在的反動勢力才沒有公然抬頭，而這種勢力是一直希望在共產黨人發生衝突時抬頭的。由於蘇聯領袖們的成熟的考慮和態度——他們在適當的時刻停止了干涉——波蘭的情況現在已大大地穩定下來了，而且有了相當好的發展。

我不能說，波蘭的這種與我們非常相似的積極發展，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中受到了何種歡迎，相反，它受到了批評，不過是在私下、在他們中間受到批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公開受到批評。在這些國家中，波蘭甚至還沒有得到它在已經同意了波蘭的態度的蘇聯領導人那里得到的那么多的支持。在“社會主義陣營”某些國家的那些領導人物中間，甚至在西方的某些共產黨中間，波蘭並沒有得到諒解，因為斯大林分子仍然在那里掌權。

當那位自命為歷史學教授在法國講課，並且說，南斯拉夫是帝國主義的陰險的代理人，當法國共產黨中的掌權人物在這樣一個可悲的、困難的時候，在千千萬萬的人民前面提出這種嚴重的指責的時候，那末這是否會成為社會主義事業會在將來正確地發展的保證呢？不能。這些不負責任的墮落分子的過份行為，應由那個黨的領導人來負責。或者，舉例來說，如像恩維

尔·霍查这样一位除了只知道在口头上說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就再講不下去了的自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写了一篇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虽然沒有提南斯拉夫的名字，但是打击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在文章中他坚决地譴責了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选定道路和發展的傾向，甚至反对了赫魯曉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已經承認了的东西——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具体的道路。这样一种方式不但敢于中伤和反对南斯拉夫和另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甚至打击了苏联领导人自己。这种斯大林主义分子認為，可以在苏联找到一种斯大林牌号的人物来支持他們，来帮助他們繼續騎在他們的人民的头上。同志們，这种态度是致命的。

当我們在莫斯科的时候，当然也曾談到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我們說，拉科西政权和拉科西本人毫無資格来領導匈牙利这个国家，来促进内部团結；正相反，他們只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不幸，苏联同志不相信我們的話。他們說，拉科西是个老革命家，正直，如何如何。說他是老的——这沒有問題——但是这不够。說他是正直的——就我所知道的，我可不能証实这一点，特别是在拉伊克审判和一切其他事情發生之后。对我來說，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不正直的人。苏联同志們說，他是慎重的，說他会得到成功，并說他們不知道在那个国家里还有其他的他們可以信賴的人。正因为我們的政策，不論是国家和党的政策都反对干涉別国内政，而且为了不再同苏联同志發生冲突，我們並沒有充分地同苏联领导人爭論要把像拉科西和格罗这种班子鏟除掉。

格罗同拉科西絲毫沒有两样

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人們十分奇怪我为什么不取道匈牙利。正是因为拉科西我才不願意这样作的。我說，我不打算从匈牙利走，即使那样会使旅程縮短三倍我也不干。当那个国家

里共产党队伍本身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的时候，当他们要求叫拉科西下台的时候，苏联的同志认识到事情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他们同意撤换拉科西。然而，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让格罗以及其他那些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拉科西追随者也被撤换掉。他们提出了条件：只有保留格罗才能同意撤换拉科西。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格罗同拉科西丝毫没有两样，他奉行同样的政策，他同拉科西一样负有罪责。

同志们，你们看，我们能够怎样做呢？我们看出来事情不是按应有的方式进行的。当我们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格罗“恰巧”也在那里，而我们“偶然地”碰到了他。我们同他进行了会谈。格罗谴责了以前的政策，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政策，说他们曾经污蔑了南斯拉夫，总之，他把过失都承包下来了，并且要求建立良好的关系，答应以前的一切错误都要纠正，旧的政策也不再采用。我们希望表明我们是不念旧恶的，我们不是心胸狭窄的，所以我们同意同格罗和准备到南斯拉夫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我们希望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关系，因为我们希望不使匈牙利的党孤立，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发生影响，使这个国家国内有正确的发展。

然而，事态已经发展得深远得多了——这是我们当初所没有料到的——，以致格罗到南斯拉夫来以及我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无济于事了。匈牙利人民绝对反对仍然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们要求撤换这些人和采取民主化的政策。当格罗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回国的时候，格罗发现他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局势当中，而他却现出了他以前的面貌。他把当时还只不过是举行示威的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样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想一想他的愚昧到了什么程度、想一想他是怎样的一个领导者吧。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当一切都在混乱中、当全国都在不满的时候，他竟敢用“暴徒”这个字眼来污蔑人民，而这些人民当中有很大一个数目，甚至也许是大多数，是共产党

人和青年。这就足以点燃火藥桶、引起爆發了。于是，冲突跟着就發生了。

請外国軍隊来教訓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錯誤

現在去調查誰放的第一槍是沒有意义的。軍隊是由格罗請来的。在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把苏軍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錯誤。請別国的軍隊来教訓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錯誤。这个举动結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發生了自發的暴动，在这个暴动中，共产党人發現他們自己，事与願違地同各种反动分子站在一起了。反动分子混在这次暴动之中，利用它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难道那里面沒有很多霍尔蒂分子嗎？誰改造了他們呢？难道能够期望拉科西改造他們嗎？我們大家都知道，霍尔蒂在匈牙利有强大的法西斯势力，有“卅”組織，各种各样的其他反动分子，費倫茨·納吉的信徒們等等。总之，有很大数量的人不贊成共产主义，他們不仅反对拉科西，而且反对整个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混进这次暴动里来。以前，尽管国外要他們进行暴动，尽管他們从国外得到援助，这些反动势力是不敢抬头的，而且只要他們觉得党團結得和磐石一样，他們也就沒有造反的力量和勇气。但是他們一看到党分裂了，很大一部分党员起来反对拉科西集团和过去的殘余了，他們就立刻插足进来了。

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內很快地暴露了它們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領導沒有表示願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虑到匈牙利一切內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發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情很快地發生了不同的变化，反动分子开始日益得势。这个反对一个集团的正当的反叛和起义变成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全国性暴动。等到反革命分子把局势掌握在他們的手里，参加这次反叛队伍的共产党人終於無可奈何地

發覺他們參加的鬥爭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是為了恢復舊制度。他們發覺他們事與願違地處在這樣的一種境地之中了。

現在是否可能阻止這種情況呢？看來似乎已經遲了。如果納吉政府比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搖搖擺擺，如果它堅決起來反對無政府狀態，阻止反動分子屠殺共產黨人，如果它對於反動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抵抗的話……也許情況本來會向一種正確的方向發展，也許不會有蘇聯軍隊的干涉的。而納吉作了什麼呢？他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來抵抗蘇聯軍隊，並且呼喚西方國家進行干涉。

在西方，蘇聯的干涉被充分地利用了。迫不及待地要進攻埃及的帝國主義者利用了這種干涉。他們正是在匈牙利悲劇的這個階段進攻埃及的，他們進攻埃及，是希望蘇聯很難分身，因而不能干涉這個侵略。于是在匈牙利戰鬥又起。蘇軍得到了增援。納吉逃跑了，同時一個新政府建立了。同志們，我可以對你們說，我知道這個新政府的人員，並且據我看來，他們代表的是匈牙利最正直的人。他們在拉科西時代受過迫害，他們坐過牢，並且真誠擁護有新的發展。你們已經讀過的卡達爾宣布的綱領本身証明了這一點。可是蘇聯的干涉削弱了整個綱領，因此這個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

關於蘇聯在匈牙利的干涉

現在可能有人問，蘇聯的干涉是否有必要？第一次干涉是不必要的。應格羅的請求而進行的第一次干涉是絕對錯誤的。第二次錯誤在於：負責人士竟等待第二次干涉，而沒有立即採取他們後來在蘇聯進行第二次干涉的時候所採取的行動——那就是，他們應該成立一個新政府並且發表一項宣言。如果他們起初建立了一個新政府、發表了這樣的一項宣言的話，工人和共產黨人原會從反動分子當中脫離出來，從而會比較容易地找到一種擺脫這種嚴重局勢的道路的。

在我談到蘇軍的第二次干涉以前，我必須說，匈牙利境內的局勢已經達到了這樣的規模——你們對於這一局勢已經看到了很多的消息——以致於那里顯然會有一場可怕的屠殺，一場可怕的內戰，而在這種屠殺和內戰中，社會主義會被徹底埋葬，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因而爆發。因為，那種來自西方的干涉和霍爾蒂分子以及前反動分子的重新當權，是蘇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這些反動分子做了些什麼呢？我剛才已經說過，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露出了真面目。事情已經很明顯，他們越來越多地在上層佔據了統治地位，並且開始禁止使用“同志”這個詞和要求摘掉紅星。當一個共產黨員不能說出自己是共產黨員，否則就要被弄死的時候，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了，而且共產黨員被活活吊死這個事實也使得這一點很明顯了。假如說這種事件只發生過一次，假如說他們所吊死的某一個警察人員是一個出名的做壞事的人，那末也許可以說這種事件之所以發生，是一群人自發的反抗的結果。但是，發生的是一次普遍的屠殺。在索普倫，他們吊死了二十個共產黨員。他們在大街上公開捉人殺人，如果這些人是穿黃色皮鞋的話，因為警察是穿黃色皮鞋的。他們破門入戶殺害共產黨員。所有這一切都是野蠻的法西斯反動暴徒們做出來的勾當。

納吉政府並沒有做什麼事來防止這種行為。它繼續在電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沒有對這種行為展開鬥爭，用某種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決心。它沒有那樣做，却發表一篇宣言，它在這一文告中退出了華沙條約，宣布自己的獨立等等。就好像這是當時最重要的事情似的，就好像它的退出華沙條約是有意義似的。

許多人現在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蘇軍的第二次干涉事件？很明顯，我們已經說過而且將要繼續那樣說：我們反對干涉，反對使用外國的武裝部隊。可是現在那一種的壞處比較少一些呢？是混亂、內戰、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戰

呢，还是苏军的干涉（事实上是发生了）？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会是一次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会是一种错误。当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可以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末，同志们，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军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假如他们该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那末就不会有军事干涉的必要的。这一错误不幸是由于他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而产生的。而事实上军事力量却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看吧，赤手空拳、武装很差的人民当他们抱定一个宗旨——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猛烈的反抗。他们已经不再在乎自己所要争取得到的是哪一种独立，对于是否会恢复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也不再在乎了，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应该保持民族独立。在人民中间占优势的就是这种想法。当然，我现在只能这样说，第一件事是能够发生的事件中最糟糕不过的事，而第二件事——苏军的干涉——也同样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它能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保全，也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导致世界的和平，那末终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件好事情，但是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静下来以后，苏联军队立即撤出去。

我们已把这一点向苏联同志们说过。我们没有隐瞒什么东西。苏联同志们说，他们的军队那时是要撤退的。应该记住，苏联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的眼睛现在已经打开了；他们发觉进行作战的不仅是霍尔蒂分子，而且还有工矿企业中的工人；他们发觉整个民族都在战斗。苏联的士兵们到那里去是不会有愉快心情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在我报告完了以后，你们可以提出问题，因为我或许没有把每件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从来没有劝告他们使用军队。我们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劝告，即使现在他们处于危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样做。在这一严重的局面下，我们只能告诉他们，应该注意纠正过去的错误。这就是问题的

中心。因此，对于我国国内流传的那些认为苏军的干涉纯粹是一种干涉主义者的行动的謠言，我們必須加以扑灭。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同志們，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我完全相信，匈牙利境内所流的血和匈牙利人民所作的可怕牺牲，将要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苏联的同志們，甚至那些斯大林分子們，会理解和認識到，事情是不能再那样地做下去了。我們所痛心的——我們大家所痛心的——是：社会主义遭到了这么可怕的打击。它受到了損害。而你們，同志們，是否还记得，我們常常說过，这种方法只会損害社会主义？我們确实說过这些话。我現在并不要大家拍拍胸膛，兴高采烈地說：“我們早就这样告訴过你們了。”

匈牙利的事件可能将是最后的一次悲剧

关于这一悲剧，我有一句話要說：假如那些依靠斯大林主义方法而仍旧在各国共产党中当权的那些不負責任的分子劝苏联根据他們的想法办事的話，实际上是对苏联的一种很不好的支持。我認为，在这一切党内，一定有比这許多斯大林分子看得更远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他們确实要看得更远些。而如果他們要想改善那里的情況，并不用匈牙利方式，而是用一种和平的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善情况，那末他們就應該批評消极的东西，倾听群众的呼声，党员的呼声，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声。因为，如果这些預言家和謀士們繼續以破坏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話，如果他們認为有必要一味誹謗我国，繼續污辱我們的話，那末，社会主义当然会要碰到更困难的时刻。南斯拉夫脚跟站得很穩，它到目前为止已經經過了多次的打击，因此来自国外的这些誹謗是不会使它离开自己的道路的。虽然我們还不能完全滿意于我們的国内發展情况，但是我們將努力使我国人民尽量得到滿意，不管我們現在和将来怎么样，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使这种預言家和謀士們無法实现他們那种目的在于制止南斯拉夫在1948年所

开始的而目前正在波兰繼續着的过程的企圖，我們也一定不讓他們把这种过程引导到斯大林主义的軌道上去。

有一次我对苏联同志說，即使斯大林沒有死，这也是会發生的，如果他活着的話，这甚至会發生得更迅速些。他們并不否認这一点。我們無权告訴他們應該这样做或那样做，我們只能指出他們的这种或那种行动可能引起的錯誤的与消極的結果。我相信，匈牙利事件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悲剧，促使苏联同志們以及仍旧看不见这一点的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尽一切力量来避免在其他国家中發生与目前匈牙利情况相同的那种局势。

在东欧的某些国家里和党内，有些领导人在說，这种事是不可能在他们们的国土里發生的，他們說他們有一个强大的組織，一支强大的軍隊，一支强大的警察部队；他們說他們的全体黨員已經知道了一切情况；他們說他們能够控制整个局势。这一点格罗也說过；这一点拉科西也說过。但是这对他們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他們不改变他們的工作方法，如果人民一旦起来反抗的話，那是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他們1948年以来所播下的种子，現在得到了收获了。他們当初播下微風，而現在却收获到暴風了！（长久的鼓掌）

我們的發展前景和当前的任务

匈牙利的这些事件使我国也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人和分子受到一些鼓舞。他們为数不多，但是却大放厥辞。他們有些人一味梦想發生混乱，以便从中漁利。我从来沒有說，我們已經完全消灭和改造了所有烏斯塔許分子、契特尼克分子和那些頑固的梵蒂岡的支持者們。我始終說，只有人民團結一致，才能防止他們在我国作任何嘗試或取得任何成功。今天，人民和党的團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必要，但是，这并不是因為我們害怕在我国可能發生什么事情，因为南斯拉夫畢竟是不同于匈牙利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我們通过我們自己的流血、通过解放斗争，进

行了我們的革命，我們在革命期間已經徹底掃清了我們的內部。我們是不存在這種危險的。

我決不會說，我們的人民完全滿足了，我國的一切事情都是合乎要求的。而且連我自己也不滿意。但是，南斯拉夫的情況是十分不同的——我國國內是存在着前景的，而且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正在不斷地創造更远的前景。此外還有什麼使我感到不滿意的事呢？同志們，你們會記得，我去年作過一個報告，我在那個報告中指出必須改變我們的投資政策的方針。我深信，管理我們的經濟的人們會記住這一點，而且我們應當認真地首先關心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方面，已經有了某種轉變，市場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穩定，物價的飛漲——這種飛漲可能引起通貨膨脹——已經制止下來，但是並不是我所期望的一切都做到了。我們現在再次決定要更加大力地抑制一味搞建設的傾向。我們現在必須努力改善生活水平，同時還加強我國的國防。這兩者都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它們。在這方面，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願意談談各種分子——我國存在的各種分子。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現在匈牙利發生了騷亂，霍爾蒂分子以及梵蒂岡分子和其他分子將會在那裡取得政權，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照他們看來，南斯拉夫將再度被孤立和包圍，他們將能在南斯拉夫比較順利地進行活動。現在仍然有這種分子，但是我要說，他們是大錯而特錯了。因為，我們的黨內並沒有八十萬黨員——格羅說，他們的黨有八十萬黨員，我聽到這句話以後我看了他一下，感到有點懷疑——但是我們有大約六十多萬黨員，他們是曾在革命和鬥爭中受過考驗的幹部，他們不是帶着各種追求地位的和其他的傾向參加我們黨的，他們的肩上都負着建設我們國家的重任。他們會始終知道怎樣及時阻止可能要破壞我們國家的任何人。在我們的國家里有着擁有六十多萬盟員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和擁有七百萬盟員的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

这七百万人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有自己的纲领，而且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七百万人随时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再把这样庞大的款项投入基本建设方面，或者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是必要的。当然，不管是我或者我们的全体领导人员，无论谁也无权反对我国各族人民的这种愿望，即：应当用在今天可能达到的速度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同志们，你们知道，当你们每天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你们看到这个或那个工厂要是建成的话明天就会产生足以立即改善局势的结果的时候，当你们又看到要保证大量增加生产只需再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投資的时候，当你们仅仅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的人——就有点受到忽视了。你们仅仅看到工厂而没有看到人。

显然，我们仍然处在困难的境地。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有很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现在仍然不断增加，尽管在过去一年半期间中，我们缔结了一些相当有利的协定，主要是同苏联缔结的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即以2%的利息取得的大宗贷款的协定。其次，我们已经缔结了关于德国赔偿支付办法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勾销了——这就是说抵去了一亿美元，同时和匈牙利之间的债务将要根据它的可能来解决。由于缔结了这一些协定，我们已经改善了建设方面的状况。最后，我们已经用信贷的办法从美国得到总值约为一亿美元的小麦和某些原料。我们的状况并不像某些人希望把它说成的那样困难。粮食和面包将不愁缺乏。在我国，市场有些紊乱，因为这些人太不注意设法让市场有充分的供应了，虽然在这方面全国存在着非常有利的条件。以贝尔格莱德为例，这个城市附近有潘切瓦奇基·里特农场，那里有极适合种植蔬菜的条件。有许多县和其他一些公社（公社是南斯拉夫的最低行政单位——编者注）可以为市场生产大量消费品，但是它们却并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例如，今天正在从卢

布尔雅那运蔬菜到科巴尔去。这是一种什么政策啊，因为我们知道，科巴尔以前是供应的里雅斯特蔬菜的。在我们的国家内存在着一些这类不好的现象。

我们必须帮助今天的卡达尔政府

同志们，我稍稍离开了我向你们谈的问题。我希望告诉你们，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我们应该帮助它，是因为它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反对所有那些现在正在不负责任地把全部过错都归咎于俄国人的分子。是的，苏联同志们没有在事先发现和纠正拉科西政权的错误，没有让那些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信任的人们能够执政，他们应当对这些情况负责。因为谁也不能强把一个领袖加于一个民族——那是办不到的。

在波兰，情况已经开始稳定了，但是并不是十分巩固的。同样的分子也在那里活动，这些分子是反对波兰同苏联有良好关系的。你们知道，那些有着反动观念的波兰人是憎恨俄国人和苏联的。必须使波兰人民摆脱既憎恨苏联而又憎恨社会主义本身的这种反动势力。因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眼光，知道他们可以从苏联得到什么支持。例如，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波兰人就很难保卫奥德—尼斯河边界，而德国人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条边界的，他们是会对这条边界再提出要求的。总之，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相互帮助和支持。

同样，我们必须同波兰政府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们。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一起来反对其他各国的党——无论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内出现的那种倾向。同志们，这个斗争将是困难的和长期的，因为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是：新的趋向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趋向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的決議曾經為這種趨向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綫得勝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綫再度得勝。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不過不是用從內部破壞這些國家而在那裡引起消極的濫用權力的現象的辦法，而是要在思想方面，通過聯系和交談，以求保證新的精神獲得勝利。我們不應該不去批評這些黨內不好的現象。你們已經讀到了“戰鬥報”上那篇文章，在我看來，這篇文章作為第一篇文章是寫得不壞的，但是它還不夠，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寫文章。向我們盟員解釋這個問題，是你們共產主義者和在人民中間工作的領導人的責任。我想你們是同意我的話的。（長時間鼓掌）

關於對埃及的侵略

現在讓我簡略地談談對埃及進行侵略的問題。你們已經讀到關於我們在聯合國所採取的態度的消息和我就這次侵略事件發表的聲明，你們也讀到了我們的報紙。但是我還是想談談過去的情況。當我在訪問印度後的歸程中第一次會見納賽爾的時候，他向我談到了他們在埃及的一切困難的確實情況。埃及是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生活水平非常低，並且沒有任何強有力的內部組織——可以依靠的一個黨。納賽爾說，埃及的領袖們都是這樣一些軍人，他們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中以便為他們的人民服務，為人民爭取自由，保衛它的獨立。當他陳述所有這些困難的時候，我們看來這些困難實際上幾乎是難以克服的。後來，第二次，當我們訪問埃及和開羅的時候，我們又進行了談話，並且看到這些困難是艱巨的。但是我們注意到那個國家的人民已經開始覺醒，它已經開始有了民族覺悟。由於長期被占領和法英的殖民主義行動，這個國家的人民過去是受到壓迫並且是處於冬眠狀態的。我們認識到若有和平，納賽爾和他的人員在執行他們艱巨的任務的時候，是可以依靠人民的。

在同納賽爾談話的時候，我曾經公開表示我恐怕難以相信

帝国主义者会讓他們有和平，同时認為他必須小心，不要給帝国主义者絲毫可能得到任何动机来干涉中东事务。当然，我不能夠詳細告訴他应当怎么做，而我只可能指出隱隱出現的危險。我告訴他，他应当知道帝国主义者是沒有良心的人，他們現在還沒有放棄他們的野心，他們認為埃及——它是世界这部分的最強大的國家——對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和亞洲的屬地來說是最危險的，埃及的強盛和發展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國家阻止埃及為了發展它自己所作的努力。我們的看法（我在同納賽爾舉行的會談中表示了這種看法）是，他們應當首先加強內部，他們應當建立一個內部政治組織，建立一支強大和堅定的軍隊，他們應當在經濟方面來提高他們自己，爭取獲得他們可能獲得的貸款，讓人民馬上看到新的政權是有一些作為的，可以感到有一定的改進。這就是我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他們已經欣然接受。

在第一次會談中，納賽爾就已經對我們說，他將不得不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因為埃及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是不能容忍外國來管理它自己的領土的。當然，他們有充分的權利把它收歸國有，所要選擇的只是適當的時機。當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的時候，英法這兩個大殖民國家反應很猛烈，當時有發動武裝進攻來阻止國有化的威脅。但是由於聯合國，這個第一個戰爭的威脅得以防止。當時決定進行談判以便使得這個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儘管這樣，他們還是進行了突然的侵略。埃及最先遭到以色列的進攻，後來遭到了英法兩國的進攻。整個這次侵略大概是聯合計劃好的，發動進攻的時機選在令人遺憾的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對匈牙利的混亂表示歡迎，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準備好了。英法兩國利用以色列的侵略作為說明它們必須保護蘇伊士運河的一個借口。

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

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發动的傳統侵略沒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这完全是一样。在我看来，發动这次侵略的人今天已在后悔，因为他們的行动沒有成功。第一，他們当初以为他們会在几天以內毁灭埃及，廢黜納賽尔；第二，他們以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就是人們将不会出面干預，联合国将不会譴責他們，因为他們在这个組織中会得到多数票。但是他們的算盘打錯了。情况恰好相反。埃及沒有被毁灭，虽然它遭受到巨大的損失，它的軍隊打得很好，侵略者沒有能够占領整个苏伊士运河，虽然他們仍然在进行战斗。埃及人民并没有像艾登所預料的那样廢黜納賽尔。在英国本身，工党对侵略和政府的政策采取了一种非常尖銳的态度。在联合国，絕大多数都譴責这种侵略行动，为埃及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的工作現在正在进行，我們也表示願意为这支部队提供我們自己的部队。这就是說，埃及人自己要求这样，所以我們大概也会派出我們的部队。

这次以色列表明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因此它构成了对和平的危險。不錯，在阿拉伯人当中，存在着对以色列的强烈的反感，因为将近有一百五十万阿拉伯人被赶出世界这个地区，这些人現在是在極为困难的情况下生活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願意締結和約，也不願意保証它們将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看待，即它們不承認它。它們現在仍然拒絕承認它，但是这并没有給以色列發动侵略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沒有給它这种权利，虽然英国人和其他的人希望說成这样。阿拉伯人是否将承認以色列，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和平談判和說服，取决于自从停战以来所产生的所有悬而未决的問題的解决。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臉，并且再度表明他們是那些企圖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傳統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們的忠实的僕从。他們的臉上将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他們希望通

过对埃及的侵略不仅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且在其他近东国家获得好处。他们以为这次冲突会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从而可以加强他们的殖民地位。英国人以为，在占领苏伊士运河以后，他们将在近东有一个比较坚固的地位，在毁灭埃及以后，他们将能确保他们在中东的利益。这种侵略居然在法国议会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是可悲的。只有共产党人和一小部分社会党人反对它。这是非常可悲的。

同志们，这样就迫使我们要谨慎小心，因为，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维护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们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可能走向极端反动和侵略活动的温床。我确信，正是因为以居伊·摩勒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奉行的这种政策，不幸的法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们希望帮助法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我们对纳赛尔说，我们认为要法国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是困难的，而且最好还是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建立联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访问法国的时候，我们对法国领袖们也说了同样的话。“与其每天花十亿法郎来维持你们现在驻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倒不如把这笔钱的半数用来提高那些人的生活水平，用来修筑道路和建设其他工程，这样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你们的，他们就不会反对以和法国结成联盟这种形式来解决问题了。与其一天花十亿法郎（那就是一个月花三百亿），你们倒不如走这条道路”。有些法国领袖认为这是正确的，可是另外一些领袖说，法国的威望那就成了问题。现在他们有威望了！他们已经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全世界都谴责法国政府的行动，侵略的行动。

南斯拉夫很活跃，在联合国中积极活动

同志们，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他们

的目的何在，他們將做到什麼程度，我懷疑，國際警察部隊這個計劃是否能順利進行。英國人可能會這樣希望：他們的一部分軍隊可以以警察身份留在埃及，但是，不論根據聯合國章程還是因為他們是侵略者，這樣做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能留在埃及。埃及決不會同意這樣做的，任何正直的人都決不會同意這樣做的。他們永遠能找到借口來恢復他們的侵略行動。由於蘇聯政府更積極地過問這個問題，他們才有點慌了，開始小心起來。

我們必須比以前更加要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南斯拉夫很活躍，在聯合國中積極地活動。在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應當盡我們一切力量來維護世界和平。絕大多數人民是不希望發生戰爭的。如果說世界上有人珍視和平的話，我認為那就是我國的人民，他們熱望和平，為的是能夠在和平中來建設他們的美好的生活。在上一次戰爭中以及在前幾次戰爭中，我們受够了苦難，我們流了够多的血，因此我們有理由要用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為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越出了我們一國的疆界。

我們的國家是團結的、堅定的、磐石般一致的。現在的問題是改善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們的團結一致——這種磐石一般的性質和沉着，這種對世界上發生的即使是最嚴重的事件鎮靜對待而毫不慌張的態度，這種冷靜的判斷——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決不允許各種各樣的可疑分子大放厥辭。下面的人民、群眾應當制止他們發言，防止他們散布不和。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我們願意隨時效勞，我們始終可以向你們解釋這裡所涉及的問題。顯然，有的時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談的。你們不應當認為我今天把什麼事情都談了，因為我不能這樣做。但是，有一件事我是可以告訴你們的，那就是我所沒有告訴你們的事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好的方面的。南斯拉夫今天在世界上起了一種受到重視的作用。為了使它能夠繼續起這種積極的作用，我認為我們必須繼

續執行我們一直到現在都在執行的始終如一的政策並且保持我們今天擁有的力量。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們的。我已經簡單地說明了基本輪廓和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認為這在你們向我們的人民解釋這些問題的時候對你們可能是有用的。

塔斯社評述鐵托演說

(原載1956年11月19日苏联“真理报”)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 17 日電：“戰鬥報”在 11 月 16 日刊登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總書記鐵托今年 11 月 11 日在普拉向黨積極分子發表的演說全文。

鐵托在演說的開頭指出，他想談談南斯拉夫對目前很複雜的國際問題的看法。鐵托演說的很大一部分談的是匈牙利事件。他說，“霍爾蒂在匈牙利有強大的法西斯勢力，有‘左’組織，各種各樣的其他反動分子，費倫茨·納吉的信徒們等等。總之，有很大數量的人不贊成共產主義，他們不僅反對拉科西，而且反對整個的社會主義。所有這些人都混進這次暴動里來”。

鐵托說：“這些反動勢力在兩三天內很快地暴露了它們的真面目。由於在全體人民反對過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動中，當權的領導沒有表示願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從而開始沿着考慮到匈牙利一切內部具體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事情很快地發生了不同的變化，反動分子開始日益得勢。”反動分子越來越佔據了統治地位，開始禁用“同志”這個詞，要求去掉紅星，吊打共產黨人。鐵托說，共產黨人不敢說他是共產黨人，否則，會被消滅掉。這是大屠殺。這是一群猖狂的法西斯反動流氓干的。

鐵托接着說：“納吉政府並沒有做什麼事來防止這種行為。它繼續在電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沒有對這種行為展開鬥爭，用某種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決心。”鐵托強調說，“如果納吉政府比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搖搖擺擺，如果它

坚决起来反对無政府状态，阻止反动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的話……也許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發展，也許不会有苏联军队的干涉的。而納吉作了什么呢？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抵抗苏联军队，并且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鉄托指出，匈牙利事件达到了这样大的規模，以至于很明显，那里發生了可怕的屠杀，可怕的国内战争，由于这一战争，社会主义有可能完全完結，事情最后可能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苏联政府不能够允許西方的干涉和霍尔蒂分子与旧反动派上台执政。鉄托說，虽然我們反对干涉，但是苏联的干涉是必要的。可是，如果早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事情就不至弄到發生什么軍事干涉的地步。應該指出，对于在坚决反对反革命陰謀的斗争中苏联军队方面給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援助作如此的估价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鉄托指出，“匈牙利的这些事件使我国也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人和分子受到一些鼓舞。他們为数不多，但是却大放厥辞。他們有些人一味梦想發生混乱，以便从中漁利。我从来沒有說我們已經完全消灭和改造了所有烏斯塔許分子、契特尼克分子和那些頑固的梵蒂岡的支持者們。我始終說，只有人民團結一致，才能防止他們在我国作任何嘗試或取得任何成功”。鉄托最后号召南斯拉夫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鉄托說，我們应当保护卡达尔政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鉄托同志的演說中，有一些論点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導机构最近就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一些基本問題所屢次提出的說法十分格格不入的。在他的演說中有一些話，不論从形式上或者从實質上来看，都是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

鉄托在他的演說中同那些認為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准备工作中南斯拉夫影响起了作用的人尖銳地爭論。他堅持地着重

指出南斯拉夫在国外所起的——如他所說的——“良好和有益的”影响。铁托甚至武断說，未来决定于“新的趋向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趋向，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不能不看到铁托的这种說法和南斯拉夫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文章日益頻繁地透露出一种思想，似乎“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几乎是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不用說，这种态度根本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即每个国家都可能有自己的、决定于本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方式和速度这一原則。而铁托曾不止一次說过，他是拥护这个原則的。

在铁托的演說中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傾向。演說里有很多地方是同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爭論。企圖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党和“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生活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铁托还硬說，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定制度的产物”。大家都知道，正是反动宣傳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現在特別絮絮不休地硬說，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产生于已成为过去的一定历史条件，而是产生于苏維埃制度本身。大家也知道，反动宣傳的这种捏造已被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所推翻。

铁托演說中最后談到了西方国家对埃及的侵略。铁托說：“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發动的傳統侵略沒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他說这一次以色列当了大国的工具，这样，它就成为了对和平的威胁。铁托指出，“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臉，并且再度表明他們是那些企圖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傳統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們的忠实的僕从……同志們，这样就迫使我們要謹慎小心，因为，这已經表明，所謂西方民主的维护

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張要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們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可能走向極端反动和侵略活动的温床”。

铁托的演說最后估价了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活动。

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陶里亚蒂：
在意共波倫亚省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摘要)

(原載1956年11月19日意大利“团结报”)

对匈牙利事态發展的估計

陶里亚蒂在談到匈牙利事态發展的时候說：

……“在我們看来，匈牙利事件可以說是非常严重、令人痛心和辛酸的事情。鉄托同志最近就这些事态發展發表了演說。在这篇演說中，有些論点是同我們的看法一致的，而在另一些問題上，我們的估計則比較持重和审慎……”

陶里亚蒂接着說：“对于匈牙利現政府，我們不能下最后的判断；但是我們反对倉卒的、自以为是的判断，不幸我們往往看見社会党报刊上出現許多这类判断。我們了解：有些人处于一种非常局势之中，他們正在尽力設法应付也許不是由于他們的过失而造成的局势。这些人目前肯定地担負着沉重的責任。我們尊重这些人，我們祝他們成功，祝他們完成他們所承担的任务……”

“关于匈牙利前届政府，我們的判断大部分同鉄托同志作的判断是一致的。就是說，这个組成得太晚的政府不善于掌握局势，它的行动犹豫不决、搖摆不定，而且它發表虛伪的声明，以致只能使局势急轉直下，从而为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的危險开辟了道路……”

講到第一次干涉，陶里亚蒂追述說，我們党当时立即說过，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最好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能够应付……”

已造成的局势而不求助于外国军队的干涉。我們接着重申了我們的看法：这种干涉是能够而且應該避免的，干涉的事实主要应由匈牙利共产党队伍中發生的混乱情况負責。

另一方面，我們从一开始就公开承認：既然事情已經發展到这种地步，第二次干涉就是不可避免的严格的必要的了，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在匈牙利形成的局势，而且也是由于这些事件以及可以預見到的發展可能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局势产生的影响。

最近几天的事态發展已經証实我們的态度是正确的。

我們希望人們能从速結束苏联軍隊留在匈牙利的局面；我們相信我們表示的这种希望不仅符合我們队伍的意願，而且也符合过去和現在都贊成我們的态度的意大利人民最优秀部分的意願。

至于事态發展、特别是 10 月 23 日和 24 日暴动的根源，陶里亚蒂肯定了这样的判断：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匈牙利領袖們在最近几个月中所犯的錯誤，特别在于这一事实：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完全瓦解了；而造成这种情况，或是因为領袖們沒有完成糾正錯誤的政治路綫所必需的行动，或是因为从下層产生了反对領袖們的分裂运动和斗争。

反动势力乘机渗入这样造成的裂口，局势就此混乱了。这种充滿危险的局势使得苏联軍隊第二次进行干涉成为必要。在最初一个时期，对峙的双方都有工人和人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有工人力量参加不足以使一个运动具有革命性質，因为，要具有革命性質，这些力量必須由一个有目标的革命力量来领导。

因此，我們希望其他共产党的同志們，特别是希望人民民主国家的同志們，允許我們这些在各方面都被敌人包圍的人，在事件如此严重而且敌人还在或多或少地公开插手活动，試圖做到打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决不放弃上述看法。我們無論如何

要重申：这些事态發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匈牙利共产党領袖們所犯的錯誤，迟迟不减少錯誤，迟迟不努力加以糾正。而这些錯誤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正是向全世界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露的錯誤。

尤其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人們應該进行党和国家組織內部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劳动群众和党的領袖們之間的更好的联系，在每一个国家內都遵循建設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从而滿足在每一个国家以不同形式出現的需要。

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匈牙利，犯了严重的錯誤。應該迅速弄清楚并且糾正这些錯誤。这种拖延的原因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們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有机会比較詳尽地談談，不过，我們現在就可以說，假如有人阻止了或束縛了糾正錯誤，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不仅應該受到批評，而且應該受到惩处。

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批評的态度

苏联同志們表現出很大的勇气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开始了一个深刻的批判和修正的过程。我們不仅已經表示贊同，而且作为共产党，我們在努力使批評深入和得出一切結論方面，已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位于前列。为此，我們曾經向苏联同志提出我們現在还完全保留的批判性意見。

但是，我們認為，假如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有过一个錯誤，这个錯誤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犯的：他們認為只需这个代表大会提出批評就行了，可以把这些批評当作普通的行政措施，而不必从这些批評中得出一系列具体結論来确定更好的方針，来更正确地領導不仅是沒有当政的、而且特别是已經領導着全社会的共产党的行动。

在从事这种行动的时候，使我們党得到方便的是这一事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我們党最为关心的始終是不讓

自己的政治路綫听从外来的指示，而是要完善地依据我国情况来规划和开展它的行动。無論在总的政治运动方面，在某些时际提出的生活要求方面，还是在如何配合劳动群众运动發展来組織党本身方面，都是这样。

苏联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表現出的勇气使我們相信：这种勇气必定有利于糾正所有的共产党在領導方面所犯的錯誤。

不應該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批評面前退却。至于我們党，我們將力求避免在根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批評来确定政治路綫方面退后一步。对于其他的党，我們要說：“朋友，我們理解你們任务的艰巨，我們要呼請你們的領導人考虑他們对人民和世界工人运动所負的責任。他們的任务是徹底研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批評，从中得出一切結論，信任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大胆前进，然而在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不要讓人削弱党。”

这样說了之后，陶里亚蒂指出必須向党和整个意大利人民运动提醒一个十分严重的錯誤，即：由于严重的匈牙利事件而忘記了同意大利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直接有关的那些严重的、有时是惊心动魄的問題。

关于意共和社会党之間的关系

在談到埃及局势以后，陶里亚蒂講到社会党人采取的立場。

……“說到天主教政党在意大利發动的新的反动浪潮，我們应当号召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为了制止这一反动浪潮，必須團結一切民主力量来發动一个偉大的人民运动。因此，我們要有力地、坚持不懈地再度提出工人階級團結的問題。大家知道，在我們和社会党同志之間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了一种显著的意見分歧。我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責备要提出，因为不管判断如何，两种立場是可以加以比較的。我們正是要要求社会党同志們不

要放弃以友好态度来加以比較和討論的方式。相反，却有人不进行討論，而采取誹謗性断言的方式，例如社会党同志卡塔尼·德斐拉拉断言：共产党同志抄襲集团政策，因此他們是这种政策的奴隶。

“这是公然違反事实的。还有些人滿怀憂慮，因为我們共产党人由于我們对于匈牙利事件的态度而据說是陷于孤立。他們說：南尼同志——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幽默感——已經請我們效法瑞士共产党和丹麦共产党的榜样。

“早在一开始，我們就認識到：我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們面对着一些使人感到慰籍的事实：不仅我們党内部充分团結，而且好些方面对我们表示了声援，人們承認我們立場严正，承認我們因为說出應該說的事情，所以即使在艰巨的时刻也善于应付困难。

“至于南尼請我們效法其他一些共产党，我們相信可以对兄弟党滿怀敬意地指出：我們这个忠于原則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偉大組織，仍然可以被当作榜样。”……

陶里亚蒂然后談到社会党人龙巴迪的态度。龙巴迪由于匈牙利事件而主張在共产党内部發动一种行动来使得社会党立場在共产党内占优势。……

“这种立場只有在能够促使就两党之内的团結和巩固比較一番的情况下才会使我們感兴趣。不过，从另一方面來說，鑒于工人运动現在达到的發展程度，这种立場对于工人运动倒具有一种原則性的价值。

“这里提出来的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内几个主張社会主义的工人階級政党同时存在的可能性的問題。

“我們共产党人已經克服了否認这种可能性的傾向，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們認為不能規避这些党之間的关系問題。仅仅說我們是两个政党，因而处于农村和工厂斗争的潮流之中，我們感到階級团結的感情——仅仅这样說是不够的。不，这是不够

的，因为这正是一种以旧的最高綱領主义为避难所的办法，就是說，滿足于言詞的办法。如果接受龙巴迪的意見，这就意味着：只要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两个党，这两个党之間每逢对某个問題意見分歧的时候就一定得进行手足相殘的斗争；这两个党就非得經常采取旨在滲入对方、夺取选民群众、互相破坏、互相削弱的行动不可。

“很明显，像这样的态度，只能是頑固的宗派主义的态度，它的目的就在于排斥工人階級不同政党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假如像我国这样有这样的不同政党同时存在，那末它們就不應該互相打击、互相破坏，而是應該随着局势和工人运动發展的程度而在它們之間建立形式不同的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 評述鉄托演說

(1956年11月19日)

本报布拉格 17 日訊：11月15日星期四晚上，薩格勒布电台广播了鉄托在普拉地区的伊斯特里亚区党組織积极分子會議上的演說。由于刊登演說全文的报纸还没有来，这篇报道只能以收听电台广播时的记录为根据。

鉄托用他演說的絕大部分来分析国际局势，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和侵埃战争。在开始描述不久前匈牙利的发展情况时也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一点我們在后面还要談到，鉄托随后表明了他对匈牙利內部发展情况的态度，并且刻划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反动分子混在这次暴动之中，利用它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难道那里面沒有很多霍尔蒂分子嗎？……我們大家都知道，霍尔蒂在匈牙利有强大的法西斯势力，有‘卅’組織，各种各样的反动分子，費倫茨·納吉的信徒等等。总之，有很大数量的人不贊成共产主义，他們不仅反对拉科西，而且反对整个的社会主义。”

“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內很快地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些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领导沒有表示願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虑到匈牙利一切內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事情很快地發生了不同的变化，反动分子开始日益得势。”

鉄托繼續說，所有的暴动分子不論他們是願意或不願意，并

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而是在为恢复旧制度而战斗，这样，反动者就把整个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回答当时能否阻止这种情况的问题时，他回答说：“如果纳吉政府比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摇摇摆摆，如果它坚决起来反对无政府状态，阻止反动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抵抗的话……也许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许不会有苏联军队的干涉的。而纳吉作了什么呢？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抵抗苏联军队，并且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

铁托继续说：“匈牙利境内的局势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致于那里显然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在这种屠杀和内战中，社会主义会被彻底埋葬，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因而爆发。

“这些反动分子作了些什么呢？……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越来越多地在上层占据了统治地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说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否则就要被弄死的时候，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了。……在索普伦，他们吊死了二十个共产党员。他们在大街上公开捉人杀人，如果这些人是穿黄皮鞋的话，因为警察是穿黄皮鞋的。他们破门入户杀害共产党员。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法西斯反动暴徒们做出来的勾当。

“纳吉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这种行为。它继续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没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它没有那样做，却发表一篇宣言，它在这一文告中退出了华沙条约，宣布自己的独立等等。”

“许多人现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苏军的第二次干涉事件？很明显，我们已经说过而且将要继续那样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部队。可是现在哪一种的坏处比较少一些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苏军的干涉（事实上是发生了）？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会

是一次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話，那会是一种錯誤。当然，假如那样做意味着可以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末，同志們，虽然我們反对干涉，我們可以說，苏軍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假如他們該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那末就不会有軍事干涉的必要的。”

很明显，在鉄托对匈牙利事件的这种估价中——这一估价在其演說的其他部分还有进一步的發揮，有許多不明白的东西和各种保留。这是与我們党及其他共产党明确的立場不相同的，我們党和其他共产党充分地珍重苏联根据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在匈牙利人民民主事業及劳动人民的利益处于致命的危險的时刻中，給予匈牙利的兄弟般的帮助。这也是事实：到目前为止，南斯拉夫的官方立場要明确些，而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大为不高兴。因此，鉄托这一演說中，有些話使得各种各样的資产階級报纸电台可以用“南斯拉夫尖銳地斥責苏联在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来大肆夸耀，这一点就不能使人感到愉快了。

鉄托在他談到匈牙利事件的这部分演說結束时号召支持卡达尔政府，但是，在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整个分析中，基本上沒有談到西方反动集团及匈牙利国外流亡分子在制造流血事件以及企圖进行反革命政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虽然，关于这一点世界报刊上已公布了几十个确鑿的証据和事实，对于这些我国讀者也很清楚地知道。

匈牙利反革命长期以来所准备的行动，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統一和人民制度的广泛进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亚非国家自由生活的进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精心地准备起来的、并同匈牙利的陰謀相配合的英法以对埃及的侵略，可以說明这一点。

这并不絲毫改变下述事实，即反动派利用了过去匈牙利領導上粗暴的錯誤，用陰險的論据在暴动过程中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以前就提出要實現一系列正当要求的劳动人民。

在这里需要拒絕鉄托的这样一些話，这些話在实际上趋于

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内部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这些日子里，正当共产党人坚决制止联合起来的国际反动派的集中进攻的时候，试图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共产党划分为甚么“斯大林主义者”和各种其它的派别，这只能被看作是有害于我们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的。我们愿举出这样一些同志们的榜样，他们数天以前，在许多国家里为了保卫自己党的建筑物和自己的报纸，英勇地同法西斯打手们进行了斗争。在这些同志中间，成百的人受了重伤，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也不是个别的人。

这个时期里，全世界共产党人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战斗性、巩固的团结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这些在今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正是对反动派一切攻击的最好答复。

需要同样明确地加以拒绝的是，许多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的政策和它的团结以及关于苏共为坚决消除个人崇拜的一切后果所作的努力的话，这种努力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产生了如此有益的作用。铁托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提出了整个苏维埃的“制度”问题。当反动派攻击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时，它们的宣传也使用了类似的论点，如所周知，类似这样的说法，已早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今年7月关于克服个人崇拜的著名决议从理论上以及最近几年来苏联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事实从实际上加以粉碎了。

对于铁托以下的这种说法，也需要从总的联系加以理解，他说，现在“问题是：新的趋向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趋向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他说，南斯拉夫现在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工作，“以求保证新的精神获得胜利”。这些话也是意味着干涉其它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而这正是南斯拉夫党本身所一贯尖锐地加以谴责的。这些话甚至还更进一步地奉劝搬用一些什么新的国际“处方”，而这是很难同国际和国内

形势的真正列宁主义的分析相吻合的。各国共产党，只有根据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分析，才能确定自己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提醒注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論点，即社会主义發展的形式和速度只能由各个国家特殊的条件来决定，以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宣称为这一論点的支持者的。

我們党将永远只以列宁主义的范例为依据，在苏联、人民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里，这种范例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被順利地运用着。我們將徹底地走自己的道路，这一道路明显地来自对我国形势的分析。我国是屬於世界上工業最發达的国家之一，我国有着成熟和先进的工人阶级。我国發达的农业已經大部分建立在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基础上，我国人民从反对資本家和地主爭取建成社会主义的数十年的斗争中，已取得不少的經驗。我們过去一直是、今后我們也将繼續仔細地学习各兄弟党的經驗，首先是苏共的經驗，并从其中引伸出結論。但是，我們坚决地拒絕接受各种各样不符合我国爭取社会主义斗争条件的新的处方，尤其是，我們党的原則性的馬克思主义的团结是不可触犯的，这种团结，在这几个星期內又一次如此光輝地經受了考驗。

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关系方面，类似的建議對我們也是不适用的，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在深厚友誼和兄弟关系上的平等合作，是最密切的和最紧密的，正是符合于我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我們絕不願意这种关系有任何的松懈，恰恰相反，时代的指示是进一步全面地巩固和加深这种关系。我們党就是这样来看待包含在最近一次鉄托演說中的某些結論的，我們党并強調說，特別是同苏联的紧密的兄弟关系，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确清楚的，是不可动搖的。

* * *

鉄托在他演說的其余部分談到南斯拉夫經濟和政治情况的一些問題。他指出，南斯拉夫的某些分子也从匈牙利事件中看到自己的机会。他然后又談到波兰的發展，他強調說，虽然目前局

勢有一定的稳定，但反动分子，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在活动。他强调指出苏联的支持对波兰的意义，特别是在保卫奥得—尼斯河边界方面。

铁托在演说最后部分谈到对埃及的侵略，他说：“英法两国利用以色列的侵略作为说明它们必须保护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借口。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在我看来，发动这次侵略的人今天已在后悔，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第一，他们当初以为他们会在几天以内毁灭埃及，废黜纳赛尔；第二，他们以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就是人们将不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将不会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会得到多数票。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情况恰好相反。埃及没有被毁灭，虽然它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它的军队打的很好，侵略者没有能够占领整个苏伊士运河，虽然他们仍然在进行战斗。埃及人民并没有像艾登所预料的那样废黜纳赛尔。在联合国，绝大多数都谴责这种侵略行动”。

“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脸，并且再度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们的忠实的僕从。他们的脸上将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他们以为这次冲突会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可以从而加强他们的殖民地位。这种侵略居然在法国议会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是可悲的。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拥护者——法国和英国仅仅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

铁托最后说，“由于苏联政府更积极地过问这个问题，他们才有点慌了。我们必须比以前更加要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报”讀者来信：

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团结

(1956年11月20日)

致柏林“新德意志报”編輯部

亲爱的同志們：当我在星期日（11月18日）收听各友好国家广播电台的德文广播时，我曾經在一个“报纸言論介绍”的节目中听到了南斯拉夫兄弟党机关报“战斗报”的一篇文章。我以非常紧张的心情想知道南斯拉夫同志們对国际局势講的話，可是我对“战斗报”的这一部分感到很惊讶，甚至是感到不满。我完全不能同意在那里写的关于共产党的意見，譬如在“战斗报”的那篇文章里說，在各兄弟共产党当中，有着各种派別，而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派別。文章說，这样的派別，在各国都有。譬如說，在法国和阿尔巴尼亚，这两派将相互进行斗争。

亲爱的同志們：这使得我非常激动，如果一个共产党的报纸突然开始在其他兄弟党内部和在各国兄弟党之間分出各种派別，并問誰是“斯大林主义者”或“非斯大林主义者”的話，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認为，这样的言論对我们根本沒有好处，而相反地只会带来混乱和損害。我們每天都可以讀到和听到——我們在柏林特別感觉到这一点——整个帝国主义的鷹犬是怎样在向苏联和平阵营进行挑撥，不仅是挑撥，而且还在資本主义国家或者像最近在匈牙利的例子，在对我們的同志进行迫害和屠杀。我想，在这样的时期中，各国共产党、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所有爱好

和平的人，都必須牢固地站在反对战争挑撥者以及他們的代理人的一边。我認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加强我們全世界兄弟党的团結一致。

但是，我也根本反对这种“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区分，我認为这是完全錯誤的。作为柏林的工人和党员的我，只知道“斯大林主义者”的名詞根本是出自阶级敌人的宣傳，作为老共产主义者的我，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所产生的錯誤也曾大受刺激和震动，可是斯大林所作的事情并不完全是錯誤的，苏联共产党在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击败了法西斯主义，解放了我国人民和我們的工人阶级，从而也根本为社会主义陣营的出現創造了前提。这都是事实。因此，我認为“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提法，是完全錯誤而有害的。

我对于南斯拉夫的情况不能作出徹底的判断，可是，如果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在我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在柏林住过的話，他們的判断也許会两样一些。在这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在向我們进攻，我們在抗击他們的进攻；对于我們來說，同苏联和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就是一个切身的問題。因此，我們要保衛德苏友好事業和各国共产党的团結。

謹致社会主义的敬礼！

利希·弗兰克

柏林上許納瓦德区上斯普里河

电纜工厂师傅工厂工会委員

南斯拉夫約澤·斯莫尔：
塔斯社对鉄托同志演說的解釋

(原載1956年11月21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在前天出版的莫斯科“真理报”上，發表了塔斯社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書記約瑟夫·布罗茲·鉄托同志在普拉的演說的报道。这一报道实际上是通訊社的报道和評論的綜合。在这篇报道里，特别是在它的第二部分，对鉄托同志的演說以及一般地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提出了批評意見。

塔斯社認為必須在通訊社的报通中加进論战性的評論，并从而預告苏联輿論界：苏联領導方面不同意鉄托同志演說中的許多說法，——这我們絲毫不反对。我們始終強調坦率、自由交換意見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共产党人之間，因此，我們对塔斯社以直接、公开的形式、而不是曖昧地說出苏联領導方面对鉄托同志演說的想法以及一般地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的想法，是只会滿意的。

但是，我們認為，塔斯社用以和鉄托同志的演說进行爭論的方法，是同共产党人之間的自由、誠懇、坦率和平等的爭論的准則相矛盾的。塔斯社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鉄托同志本人提出了特別严重的指責，但却沒有用任何事实来确証这种指責。从方法的观点来看，塔斯社在論战中保持了旧的論战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使苏联輿論界不可能了解向其提出批評意見并与之論战的那个对方的真正立場。

論战性的塔斯社評論指出：“在鉄托同志的演說中，有一些論点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導机构最近就国际局势、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一些基本問題所屢次提出的說法十分格格不入的。”然而，在塔斯社的消息中，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确地指出是哪一些論点。苏联讀者只知道在鉄托的演說中有“一些論点”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告訴他們是哪些論点。如果把鉄托同志演說中可以說明这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領導机构最近所提出的”說法格格不入的論点的那几段援引一下，而不是仅仅限于空空洞洞地說“有一些論点”，豈不更加中肯嗎？要使批評成为令人信服的，它首先必須有事实作为根据！

塔斯社的評論指責鉄托同志，說他的“演說中有一些話，不論从形式上或者从實質上来看，都是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然而塔斯社沒有說哪些話是这样的。人們勢必要問，为什么塔斯社不从鉄托同志的演說中援引一些話来确証这种指責呢？

毫無疑問，說我們企圖干涉別人的內政，这是最严重的指責。塔斯社評論員写道：“在鉄托的演說中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傾向。”人們自然希望在作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指責后，会从鉄托同志的演說中摘出和援引一些話的。可是塔斯社的文章中却只字未提。为什么塔斯社不作援引呢？这是不是偶然的呢？

当然，塔斯社在对鉄托同志和南斯拉夫提出严重指責时仅限于使用“一些論点”、“干涉傾向”、“一些話”之类的話，而一次也沒有援引鉄托同志的演說来証实这些話，并不是偶然的。沒有疑問，塔斯社是会使用例証的方法的，因为它知道这是最有效和最有說服力的方法。它当然会援引鉄托同志的演說来确証它的批評意見和指責，如果在这篇演說中真有能証实它的指責的章节的話。正因为鉄托的演說中沒有这样的章节，而塔斯社評論的执笔者却徒勞無益地寻找这样的章节，[塔斯社的指責] 起来才沒有說服力。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寫得是否有說服力。問題比這嚴重得多，而且要迴避它是不容易的。當對另一個共產黨和另一個國家提出指責的時候，特別是當這些指責像塔斯社的文章所作的那樣非常嚴重的时候，這是不能不負責任地做的。如果這些指責是不顧事實甚至違反事實提出來的，那末，在這種情況下，這已經不是建設性的討論和同志式的批評，而是一種對事實的別有用心的歪曲了。在塔斯社的文章中，不負責任地對南斯拉夫的政治領導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指責，而又沒有加以證明。

塔斯社電訊中包含批評和指責的那一部分，只從鐵托同志的演說中援引了一處，而且就是這一處援引也是不完全的。此外，引用的話甚至不是全句，而僅僅是半句。從表達清楚的思想中摘出幾句話，並給以任意的解釋。

可是，鐵托同志在談到旧的、斯大林主義的因素和正在為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努力的新的力量之間的衝突時，在指出適應社會主義利益的新關係的發展過程時，說了下面的話：“同志們，這個鬥爭將是困難的和長期的。因為實際牽涉到的問題是：新的趨向是否會在各國共產黨內得勝——這種趨向實際上是在南斯拉夫開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曾經為這種趨向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綫得勝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綫再度得勝。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不過不是用從內部破壞這些國家而在那裡引起消極的濫用權力的現象的辦法，而是要在思想方面，通過聯系和交談，以求保證新的精神獲得勝利。”

塔斯社把鐵托演說中的這段話說成下面的樣子：

“鐵托甚至武斷說，未來決定於‘新的趨向是否會在各國共產黨內得勝——這種趨向，實際上是在南斯拉夫開始的’。不能不看到鐵托的這種說法和南斯拉夫報刊上的一些文章有一定的聯系，這些文章日益頻繁地透露出的一種思想，似乎‘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幾乎是所有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唯一正

确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从塔斯社电讯中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第一，铁托的话已经完全被作了武断的解释，而且还给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断章取义而后加以武断解释的援引方式，是同我们上面指出的方法一样的，是在共产党人的讨论中不应使用的。第二，至于说南斯拉夫报刊上的文章流露出一种思想，即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可能的道路，那末，也希望塔斯社具体地指出这些文章来。我们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文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的政策，是极其清楚的。

但是，塔斯社对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提出的指责已经由塔斯社自己的报导在它的第一部分中否定了，塔斯社在这一部分中用报导的方式叙述了铁托对匈牙利事件所作估计的一部分。虽然塔斯社这篇评论的论战部分硬说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塔斯社在其电讯的第一部分即报导部分却传达了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估计的下一部分：

铁托说：“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内很快地暴露了它们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领导没有表示愿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虑到匈牙利一切内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塔斯社报导的第二部分歪曲了铁托的意见：问题不仅是个人崇拜，而且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这个意见被说成是，好像铁托同志是支持那种说个人崇拜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反动宣传论点的。我们不得不指出，甚至在今天竟然还可能对我们的明确态度有这样的歪曲，而且这种指责竟然会出现在苏联官方通讯社的评论中，这是使人遗憾的。

塔斯社的报导中是这样讲的：

“铁托还硬說，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定制度的产物’。大家都知道，正是反动宣傳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現在特別絮絮不休地硬說，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产生于已成为过去的一定历史条件，而是产生于苏維埃制度本身。大家也知道，反动宣傳的这种捏造已被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發展进程所推翻。”

铁托同志关于个人崇拜說过如下的話：

“我們从一开始就說，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問題，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作到的事。这些根源在哪里呢？在于官僚主义組織机构，在于領導方法和所謂一长制，在于忽視劳动群众的作用和願望，在于各种各样的恩維尔·霍查之流、謝胡之流以及有些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党的其他領導人，他們抗拒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而且他們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的力，他們今天正在努力恢复这个制度，使它繼續占上風。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糾正的。”

为什么铁托的十分清楚的話被歪曲了呢？

对于个人崇拜問題，正如对其他問題一样，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在討論个人崇拜問題时，那就應該提出真正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意見。如果有和南斯拉夫爭論个人崇拜問題的願望，那末，提出关于反动宣傳硬說些什么的問題实在是毫無意义的，而是應該討論我們的論点：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的組織机构，在于官僚主义的領導方法，在于忽視劳动群众的作用和願望。令人遺憾的是，在抨击我們观点的塔斯社評論中对于这些东西却只字未提。

苏联官方通訊社的报导也沒有正确地轉述铁托同志所說的有关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的話。塔斯社把铁托說得好像企圖把世界各国共产党划分为“斯大林主义的”

和“非斯大林主义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企图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党和‘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生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直非常重视整个工人运动的团结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它们之间的合作。但是他们坚决主张，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像斯大林对团结所了解的那种武力、霸权和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生活已经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的必要条件是正直的、坦率的和大胆的讨论，而不是压制讨论和闭眼不看事实，而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发表的评论实际上就是为这辩解的。假如在过去共产主义者有较多的讨论和对现实采取较为大胆的态度，那就好了。假如当初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大概不会弄到像在匈牙利发生那种悲惨事件的地步！

在1956年6月签订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宣言中曾着重指出：

“双方相信：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双方本着这种看法同意，上述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愿和平等、友好批评以及就两党的争执问题进行同志式的交换意见为基础。”（重点是作者加的。）

铁托同志的演说仅仅是建设性地应用了这些原则。可能是塔斯社的评论想要剥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权利吧？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雷蒙·居约：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原载1956年11月21日法国“人道报”)

对1956年秋天发生的一些事件如何评价？

不断壮大、取得巨大成就的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不得不应付反动、好战和法西斯势力的强烈反攻。

在匈牙利进行的打击以及在波兰尝试的打击，目的都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阵线、孤立苏联、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推进一步。

对埃及的侵略目的在于打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普遍解放运动，从而在最近从殖民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一系列国家恢复帝国主义统治。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反苏、反共运动的猖獗、法西斯暴力的尝试，就是要粉碎工人、民主和和平力量，消除走向战争、走向法西斯主义、走向殖民主义道路上的障碍。

经历了一个月的有时艰巨的巨大战斗，今天敌人显然已经被击败。

虽然危险远没有完全消除，但是敌人的反攻毕竟已被制止。因此，已经为全世界的和平自由、社会主义力量更广泛地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这次考验之后肯定地将发扬壮大。

有些同志曾经认为这些事件表现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世

界和平力量的弱点。他們因此竟然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發生怀疑，怀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力量对比的分析以及根据这种分析而来的任务，特别是在反对战争的斗争、走向社会主义、工人团结等問題上的任务。

我們認為这些同志根本錯誤了。真象是敌人不能对可以概述如下的我們时代的新现实漠不关心：社会主义已經超出了只有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殖民制度正在瓦解；工人运动、和平力量正在全世界进展。

然而人們可以自問：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人民民主国家，对阶级斗争是否予以足够的強調。在某些国家，这一真理往往被遺忘，甚至遭到了否定，我們知道这样就产生了怎样的悲剧。

應該吸取一切教訓，但是主要的是敌人遭受了失敗，存在着發展群众运动的巨大可能性，例如就我們国家來說，繼續坚决执行我們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

但是我們应当很好地認識到：如果說敌人發动的反攻基本上已被制止——虽然还談不到已經解决了什么問題——，但是就目的在于破坏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破坏世界共产主义原則基础的思想攻势而論，就不能这样說。

这种攻势正在拚命繼續进行，我們必須予以应付，特别是因为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分子迄至目前在外国共产党的某些人士中得到了支持。这就使得我們的战斗比我們在过去必須进行的一切战斗都要困难。

必須团结在苏联的周圍，才能 使社会主义获得进展

既然敌人主要借助于匈牙利事件来大事进行反共运动，所以就必須把匈牙利局势解釋清楚。

法共 11 月 1 日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評價和結論以及多列士

和法戎同志在冶金工人大厦所作的报告，已經証明是絕對正确的。从那时起，匈牙利劳动者的先进队伍在苏联军队帮助下已經粉碎了反革命势力。

关于事态發展的全貌，中央委员会極其重視“人道报”刊载的卡达尔同志对斯梯的談話。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深深感激我們的匈牙利同志对“法国共产党努力使人知道真象”所表示的感謝。我們重申我們同匈牙利工人階級和人民紧密团結，他們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胜利地进行战斗来完全歼灭反革命势力。

現在應該来談談关于苏联军队無私地完成它对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各国無产者的天然責任的某些反应。

在我們的队伍中、有时甚至在某些兄弟党的領導机构中的某些人，对苏联和苏联军队的态度表示怀疑。

有人首先說：向苏联军队發出的第一次呼吁是事态發展的根源，因为事态發展难道不正是一次“人民起义”而不是反革命运动的爆發么？

但是今天誰能否認布达佩斯事件是利用困难局势以便發动白色恐怖、推翻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呢？誰能否認这次襲击是像例如斐多菲俱乐部那样借口糾正錯誤而进行的瓦解、反革命和沙文主义运动在工人階級及其各个政党中所造成的危害所促成的呢？

当法国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数、法国农民和知識分子的先进部分对反革命的被粉碎感到滿意、欣慰而且完全贊同苏联和苏联军队的做法的时候，某一些人却在談什么严酷地必要，甚至說是令人不快的。

他們既然無視或不懂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是什么，就怀疑我們無保留地贊同苏联和苏联军队的做法是不是表現一种卑順态度或者甚至表現拒絕“非斯大林化运动”或“自由化运动”！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問題，因为这关系到共产主义在世界范

團的前途。我們過去說過，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態度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試金石。我們固然修改了例如“無條件地忠誠”那樣的一些提法，但是對於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態度仍然是一個原則問題。誰離開這個原則，他就墮入泥坑。誰離開這個原則，就會削弱、危害國際工人和共產主義運動。

我們正面臨着維護共產主義原則的一場巨大的國際戰鬥。我們充分認識到我們在這場巨大戰鬥中的責任，我們擔負着領導一個具有豐富傳統、其全部歷史就是同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並肩進行鬥爭的偉大的黨的責任。

這关系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前途，沒有黨，就不會有勝利的鬥爭——不管是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反對貧困和爭取實現生活要求、爭取工人統一陣綫和民主、民族力量團結這些當前目標，或是爭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

不同正在勝利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十月革命國家蘇聯並肩進行鬥爭，不團結在蘇聯周圍，就不可能單獨在一個國家里使社會主義進展，從而也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在國際方面進展。

鐵托11月11日的演說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認為值得談一下南斯拉夫的同志們所提出的某些論點，說得更確切一些，就是鐵托11月11日在普拉發表並在16日公布的演說中的某些論點。對鐵托來說，“情況很清楚。在匈牙利進行戰鬥的不僅是霍爾蒂分子，而且還有工礦企業中的工人；整個民族都參加了戰鬥。”

這是一種拙劣的捏造。在這種分析中，始終沒有把階級鬥爭的概念包括進去；結果是沒有充分揭露階級敵人的活動，既然說是全體人民，好象是從霍爾蒂到包括共產黨工人在內的一種神聖同盟。

但是全體人民對之戰鬥的是誰？鐵托的回答是：對制度作戰。他說：“蘇聯領導人錯誤地把重點放在個人崇拜問題上”，而

不去譴責制度。这种立場同南尼的立場吻合，南尼指責苏維埃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种立場是不会使摩勒不喜欢的，而且这种立場甚至可能使霍尔蒂和明曾蒂大主教感到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南斯拉夫的同志們对于作为陰謀和瓦解工作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没有什么可說的，而对于納吉——他就是在布达佩斯南斯拉夫大使館里——的投降也無話可說。所有这些人都危害了制度，人民知道結果是什么……。

铁托像我們剛剛談到的那样对苏联共产党表示不信任，就領導机构中的所謂分歧妄事猜测，說“这不是整个苏联領導方面的态度，而是一部分人所强加于另一部分人的态度”，他这样作不是在只譴責苏联共产党嗎？

而且为了使誰都知道他的攻击的真正目的，铁托又說：“現在的問題是南斯拉夫所發端的新政治路綫在各国共产党中胜利呢，还是斯大林政策再获胜”。

我們將仅仅指出，对于我們來說，不存在什么南斯拉夫政治路綫。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而一切的中心是偉大的苏联經驗，这絲毫也不意味着低估在某一国家或某一个党内——包括南斯拉夫——的經驗。

铁托擅自干涉其他党的內部生活，他說：“制度的缺点在于存在着霍查之流和东欧或西欧某些共产党中反对民主化的其他領袖們。”

第二天，貝尔格萊德的“政治报”作了說明，認為法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羅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党，甚至还有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都是“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拥护“民主化”的則是南斯拉夫、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党。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际範圍内階級斗争处于特別困难的时候干出的很坏的事情。

阿尔巴尼亚同志們的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

中央委員們可以想想：在普拉提出的對我們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党和它的总書記霍查同志的这种粗暴攻击有多大价值。

我願意向中央委員會报告阿尔巴尼亚党最近的行动。

11月3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苏联10月30日就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問題發表声明以后，發表了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声明。声明除掉談到其他問題外还說：

“苏联的正确政策是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宣傳所不能抹煞的。要是沒有苏联多方面的無私的援助和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要想从数百年枷鎖下得到解救、人民革命要想胜利、新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国家成立和巩固，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計阻撓我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他們想削弱社会主义陣营，而攻击的主要矛头則指向苏联。他們竭力破坏我国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之間的偉大的無可估量的友誼，然后来一个一个地打击我們这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應該充分估計到社会主义敌人的这类敌对活动的危險；因此，他們警惕地保衛着今天已經取得的胜利，今后他們还要日益加强同苏联的友誼，这种友誼是这些胜利的源泉和他們自衛的保証。”

在“真理报”11月8日發表題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十五周年”的文章以后，“真理报”和霍查同志都受到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書記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說：

“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我們党过去和将来都一貫吸取苏联共产党的偉大經驗；我們过去和現在一向認為这种經驗是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榜样。我們党結合我国特殊的具体条件……运用了这种經驗。党和全国人民沒有而且决不会上这样一些分子的当，这些分子想用什么‘特殊的社会主义’、什

么‘民主’这样一些絲毫沒有無产階級氣味的口号来誘惑共产党員和人民。”

对我們党的攻击

某些罗兰式的分裂工作的組織者闡述了一些同在普拉發表的意見一模一样的意見，这样来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对我們党进行攻击，这个事实是我們不能閉着眼睛不看的。罗兰的惡毒的笔下写出了这样一种可惡的濫言：說是法国共产党应对匈牙利事态發展負責！

这些人倒是應該自問一下：他們随声附和裴多菲俱樂部的人們并在法国共产党黨員称号的掩盖之下鼓励反苏宣傳，这种行为不是做了很对不起匈牙利人民的坏事嗎？

对于华沙某些人士的言論，我們也不准备充耳不聞：有人从华沙把文章投到某些資產階級周刊上去攻击我們党，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波兰報紙上發表了一些矛头指向我們党的文章，例如罗兰的文章。这些人士中的某些人提出了这样的謬論：对我們中央委员会会址进行的法西斯縱火和謀杀暴行，是巴黎工人反对拒絕“自由化”的法国共产党的表現。

我們不說这是波兰党領導上的意見，但是，假如我們在11月7日事件的第二天，正如我們从苏联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收到对我們表示声援的来函一样，从波兰同志們那里也能接到这样的函件，波兰同志的来函是会使我們更加感动的。

对于波兰兄弟党，我們將繼續遵循在交換意見和互不干涉党内事务的基础上亲如手足、團結一致的态度。我們对于波兰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首先是对在加强波苏两国友誼方面的每一前进步驟都感到高兴。但是我們要求同样地对待我們。

我們將同各兄弟党一起竭尽全力克服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困难，将依据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利益来这样做。

我現在想談一談某些同維護共产主义原則有关的問題。

鉄托在普拉的演說中斥責了摩勒和法国社会党人，他們由于对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政策而为人們所不齿。鉄托斥責他們，是非常正确的。

南斯拉夫同志們达到这种結論，我們感到欣慰。人們本来可以認為，他們这样做的时候已經不再把法国工人階級在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归咎于我們党。但是，下面我們就可以看出：根本不是这样的。

在斥責摩勒和社会党的同时，还攻击了我們党。就在这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出了严重决定：取消預定同我們党在12月底举行的会見。后者就解釋了前者。

在这同时，“法兰西观察家”、“快报”和某些进步人士主張“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民族”共产主义者、“反俄”共产主义者、“反斯大林”共产主义者以及心怀不滿的社会党人因結起来成一个当然是資产階級的政党来努力瓦解馬克思主义革命工人运动。

既然我們並沒有脱离人世間，我們十分明白这一嘗試是得到一种像我們前面說过的那样的直接的思想支持的。但是，这一切終將化为泡影。

好些曾經被卷入的知識分子同志，無論是对匈牙利事件还是对法国事态發展，現在都看得比較清楚了。只要我們始終坚定不移，只要我們努力不懈地进行解釋，只要我們像應該做的那样領導工人階級以及广大农民、知識分子和中产階級群众来从事当前的保衛和平、維護自由、爭取实现生活要求的偉大战斗，我們就可以挫敗这一切嘗試。

（居約接着談到我們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侵略埃及的斗争，詳尽地敘述了这种政策在經濟上和財政上造成的后果。然后，他从11月7日、8日和13日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出結論，同时号召發展反对反动势力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統一斗争。最后，在譴責社会党領袖們的政策和強調指出統一陣綫有責任改变这

种政策之后，居約同志得出了結論：)

堪称模范的团结和战斗精神

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正如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反对侵略埃及和反对贫困、争取实现生活要求的斗争中一样，我们党表现了堪称模范的团结和战斗精神。这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一、应该归功于这一事实：自从我们党成立以来，在三十五年的反对阶级敌人、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中，在三十五年的忠于十月革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维护我们的理论纯洁性和维护我们队伍的团结、以反对一切试图从党的内部来促使党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和思想的人们的斗争中，我们党壮大了。

二、应该归功于这一事实：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特别是在它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做到了充分利用苏联兄弟党提出的伟大思想，在前进途中纠正了我们自己活动中的这种或那种过失，但是纠正过失，不是像某些人所要求的那样以毁灭党为目的，而是以加强党为目的。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党受到许多攻击。然而，我们将因而感到骄傲和荣耀。

三、应该归功于这一事实：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始终是紧密团结的，对于叫嚣和威胁不予理会，始终实行着集体领导，这样，我们就得以在匈牙利事件、法西斯骚乱等最困难的时刻保证尽可能最正确的领导。

应该归功于这一事实：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同志的周围，尽管敌人集中火力来攻击他，甚至以死亡来威胁他——例如我们在11月7日晚上就看见了这种情形。

在经历当前的考验之后，我们党将更加统一、更加强大。许许多多党员和党组织拥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央委员

会和政治局予以执行的政策；许多劳动者热爱党，新近入党人数已经达到好几百；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令人感动的征求订户运动的成功，我们所珍爱的“人道报”（日刊以及星期刊）发行数量的增加；中央委员会着重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健康和力量的明显表现。

自然，就像我们党历史上的每一个伟大时期所表现的一样，出现了机会主义倾向和取消派倾向；某些不坚定的分子在敌人的思想压力下让步了。

我们党已经抗击而且今后还要抗击这些特别是在某些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倾向。对于我们说来，这是一场维护党的原则、让我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拥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伟大政治斗争。

我们在任何场合都号召不要畏惧讨论。相反，必须到支部和地方党委会中去协助击退机会主义思想和取消派思想，去教育一切党员。中央委员们首先应该到进行这种讨论的支部中去。我们将耐心地对待那些表现出这种思想的人，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原则道路。

不过，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将决不容忍的，是某些同志所从事的、或者被卷入的破坏党的威信的宣传和分裂活动。

只有进行这种战斗，才能孤立那些蓄意进行瓦解活动的 unhealthy 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要想胜利地进行这一政治斗争，党必须善于充分地全部地运用一切宣传工具来从事这一工作。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已经编纂出一些出色的材料，我们知道已经计划编出其他的东西。“人道报”在这方面取得了我们认为十分重大的进展。“共产主义手册”也是这样。但是，“新法兰西”本应该在思想战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却完全没有尽到全党所期望于它的责任。在敌人已经充分运用某些资产阶级周刊，有时还得到了成功——例如“法兰西观察家”、“快报”、“明天”——的时候，上述情况是十分令人

遺憾的。

关于知識分子工作

他們中間有些人表現出一些猶豫態度，通过这种态度出現了对党的取消派看法以及对团結問題的机会主义看法。

一、关于党，他們向我們建議的是退回到以往的阶段，退回到1920年在列宁号召之下已經越过的阶段，就是說，要我們恢复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党的看法：使党成为辯論俱乐部，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一种分部，而不能發揮工人階級在階級斗争中的先鋒队作用。

为了使这一看法在党内占上风，某些人不惜依靠同党格格不入的、敌視党的社会階層、政治組織和新聞机构。

二、对团結問題的看法——这是由对党的看法中产生的——根本上是机会主义的，因而根本不以工人階級統一陣綫以及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間的团結为依据，而是首先依靠資產階級中所謂自由主义派系的团結。

这种对于团結的看法，从原則观点来看，是否認工人階級領導作用，从策略观点来看，是主張用削弱党的階級立場的办法来实现团結。

这样的一种政治傾向在經濟方面表現为否認貧困化，表現为粉飾資本主义的結構改革政策，最后則必然归結到：在政治方面，放弃党的領導作用以求階級合作；在思想方面，否認党在文学和科学上的立場的正当，同时附和敌人对于我們党領袖們的誹謗、对于象阿拉貢同志（阿拉貢受到不顧信义的攻击，中央委员会坚决对他表示同情）那样毫不妥协地維護党的立場的知識分子黨員的誹謗。

然而，正如上述，这些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对党进行攻击的时候借助于南斯拉夫領袖們的宣傳；他們令人遺憾地采取同裴多菲俱乐部的做法类似的态度，使得最險惡的敌人得到所需

的掩盖来攻击党。

也应该指出：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某些动摇态度以及我们的意大利兄弟党对他们作出的某些让步，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增添了力量。

要克服我们遇到的暂时的困难，只有把思想战斗同保卫大学教育、保障科学和法国研究工作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自从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尽管我们在会上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决定，但是在执行这些决定方面迟缓了。政治局不得不讨论了这些问题而且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正如这篇报告前面所说的，我们从事的战斗既是维护共产主义原则的伟大战斗，也是保卫和平、争取实现生活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争取我国一切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团结的伟大战斗。

我们已经取得十分重大的成就。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展开的令人鼓舞的前景，在我们面前仍然宽阔地开展着。

我们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朝着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方向继续前进。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党感到骄傲，而这次中央委员会一定能够有助于使我们的伟大的亲爱的党获得新的武器。

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多列士： 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閉幕詞

(原載1956年11月22日法国“人道报”)

同志們，

現在已經就居約同志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報告展開了廣泛討論，我願意也談一談我的意見。

應該看到這個報告是一致通過的。

我們當中每一個人都意識到目前形勢嚴重，意識到事態發展的重要性，意識到在國際規模上正進行着一種活動來反對我們學說的基本本身、反對我們的黨。

我們每一個人都堅決地站在黨的久經考驗的原則立場上，特別是站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我們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它的路綫的正確已經被全部形勢發展所証實——所奠定的基礎上。

這裡無需重提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令人振奮的前景以及糾正同個人崇拜有關的缺點和錯誤的必要性。這些教訓鼓舞着我們的全部活動。

讓我們有力地肯定這一點：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正確決定是毋庸置疑的，要做的是依據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前進。

一、政府的戰爭政策和法國境內的法西斯襲擊

最近幾周發生的事件使得法國的工人階級和民主受到嚴重的威脅，並且直接危害了世界和平。除繼續進行的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災難性後果之外，又加上對埃及人民的殘暴侵略的更可

怕的后果。

一切劳动者、一切普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这个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所加紧进行的战争政策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后果，这个政府让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在事实上统治全国人民，把他们的命运引向每况愈下的境地。

以色列、法国和英国在近东发动战争这一最惊人的事态发展，使劳动群众和一切民主力量不得不负起极其迫切的责任。这场战争曾经有可能而且仍然有可能扩大为一次世界战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毁灭性现代化武器的使用。

在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政府曾向开罗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叫它放弃这种措施。但是，安全理事会主张在承认埃及主权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和英国就是为了要规避这种决定而煽起以色列反动人士的侵略野心，然后利用以色列的侵略，自己在埃及进行登陆并试图侵入这个国家。

法国政府执行这种政策，目的不仅在于维护苏伊士公司亿万富翁的肮脏利益，它还试图从侧面来制止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办法是对埃及实行一种冒险和扩大战争的政策，就像皮杜尔在越南战争时期曾想针对中国而实行的政策一样。在中东的挑衅正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们被捕的时候发生的。

世界舆论的愤慨、联合国对侵略国的谴责、苏联向这些侵略国提出的坚决警告，迫使侵略者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因此，侵略者在纯粹军事方面也遭受到明显的失败，他们只占据了若干平方公里地方，而为此却毁灭了塞得港，屠杀了平民、成千的妇女和孩子。

可是法国和英国政府继续在集中军队和物资，因此民主、和平力量丝毫不能对它们放松警惕。

埃及战争已经使我国人民遭受到很大的痛苦。

汽油入口的中断和由此引起的各种限制只能在汽車工業中引起失業；正如最近的汽車展覽会所显示的，不管怎样，汽車工業中已經感受到銷路上的危机。西姆卡这样一个工厂已經减少工作時間而且解雇工人。法国經濟的一个主要生产部門，以及同它有連带关系的一切部門——制鋁工業、机械工業等等都受到严重的打击。

动力的减少还将打击像水泥制造業和大部分鋼鉄工業等其他工業部門。一些火車班次被取消了。人数極多的旅店業劳动者也将遭受職業困难。

家庭用瓦斯和电力消耗預計将受到严厉的减削。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很多学校、医院和廉价租房的取暖已成問題。

国家預算——据官方数字已經高达一万二千亿法郎——的赤字，由于这次不可避免的生产危机，必然会又增加数千亿法郎。

我們还要指出半个月来大大發展了的資本暗中流往瑞士和美国的后果。

仅是对汽油消費的直接限制——每公升汽油的出售国家可以获得四十法郎的稅款收入——就必然意味着稅收要丧失几百亿法郎。这样一来，最迫切的社会开支就沒有着落，而在此同时一切住房建筑的發展已經中止，全国正缺少学校用房。如果政府用再一次提高汽油价格的办法来弥补它的赤字，这就等于使生活費用再度普遍提高，从而再次使得已經遭到購買力低落和捐稅增加的打击的群众愈益穷困。

即使設想美国同意——直到目前它沒有这样作——供应我国相当数量的石油来代替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但是決不要忘记两种情况：首先，美国汽油較貴；其次是要用美元付款。依照这种假設，既然法国的黄金和美元儲备已經比去年减少了一半，那么貿易收支就将完全丧失平衡。法国的經濟将趋于崩溃。

人人都看到，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1日發出的、說明在

中东的侵略意味着“巨大开支、通货膨胀和普遍的穷困”这个呼喊道破了真象。

从来没有一个法国政府像目前的总理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先见之明，那样无能。法国的物质利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任意地牺牲。

在政治和道义利益方面又怎样呢？

法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而人们敢于建议的补救办法只是力求通过欧洲原子能联营组织和所谓共同市场来进行“欧洲建设”，这种做法只能更加丧失民族主义。

当西德军队在反动和复仇主义的基础上迅速重新建立起来、党卫军的旧军官恢复军职和军阶的时候，我国政府却在非洲进行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从而让美国的被保护人阿登纳得以为所欲为，企图独霸西欧。

加速和促成在西德组织一支侵略军的这些人，直到现在还拒绝解决裁军问题，尽管苏联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

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消除侵略埃及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曾在11月17日建议召开五国会议来负责作出重大决定。考虑到的措施涉及裁减和监督军备、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从1957年就各自从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的签字国撤退、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在欧洲国家两个集团分界线两边各八百公里地区建立空中监督。

这个建议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人们看到的是恢复“冷战”趋势的加强。

重新出现的国际紧张局势对垄断资本家是有利的，他们从非洲战争和军备竞赛中获得难以置信的利润。但是国际紧张局势却使我国人民广大阶层惶恐不安，他们看到突然出现战争魔影，同时看到总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出现的先兆，其中包括压制工人运动的尝试和要宣布法国共产党非法的尝试。

对于凡是有常识的人来说，法西斯反动分子要加紧打击我

們党的原因是显而易見的。他們同我們过不去是因为我們看得清楚局勢、預見到并且說出了政府說話不算數、不在阿尔及利亚實現和平，反而深深地陷入战争这种做法的后果。

反动派用打击民主自由的办法同發動軍国主义和侵略配合起来，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最近在西德，一面可耻地禁止共产党，同时重新建立起一支反动軍隊，这使人想起二十二年前建立法西斯政权时的情况。

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准备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府和它的警察的保护下，以前同納粹勾結的人們，反犹太分子、背叛自己国家的中欧的逃亡者流氓之群，在十五天以前試圖用暴力对付我們。他們作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反动派的最惡劣的代表甚至要求国民議會禁止我們的党。

工人階級响应了我們的号召，已經对法西斯分子的暴动嘗試給予了第一次胜利反击。他們的猙獰面目的暴露已經使得一时受騙的許多正直人士辨別出誰是真正的朋友、誰是搗乱分子的保护者：匈牙利反革命的制造者。只要加强自己的队伍，加倍警惕，劳动者和其他民主分子将能使反民主势力的任何希望不能得逞。法西斯分子的挑衅将显出原形，挑衅并不意味着力量，而是法国和国际反动势力的軟弱的标志。

二、匈牙利事件

法国資產階級和为它服务的人們企圖把埃及战争在国内引起的深刻激动情緒引向其他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便竭力利用匈牙利事件，借助于报纸、电台、电视广播、教士等等来組織一个大規模的欺騙宣傳运动。

匈牙利事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根本的事实是：国际反动派絲毫也沒有放弃削弱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誼的嘗試，絲毫也沒有放弃分裂他們、繼而一个一个消灭他們的嘗試。数以百万計的美元已

經被用来支持在这些国家內进行顛复活动，被用来派遣間諜和破坏分子到这些国家去，并被用来在这些国家內建立秘密反革命組織。

只要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它就要千方百計地进行陰謀活动，以求在消灭了資本主义的地方恢复資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匈牙利事件的主要教訓。

在人民民主国家內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轉变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發生困难，领导人不可能不犯一些錯誤，各个党也不可能不表現出一些一般的弱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曾致力于發現这些困难和錯誤，致力于同这些困难和錯誤斗争从而加以消灭。这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已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特别是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作了努力，那次代表大会具有極其丰富的政治教訓。

不幸，在匈牙利發生的事情却是另一种样子。不仅前劳动人民党领导机构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錯誤，損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且，它开始补救这些錯誤的时间是太晚了。因此，群众大为不滿。

至于那些反动分子，他們在这个受霍尔蒂法西斯独裁政权統治二十五年(1920到1945)的国家里有牢固的根基，这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受到明曾蒂和梵蒂岡的忠实支持的。这些反动分子就是利用群众的不滿来对人民民主政权进行攻击的。

国际上的許多报纸，特别是美国报纸，毫不掩飾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这种惡毒打击是事前很久就进行准备的，而且毫不掩飾正是霍尔蒂分子指揮这些活动的。尽管缺乏招供，只需讀一下关于对工人积极分子的大屠杀的消息、关于殘酷的人身暴行的消息、关于法西斯分子进行焚書和破坏宝贵文物的消息就足够了。

事实上，匈牙利的反革命的計划是：在这个国家恢复法西斯政权和粉碎工人阶级，在多瑙河盆地中心重建修正主义和复仇

主义政策策源地，从而形成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欧洲和平的威胁。

要解释匈牙利事件而不首先考虑阶级敌人的存在和活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要是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仅仅是工人阶级不满——无可否认，工人阶级感到不满而且有理由感到不满——的结果，这就不仅是预先原谅了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罪行，而且是不正视事实。

在匈牙利形成的那种情况下，苏联军队的干涉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步骤。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应布达佩斯工农政府发出的请求援助的呼吁，站在匈牙利劳动者一边，帮助他们镇压法西斯野蛮行为，这样它就履行了自己的阶级责任。

阶级责任的存在这一事实，很难被那些念念不忘致命的“不干涉”政策的人物和潮流所承认，这是不足为奇的。可以理解，对从1936年起帮助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政权的政策负责的人们不明白这一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内容之一就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同忠于社会进步的国家及其政府团结一致。

至于共产党人，敌人的谎言宣传和反动暴行都不会使它们背弃自己的崇高责任。它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团结和国际友谊。它们决不把民族感同忠于各国无产者大团结分割开来。在匈牙利事件中，它们毫不迟疑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宣言正确地宣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依据的是每一个国家完全独立原则和主权原则。对这些原则的尊重并不排除、而是要求在危险的时刻相互支持。

根据这种精神，我们对于苏联同志和波兰同志从11月15日到18日举行的会谈结果圆满感到欣慰。

苏、波代表团一致表示谴责对埃及的侵略，表示要为促使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得到承认、实现普遍裁军、争取集体安全作出努力，并且表示支持匈牙利工农政府。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苏

联和社会主义波兰之間的联盟已經証明是巩固的。在苏联軍隊駐扎在波兰的問題上也已經达成完全一致的協議。波兰在經濟和財政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認為，我們的波兰同志在糾正过去的过失方面經歷了一些困难之后，現在已經能够有效地压制反革命分子，这些波兰的反革命分子也曾經試圖利用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可以理解的不滿。

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久以前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切国家必須“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团結”，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顛复活动。像目前这样当共产主义受到国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的时候，就显然特別需要团結。

依据这个观点，在我們看来，铁托同志似乎沒有理由米在各个共产党之間划出一条分界綫，强使它們挑选什么，把事情說成这样，仿佛每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进展的情况各异这一正确理論反而会导致这种結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把它的看法强加于其他国家。不过恰恰有人这样作了，說是南斯拉夫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样作，就是引起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險，就是在各国共产党之間引起差异，在各个党內部也引起分歧，从而助长共产主义敌人的宣傳。

在铁托發表演說之后，他就收到了两个叛徒写給他的一封信意义深长的賀函，这是不足为奇的。

活生生的历史并不証明强令各国摹仿在社会主义陣营中一国之内实行的方法是正确的。例如我們看到在許多人民民主国家，首先是中國，甚至在欧洲（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等），仍然有好几个党同时存在，而在南斯拉夫情况却不是这样，主張讓第二个党存在的一些人物已經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再举一个例子來說，很明显的是：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不在农村中实行在南斯拉夫所执行的政策，也可以建設社会主义！

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形式正是同这种公式主义背道而驰的。相反地，真实的是：形式的不同丝毫不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这个内容必须是共同的。这个内容不是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的。它的范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十月革命国家——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苏维埃制度为基础胜利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生活。

我们党将密切注视全世界所有的工人阶级革命党视为典范的、列宁党的光荣经验。我们这方面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能有几个中心，不然这个运动就会瓦解。

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同时同正在建设新生活的其他国家兄弟般地竞赛，但是始终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更好地实现唯一的共同任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三、团 结

为了击退战争、消除贫困和击退法西斯主义，首先应该加紧活动来团结劳动群众，把所有民主力量、和平力量团结在劳动群众周围。

让我们再说一遍：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下定决心作出一切努力，来争取接近和了解我们的兄弟——社会党工人，接近和了解一切劳动者和一切普通人，其中包括一度由于别人利用匈牙利事件发动的谎言宣传和大规模无耻欺骗手法而惊惶失措的男男女女，从而做到同他们一致行动。我们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每一所住宅耐心地解释真理。我们将启发为敌人所力求欺骗的人们的良知，从而提高为敌人所力求削弱的人们的阶级觉悟。

我们将全心全意努力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而敌人是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的，他们自认为他们的反共、反苏鼓动已经使得这种团结更加困难。

在过去，我們党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促使劳动者能从自己的經驗中有所体会。

1月2日大选之后不久，我們曾經竭力促成社会党所领导的政府的若干积极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是有限度的），这样来支持它在某些方面作出使人产生一点希望的初步步骤。我們的議員們3月12日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所作的正确投票，曾使冲突有可能和平解决。

我們一贯的行动是为了对实现群众的意願作出贡献，这就是集合各种民主力量。在大选前后都是一样，我們在这方面遭到了断然拒絕。今年年初組成的政府不久就采取了一个令人不能接受的对外政策。政府扩大了在非洲的軍事行动。

如果不揭發社会党领导下的政府所实行的是怎样的政策，如果不指明那些自称为左翼的、然而支持这种政策的人們所采取的是怎样的态度，就不能够实现劳动人民保衛和平、爭取进步的团結。在左翼人士中，人們把工人阶级和人民所处的局势同等地归咎于共产党和社会党。就好像人們所說的那样，他們把两个党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法国劳动者知道該怎样看待这种对于現代历史的大胆解釋。他們已經亲眼看到，在十多年来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中，我們党制定的和執行的是其他政党在这方面不能与之比拟的正确政策。

作为一个政党來說，共产党是唯一同1936年开始实行的灾害的“不干涉”政策进行斗争的党，这种“不干涉”政策加强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地位，并且严重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作为一个政党來說，共产党是在1938年唯一反对慕尼黑投降的党，这个投降是希特勒在一年后發动侵略的直接原因。

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不久，作为一个政党來說，共产党是唯一仍然忠实于抵抗精神的党，唯一进行斗争以求在一切方面

实现抵抗綱領的党。从經濟方面来看，国有化、社会保險、公務員法規这样重大的成就，如果不归功于共产党部长們，又能归功于誰呢？从政治方面来看，过去和現在唯一为扩大民主权利而斗争的难道不是共产党人嗎？只有他們的立場才是維護省市自由的；只有他們反对把宪法朝向反动方向予以修改，反对今天重新实行法令即法律的做法，反对新近制定出来以窒息預算辯論的一些办法，而預算的討論是議會里首要和最根本的特权。

作为一个政党來說，共产党一向是唯一举着民族独立旗帜的党。共产党人一向譴責馬歇爾計劃的毒害。他們过去和現在都指出大西洋公約将在欧洲两个部分之間造成分裂并且不断增加战争的危險。他們反对巴黎和倫敦协定，反对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誰也沒有對他們在这些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有所異議。

共产党人是第一个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

在法国政府对埃及發出最后通牒的那天晚上，在議會中懦怯地用弃权来規避責任的人們，他們实行的难道是正确的路綫嗎？当时只有我們共产党人代表劳动者和民主人士發出呼声，只有共产党以他們的名义投票反对导致經濟危机和灾害的冒險。

总理的党的另外一些黨員議員則說他們不同意总理的战争政策，但是又竭力避免表现出这种分歧，竭力避免表达和平意願，这些議員实行的难道是正确的路綫嗎？然而，和这同时，鑒于社会党内絲毫沒有民主，鑒于社会党里尔全国代表會議关于实现阿尔及利亚和平的决定被当作廢紙等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劳动者在要求召开一次特別代表大会。

作为一个政党來說，今天共产党仍然是唯一为反对法西斯的企圖而真正斗争的党，我們剛才已經談过这些企圖的目的是要為对外战争政策制造必要的气氛和条件，并且如同他們在1939年所做的那樣，是为了欺騙輿論，使輿論迷失方向。

当然，这两个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这种不同，今天有可能为保衛和平而进行更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使得反人民的力

量無法希望像十七年前那樣再度給我們的黨以惡毒的打擊。但是，1939年的事件和它所導致的結果——包括國家滅亡和共和制度傾復在內——並不因而就不值得某些人考慮。

讓我們所談到的這些人考慮考慮吧！但願他們理解：在打擊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政黨——保衛共和、爭取進步的鬥爭的靈魂——的同時，是不能以左派和民主事業來自我標榜的！

在我們這方面，我們將努力不懈，爭取迅速實現工人階級所極為需要的重新統一。在當前危機四伏的時刻，我們認為超乎一切必要的是實現人民力量的廣泛團結。

我國必須建立一個符合於1月2日所表現的共和多数的政府，這個政府將滿足工人、勞動農民、公務人員、一切普通人的生活要求；這個政府將關心文化價值；它將是維護和平和自由的政府。

全體勞動者，一切民主主義者，團結起來吧！這樣，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就不能得逞。

四、黨

將近四十年的鬥爭和考驗加強了我們的黨，使我們黨員們團結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黨歷經風暴而堅決地走它的道路。每次經過艱苦的時刻，黨都更加壯大了。我們歷經長期戰鬥的動蕩而愈益強大了。

所以這樣，原因首先在於每一個黨員心中燃燒着對黨的熱愛。十五年前鼓舞着塞馬爾、坦博、貝里以及抵抗運動中我們黨的所有烈士的，就是這一熱愛；1956年，促使費朗、勒蓋納克等等奮不顧身以至壯烈地獻出生命的，也是這一熱愛。

這一自覺的熱愛的基礎是這種信念：我們黨的队伍中有着一個寶藏，那就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最高尚的、最熱誠的、最光明的美德。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有一部分人——他們的出身是工人、農民或者知識分子——把全部的時間都用來為黨服務。但是有

一些人以輕蔑的口吻談論這些每月收入四萬法郎的常職人員，而且把這種人員的數字夸大得不像樣子。說這種話的人中間會有多少人願意以像我們的工作人員中間不僅是體力勞動者、而且是那麼多的高等學校畢業生、教授、其他知識分子所接受的四萬法郎來維持生活呢？

我們黨的議員和省、市政委員，也甘願只領取工人的微薄工資，而把津貼的大部分交給黨的財庫。

我們力量的源泉就在於我們的積極分子的獻身精神。

對於這樣的一個黨，不可避免地有大堆敵人勾結起來加以反對。他們知道，共產主義學說是強大無比的，因為這個學說就是真理，因為黨的政策是法國人民眼前的和未來的利益的忠實表現。他們越是恐慌，越是仇恨，就越是凶猛地攻擊。當這些攻擊來得特別凶猛和危險的時候，我們的隊伍中就會出現一些搖擺不定的軟弱分子，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有責任用討論和爭論來幫助這些猶豫不決或墜入懷疑之中的同志們重新立定腳跟、重新能夠對敵人的猛烈壓力給予勝利的抵抗。

有些人希望動搖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依據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寶貴教訓而民主通過的決定。他們真是不幸，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指出這些決定在哪些方面不再是正確的，生活在哪些方面已經超過了這些決定。然而，要想有權力否認這些決定的價值，需要的正是確定上述一點。

、 真正的是，我們上次代表大會的一切主張，尤其是它所側重的那些新論點，在目前正由於最有力的事實而得到証實。

代表大會所作出的關於階級鬥爭問題的分析，難道是已經過時的冒險么？代表大會一方面着重指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大概會是越來越多样的，同時指出這些形式是尊重而且應該尊重——像我們在1946年已經指出的——每一國家的歷史社會獨特性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着重指出階級矛盾的現實性以及大資產階級想千方百計抗拒社會進步的意願。既然法西斯

势力目前在我国的猖獗和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共歇斯底里已经完全证实这一论点的正确，那么，难道这一论点是不符合当前事实的吗？

代表大会说过，帝国主义由于它的经济基础本身，没有疑问，是要坚持运用武装力量来保卫和扩大它的阵地的。但是，代表大会又指出，在世界新形势下帝国主义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因此，我们可以阻止战争。试看，苏伊士危机的教训是什么？虽然不可忽视侵略者新尝试的可能性，但是，从这个最近的经验中难道不能清楚地看出：侵略者面对着的是全世界已经形成的保卫和平运动——这个运动是这样强大，以至于他们在几天之内就被捆住了手脚？

代表大会认为，在最近这一阶段，不仅更有必要、而且更有可能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三个月之后，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反对埃及战争的斗争中，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有社会党——唯一的例外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意见趋于完全一致、事实上采取了一致行动。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政策，在经历事实的考验之后，不但远没有显示出什么错误，而且显然证明如所期望的那样是正确的。

有些人在谈论要“修改”党的“一些立场”。

他们硬要“修改”的是什么？要修改党的思想基础么？他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还是他们想修改党的政策？但是，用什么政策来代替我们的政策呢？我们的政策是保卫和平、维护民主、争取社会进步的政策。难道恰好是用社会民主党路线，用在违反国际协定、进行战争、降低群众生活水平、增加资本家利润、拖延税制改革、发行投机性公债这些方面堪称模范的社会民主党路线来代替么？

毫无疑问，他们主张的修改也针对组织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党、党的全体党员，也决不打算后退，决不打算朝着社会

民主黨式政党的方向开倒車。社会民主党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集中制，社会民主党黨員在地方委员会會議上高談闊論，而这时这个党的领导人則为所欲为，甚至在政府里执行資產階級政策而不利于自己的党！

我們既然建立了共产党組織，使之成为一个行动的党，我們就不想倒退成社会民主党那样宗派紛爭不絕、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沒有能力作出决定、或者至少不能促使领导人执行决定的政党。

作为我們的准則的民主集中原則，要求就一切問題进行自由討論，直到正式作出决定，然后全体黨員必須执行决定。引导我們的始終是这样的原則：共产党人不是一些木头人，因此他們应当深入探討已經提出的一切問題，依据共产党人的原則自由地加以研究。即使决定已經作出，如果有人認為决定不正確，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把意見告訴党的領導机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毫無保留地执行已經作出的决定。

我們党内不仅有体力劳动者，知識分子在党内也有他們的地位。知識分子知道党一向如何关怀他們，無日不密切地关心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困难。

是我們党的領導机构进行了斗争，反对勒戈尔之流，糾正強迫命令作風，糾正“讓画家只管他的画笔”之类的观点，糾正要統制知識分子的妄圖。党中央委员会所实践的一向是：信任知識分子，讓知識分子作为創作者而拥有最广泛的主动。这也是我們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提綱所主張的。我們队伍里的許多作家、艺术家、文化界人士从亲身体驗中知道中央委员会如何忠告和鼓舞知識分子。

是我們党的領導机构斥責了人們对畢加索的一幅画的粗暴譴責，斥責了同时对“法兰西文艺”报和它的社长阿拉貢的粗暴譴責。是我們党的領導机构制止了一切嘗試反对知識分子的运动，党領導机构只要求党内每一个知識分子坚决地站在工人阶

級立場上，以自己所選擇的形式來維護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

三十多年來我們努力建立一個列寧式的黨。這個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驗。在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這個黨和它的領導機構一向堅持不渝地站在戰鬥崗位上。如果我們讓經過無數鬥爭而獲得的果實發生問題，我們就是不能盡到我們最神聖的職責。

黨不能容許某些人借口民主化來試圖以反對派綱領來建立宗派和派別，從而在黨和黨的領導正受到階級敵人和被階級敵人利用的人們的猛烈攻擊的時候來破壞黨和黨的領導的信譽。

同樣可能令人感到驚異的是，在這樣的時候，在其他若干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中發出了攻擊我們黨的聲音。

鉄托同志最近對我們黨作出了一些評價，在我們看來，這些評價似乎是絕對沒有道理的。這種評價中甚至有這樣實質上歪曲現實的事：例如，把同我們黨毫不相干的一個巴黎講演人說成是我們黨的宣傳家，以便把別人的罪過加在我們頭上。

的確，南斯拉夫報刊習慣於嘲笑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議會黨團在國民議會會議上曾經採取堅定立場反對侵略埃及，揭露侵略埃及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一切後果，勇敢地對付對我們黨的辱罵和人們揚言要解散我們黨的威脅，因此我們對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機關報“戰鬥報”在上述會議的第二日刊載的報道十分驚異。“戰鬥報”說：“為了在波旁宮對付反動派，與其靠一百四十名共產黨議員，不如靠另外一個黨的五名代表組成的小隊伍。”而這批人的特徵卻只字不提。

我國反動報刊興高采烈地把這一番話加以轉載了。

切身體會、親眼看到我們黨為了反對戰爭而進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人、法國勞動者中間，有誰在心靈深處不對這種言論感到痛苦和傷心呢？

最近幾天，南斯拉夫報刊的惡言中傷更加厲害了，其中一家報紙就11月8日事件竟然引用巴黎警察廳的數字寫道：那天

在巴黎只有五千个反法西斯示威者。这样就侮辱了响应党的号召战斗了两天的人们，侮辱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人们。

这样歪曲事实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缓和一下铁托同志不得不在最近发表的演说中对于以铁托对他们的友谊而得意的法国社会党部长们的批评呢？

人们怀疑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目的，而六个月以来我们曾经徒劳地向它建议法南两党举行会谈来恢复两党的正常关系。

中央委员会继中委会报告人居约之后一致反对铁托的演说，一致斥责反党的宗派活动。

然而，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某些说法是可能引起一些混乱的。

有人在这里这样说：“斯大林主义曾经是必要的”。我认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这个名词是我们敌人的词彙中的东西。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上，曾经有过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尽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这些历史条件今天已成过去。

苏共中央从根本上纠正了同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错误和过失，已经就此作了解释。苏共中央没有替这些错误和过失辩护，更没有说过它们曾经是必要的。

如果谈论斯大林主义，这就导致制度这个概念。铁托就是这样的，他说主要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制度。

古达德同志提出了若干批评性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加以考虑。

但是，他用了一种不幸的提法。他谈到我们的“孤立”，大体上像把愿望当作现实的我们的一切敌人所说的那样。

这样，人们首先就可能怀疑：为了避免“孤立”，党是不是应该执行一种例如同社会党政策一模一样或者相似的政策并且赞

成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进行的战争，或者像某些所谓左派人士那样，在反对这些战争方面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

然而，古达德既然坚决支持苏联军队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援助，他就十分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潮流进行了斗争。

过去，人们也常说我们陷于“孤立”，当我们单独反对在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反对慕尼黑，我们作为一个党独自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的时候就是这样。而在事实上，我们在这些时候每一次都是同群众打成一片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引证列宁讲的正是针对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处境的话：

“西欧资产阶级对无产者说：不要拒绝小农，一般说来不要拒绝开明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要让你自己陷于孤立；只有反动派要使你孤立。

“无产者回答说：为了全体劳动人类的利益，我说我要孤立于资产阶级同无产者的协调，因为这些协调论者劝我解除武装，因为他们通过宣扬协调和和解等等的演说，对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施展最有害的、在实际上直接有害的影响。

“但是我并不孤立于不幻想协调、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小经济的加强而分心、不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然而对能够采取无产者的观点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劳动群众，我并不孤立于所有这些广大的群众。”（“列宁文集”法文第四版第十卷第二四二页。）

最后一点，古达德在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有显著改善的同时，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也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杜菲希同志所指出的，我认为不必用消除“宗派活动的一切借口”为理由来提出这些建议，因为这可能被那些进行宗派活动的人解释为一种遁辞。至于公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应该记住：我们是一个领导机构，正如列宁所说，是一个战斗参谋部，因此，把我们的计划暴露给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适宜的。

我願意提醒一下，卡达尔同志在他向“人道报”發表的談話中解釋說：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這一傾向：在黨的活動中只看見缺點，并“把本來應該在黨內進行的討論拿到黨外去進行，同樣，有些問題本來可以在政府內部解決的，却搬到街上去解決”。

這些就是由於進行辯論而應該加以思考的事情。

中央委員會已經證明它是站在時代要求的最前列。

毫無疑問，在經歷了這個既反對外敵、又在自己隊伍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反對所謂“左傾”宗派主義嚴酷鬥爭以後，黨將更加強大。黨員將受到新的考驗，而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將得到更好的鍛煉。

我們黨將切實盡到黨對於國際工人運動的責任。

同志們，為了制止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了消除發生新的全面衝突的威脅，為了擊退法西斯分子的進攻，為了保衛勞動人民的面包，必須堅持不懈地努力把全體工人和一切民主人士團結起來。

一切和平的擁護者，不管社會出身和意見如何，都從蘇聯政府11月17日的聲明中得到了寶貴的鼓舞，這個聲明提出了完整的一系列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這樣，在一切珍惜和平的善良人們面前就展開了新的前景。

法國共產黨人通過最近的鬥爭而加強了，他們受到堅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鼓舞，緊密地團結在他們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他們將不遺余力地爭取實現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團結，來保證國際局勢的緩和能夠戰勝帝國主義勢力，來維護和發展民主權利從而促使我國人民向社會主義飛躍前進，來爭取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來堵塞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道路。

南斯拉夫“政治报”評雷蒙·居約 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1956年11月23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萊德1956年11月22日电：明天的“政治报”在关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會議的評論中，說明政治局委員居約在他的报告中关于鉄托在普拉的演說和南斯拉夫的政策这一部分提出了露骨的謊話和捏造。这家报纸的評論員維·朱基奇追述說，居約从鉄托的演說中斷章取义，以表明对匈牙利事件的起因估計得如何不正确，以及想寻求独立道路来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嘗試是如何有害。居約認為法西斯分子和霍爾蒂分子所以在匈牙利叛乱是要推翻人民政府，以及認為說工厂工人也参加布达佩斯的叛乱是露骨的捏造。

“政治报”指出，居約还把鉄托关于个人崇拜的一番話說得走了样。居約沒有發表任何論点来反对鉄托的这番話：錯誤的根源在于这种使个人崇拜有可能發生的官僚主义制度；他只是說：“鉄托的立場同南尼的立場吻合，南尼指責苏維埃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然后，居約以歪曲事实和露骨的捏造，把南斯拉夫說成是一个干涉別国内政和所謂希望把它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强加給其他国家的国家。

“政治报”談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它的委員們拍手贊成居約的演說），接着強調說，这位党的高級人員又一次企圖欺騙法国工人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問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事情，但是沒有成功。不幸，法国共产党的領袖們沒有勇气对他

們說實話，因為如果這樣，他們也就必須承認他們的錯誤，而這些錯誤首先給法國工人運動造成了許多損害。

“政治報”說：在我們看來，居約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冒昧更適合于匈牙利和全世界——特別是法國——的反動分子的目的。這個報紙回顧說，斯大林死後開始出現的各個共產黨之間的关系方面的新精神的浪潮一點也沒有影響到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在11月20日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所聽到的一切，十分雄辯地說明法國共產黨領袖們的思想僵化了，他們似乎歡迎匈牙利的那些悲慘的日子，為的是向他們的黨員說明他們反對斯大林主義化的進程，反對尋求走向南斯拉夫式的社會主義的獨立道路的努力。

苏联“真理报”編輯部：
**爭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馬克思列宁主义
原則基础上进一步团結起来**

(1956年11月23日)

在匈牙利，反革命一度猖狂活动，并且进攻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民主制度，那里發生的事件在一切珍視社会主义利益的人們的头脑和心灵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

反动派的陰謀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中遭到了一致的譴責。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曾經發表了一些充滿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它們对匈牙利事件所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的分析而引起普遍注意。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領導人的言論表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是一致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英勇地跟反动派的猖狂活动作斗争。

匈牙利事件的过程表明，反动派企圖利用那些正当地要求改善国家領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劳动群众所累积的不滿情緒，来实现他們反人民的目的。

毫無疑問，在匈牙利事件中，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前匈牙利国家和党的領導是有过錯的，这个領導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設任务的时候，在一般政治問題上和在经济政策和文化建設上都犯了大錯誤。

以拉科西和格罗为首的党的領導脫离了党的群众，脫离了人民，不了解工人階級、农民和知識分子的情緒。法制受到了極其严重的破坏(如拉伊克案件和許多其他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使

許多正直的黨工作人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無辜受害)。在經濟方面，黨的領導犯了嚴重的錯誤；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被用在像匈牙利這樣一個不大的國家力所不能勝任的新的大的企業的建設上。加速工業化速度這個口號在蘇聯的條件下是正確的，但是卻被機械地搬用於匈牙利；不對經濟條件作應有的考慮，就按照公式來進行不能得到原料保證的大的企業的建設。

匈牙利以前的黨領導和國家領導機械地抄襲蘇聯工業化的經驗，儘管有人屢次向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人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勸他們不要這樣做。在制定經濟建設計劃的時候，必須從匈牙利的具體條件出發，並且要考慮到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要在本國建立一切工業部門，因為它可以依靠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集體。必須把更多的資金用於發展農業和增加消費品的生產，以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匈牙利在這方面卻破壞了一定的比例。

蘇聯所走過的、在短時期內建立自己強大的工業的道路是由下列條件決定的，即蘇聯當時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人民必須非常克己和運用資金來發展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我國獨立的最重要的保障和發展國家經濟的基礎。整個歷史進程證明了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如果當時不這樣做，蘇維埃國家就無法經受住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並擊潰法西斯主義。

在黨的建設方面，匈牙利也犯了錯誤，結果導致黨的削弱。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在全國九百萬人口中有九十多萬黨員。黨的大門對所有願意參加的人都是敞開的，因此，各種各樣的人都入了黨。工人們參加黨，因為這是他們的黨，因為工人階級只有建立了這個黨，鞏固了這個黨，才可以捍衛住自己的成果，鞏固自己的成果，並加以擴大。但是，湧進勞動人民黨隊伍的還有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希望利用黨來達到自己目的的異己分子、野心家也鑽了進來。

党的领导对选择人民中真正最优秀的、先进的力量入党的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在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以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工作上做得不够。因此，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党就无法掌握国内复杂的局势，无法动员人民的先进力量去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但如此，而且党本身也处于解体状态。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对本国民族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估计。在人民民主制度十年发展期间，从匈牙利共和国基本民族干部中培养出比目前更多的人并且把他们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这无疑是有可能的。这样一些触犯匈牙利人民民族自尊心的现象得到了容许。例如，开始采用一种类似苏联式样的军装。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应予尊重的传统和民族习惯。不能要求千篇一律。难道在军队中采用同一的服装式样或者在学校中采用同一的记分制就是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国际主义团结吗？这自然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并且是有害的主意，这种主意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民族感情。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拉科西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领导全盘工作的改造，相反地，他违反党内大多数积极分子的意见，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要纠正的。这样就引起了党内的严重不满情绪。党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在短时期内坚决地改正过去的错误。应当补充一句，在匈牙利报刊上、在部分的文学家和学生等中间，曾经进行了几个月的公开的反党、反政府的宣传。在这个宣传中，除了对领导的正确批评外，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论调、要求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以及反社会主义的情绪，这些情绪往往是用“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同苏联的经验对抗来作掩饰的。

拉科西一格罗的领导没有给予这些不良情绪任何反击，没

有能够依靠那个时候健康的国际主义情绪还占上风的工人的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机关表现缺乏警惕性，既忽视了人民当中正当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又忽视了反革命分子日益扩大的颠覆阴谋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越来越加剧，以至于导致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街头示威。

一部分工人怀着好意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他们希望表示自己过去领导的错误的正当不满情绪。但是，这种自发的不满情绪被反革命势力利用了。现在已经准确地查明，反革命分子是事先组织好的，他们有自己的军事领导中心，他们准备和布置了力量进行政变，派了人抢夺军火库，确定了进攻目标，动员了交通工具运输武器，建立了武器分配站。因此，法西斯霍尔蒂匪徒挑衅性行动所挑起的布达佩斯的流血事件就发生了。

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十分坦率地谈到，匈牙利事件经过了内外反动势力长期而缜密的准备，从一开始在各方面就都可以感觉到阴谋者是有经验的。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就曾经直接了当地宣布，匈牙利事件事先“我们就知道了”。西德“星期日世界报”记者在叙述一个暴乱分子的时候写道：“我看到他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德国铁十字章的略表”。“法兰西晚报”说，美国广播电台广播了“叛乱号召”，在匈牙利“挑起许多祸患”。这家报纸还承认，“最反动的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

匈牙利政府为了制止这些反人民分子的行动，为了尽快地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请求苏联政府派遣按照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境内的苏军部队予以援助。苏联军队开进来并且参加恢复秩序，这样就遏制住了反动派的行动，并且迫使他们后退。

然而，当苏联政府刚刚应伊姆雷·纳吉政府的请求命令自己的军队撤出布达佩斯的时候，反革命力量就开始对共产党人、对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展开了

殘酷的迫害。

許多事實說明，伊姆雷·納吉實行了一種兩面政策：一方面，他宣布說，蘇軍的開入對鎮壓反革命力量說來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他又鼓勵反革命分子積極反抗，並且同他們保持接觸。

反革命力量沒有受到伊姆雷·納吉政府的堅決反擊，而奪取了武器，建立了得到帝國主義國家援助的武裝匪幫，並且強使伊姆雷·納吉政府接受自己的條件。這個政府實際上在國內沒有任何權力，它在議會大廈里開會，通過擴音器同居民聯繫。面在這時，法西斯霍爾蒂匪幫却在任意殘害人民，在大街上逮捕進步人士，吊死他們，砍掉他們的頭。

在七八天內，納吉政府的人員變動了好幾次，而且一天比一天右傾。納吉政府變成了反革命勢力活動的幌子。陰謀分子的軍事中心對政府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納吉政府中的一些優秀人物，像卡達爾、明尼赫和霍瓦特等同志就同這個政府決裂了。

新組織起來的政府——卡達爾的工農革命政府決定制止流血，回擊法西斯反動勢力，並且向蘇聯請求援助。

在這種條件下，蘇聯政府決定幫助匈牙利革命力量是唯一正確的做法。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夠對法西斯反動派在人民民主匈牙利所干的血腥暴行袖手旁觀。等到匈牙利平靜下來，等到生活導入正軌，匈牙利的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無疑將會更好地理解 and 正確地估價我們的行動。我們認為，我們援助匈牙利工人階級去粉碎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是在盡自己國際主義的責任。我們在這個鬥爭中作出犧牲只是為了堵塞法西斯主義在匈牙利的道路，為了保衛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成果，為了使他們能夠繼續發展自己的成就，過自己的生活，建立起自己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今後在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為了在新的基礎上建成新的社會、為

了巩固和平事业的斗争中，我們將仍然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朋
友。我們党認為，支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现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革命原則是自己的职责。等到匈牙利建立起正常的秩序，
并且它的政府認為不需要苏軍繼續駐扎在匈牙利的时候，苏联
决不会坚持把自己的軍隊留在那里。

* * *

在外国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中，铁托同志最近在普拉的演
說令人注意的。演說中有很大一部分談的是匈牙利事件，演
說正确地指出，在这个事件中反革命分子起了挑撥的作用。铁
托說，“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內很快地暴露了它們的真面目。
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的一切作法的暴动中，当权的领导沒
有表示願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考
慮到匈牙利一切內部具体方面的真正的在匈牙利發展社会主义
的道路前进，事情很快地發生了不同的变化，反动分子开始日
益得勢。”

铁托同志尖銳地批評了伊姆雷·納吉政府，他說：“納吉政
府並沒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这种行为。它繼續在电台上哭哭啼啼
呼救，而沒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
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如果納吉政府比較有魄力，如
果它不是搖搖摆摆，如果它坚决起来反对無政府状态，阻止反动
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的
話……也許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發展，也許不会有苏
联軍隊的干涉的。而納吉作了什么呢？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来
抵抗苏联軍隊，并且呼吁西方国家进行干涉。”

正像铁托所指出的，匈牙利事件具有这样的規模，以致很明
显，那里發生了可怕的屠杀，可怕的战争，結果社会主义有可能
完全被消灭，事情可能最后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铁托說，虽
然我們反对干涉，苏联的干涉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对匈牙利事
件的正确评价。但是，铁托在这篇演說中又說苏联軍隊对匈牙

利政府的援助是“一种錯誤”，他說：“我們从来沒有劝告他們使用軍隊”。不能說这种立場是前后一貫的、符合实际的。現在誰都十分清楚，沒有这一援助，反革命就会在匈牙利占上風，法西斯霍尔蒂政权就会建立起来。因此，苏联軍隊的援助是必要的，是不可避免的步驟。

大家知道，苏联援助匈牙利劳动人民对反革命作斗争的这种行动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贊同。“人民日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写道：“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場完全是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正义立場……当代表人民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匈牙利政府要求苏联援助的时候，当如果苏联不去援助，社会主义匈牙利的人民就将淪为法西斯主义的奴隶的时候，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沒有理由袖手旁觀。”

在最近几个星期內解决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命运問題。如果在欧洲中部出現了一个法西斯的匈牙利，那末东欧和中欧的許多国家的政治形势就会發生相当大的轉变，欧洲大陆的整个国际局势無疑就会恶化。

匈牙利事件是整个战后时期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大出击，这次出击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还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保持思想上的团結、加倍的警惕、在論述有关匈牙利事件的問題的时候有深刻的原則性。

铁托演說中有些論点特別令人惊奇，这些論点絕對不会有助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們的团結，也絕對不会有助于人們正确地理解一些重要的国际局势問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

首先，在铁托的演說中除开对匈牙利事件有正确的評价外，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反对的評价。铁托对听众說：“看吧，赤手空拳、武装很差的人民当他們抱定一个宗旨——爭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猛烈的反抗。他們已經不再在乎自己所要爭取得到的是哪一种独立，

对于是否会恢复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也不再在乎了，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应该保持民族独立。在人民中间占优势的就是这种想法。”第一，铁托同志在这里谈到“人民”的时候明显地作了夸张；第二，在这类现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作另外的了解。如果部分劳动人民并不关心他们是否会被（在“自由和独立”的欺骗口号的掩盖下）戴上剥削镣铐，他们的国家是否会变为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玩物，他们是否会被拖入新战争，就像霍尔蒂的法西斯—希特勒集团1941—1944年对匈牙利人民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说，这部分劳动人民上了反动派的当。因此，这就意味着，群众不是在走向解放和独立，而是在往恰巧相反的方向走，在走向受奴役和丧失独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在看社会现象的时候，永远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直接问题：哪一些阶级对某些事件表示关心，某些形式的社会活动符合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诚然，匈牙利相当多的劳动人民阶层被卷入到事件的漩涡中。历史有过不少这种情况：反动势力把群众的民族感情给鼓动起来、燃烧起来，利用这种感情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

铁托同志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侵略埃及的问题。

他说：“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区别的典型侵略。”铁托继续说，这次以色列当了大国的工具，成了对和平的危险。他指出：“在我看来，最悲哀的是法国社会党人丢了脸，并且再度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人们的忠实的僕从。……同志们，这样就迫使我们谨慎小心，因为，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维护者——法国和英国仅仅是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们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可能走向极端反动和侵略活动的温床。”

从这个正确估计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和团结一致。

* * *

铁托同志談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对于这些批評应当特別地談一談。我們当然不反对批評。在莫斯科宣言中，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共同認為，我們的合作将以友好的批評和就我們两党之間的爭执問題同志式地交換意見作为基础。我們沒有理由抛弃这个決議。但是，铁托同志的批評意見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这些意見是以最近几乎已經見不到的那种語气提出来的。

就以铁托在苏維埃制度方面所提出的基本論点來說，他坚决地強調，好像“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說，問題在于“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而实际上个人崇拜同我們整个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是極其格格不入的。正是立足于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我們才能对个人崇拜进行斗爭，才能在最短期間內在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同苏联的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結成联盟的我国工人階級和它的共产党所創造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經过了历史的考驗。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战胜的威力的基础就在于：这种制度依据着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苏联的社会制度是真正人民的制度。在我們国家中已經完全消灭了剝削階級；社会的在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已經形成并且巩固了，工人階級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苏联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誼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得到了鍛炼。

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圍的情况下，不仅得不到外界的任何物質援助，而且几十年来还有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頑固的、公开的和隱蔽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斗爭，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还終於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業国家、先进的社会主义农業国家，这就是生活对这个制度考驗的总结。就連苏联的敌人也在經過許多实际教訓之后，沒有理由怀疑这个总结的現實性了。社会主义的敌人竭力在最艰

苦的战争的洪爐中考驗我們的制度是否堅固。我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治和經濟制度光榮地經受了這個最艱難的考驗。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挽救人類免遭法西斯奴役的威脅，為許多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开辟了道路和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蘇維埃制度在恢復被戰爭所破壞的經濟中表現出了自己的力量，當時我們不但不能指望外援，而且我們自己還要幫助各個年輕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制度的力量在於它的集體主義，在於它的深刻的社會主義民主。蘇維埃制度是千百萬城鄉勞動者為了建設新社會這一偉大目標而結成的聯盟。蘇維埃人的光榮事業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就在不久以前，有幾十萬人在黨的號召下團結了起來，向荒地展開了偉大的進軍，他們在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這一切，當然，並不意味着我們沒有缺點。缺點是有的，我們正在對這些缺點進行尖銳的、率直的批評，我們在进行一系列的工作來消除這些缺點。我們的缺點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揭露出來了，這次黨代表大會給我們指出了克服這些缺點的正確道路。誰也不能否認，今天黨和蘇維埃國家堅決不渝地實行許多重大的措施，來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嚴格遵守革命法制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蘇維埃制度的境況就是如此，不論是戰爭也罷，經濟封鎖也罷，或者是社會主義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也罷，都不能摧毀這個制度。這個制度，當然也不會被個人崇拜所摧毀。因為這個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的聯盟為基礎的，這種制度的出現是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它是千百萬勞動人民群眾創造力的體現。

在這種場合，怎能不認為鐵托對我們制度的批評是企圖給蘇聯人的社會生活制度投上陰影呢？怎能不提出這個問題呢，即這難道不是在重復過去當蘇聯同南斯拉夫關係不好的時候曾

經風行一時的那些對蘇聯的攻擊嗎？採用任何形式和方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自己的事情，但是，指責別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夸耀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經驗吹噓為放之四海皆准的和最優良的經驗，這是不是對呢？不能不看到，在南斯拉夫報刊上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一種思想，似乎“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幾乎對世界上一切國家說來都是最正確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同時卻沒有談到其他国家社會主義建設的肯定方面和成就。這種態度使人想起一句老話：“沒有我們，太陽都升不起來！”

* * *

在統一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創造性的多樣性，是由各個國家具體的客觀條件決定的。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積累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卓越經驗。中國共產黨由於在複雜的歷史條件下工作，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和實踐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有權利以中國同志的才干而驕傲，因為他們發現並且勝利地運用新的方法來解決數億人民生活中複雜的問題。但是中國的同志經常指出，雖然這些方法在他們國內完全正確，然而他們決不自稱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英明還表現在它不把自己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同別的地方的經驗對立起來，它巧妙地運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來勝利地解決在中國建設新社會的問題。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問題上也有多樣獨特的地方。波蘭、羅馬尼亞和阿尔巴尼亞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經驗、保加利亞農業合作化的經驗、捷克斯洛伐克發展工業和農業的顯著成就，這一切以及很多其他方面都豐富了建設新的社會制度經驗的寶庫。

南斯拉夫也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特形式，經營管理的新方式和方法正在實踐中。南斯拉夫建立工人委員會以來比較不久，

自从工人委员会成立以来它的职能每一年都有所修正，可是，这种形式的某些优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不过对另外一种产生不良效果的改革就不能这样说，这里指的是计划工作方面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削弱了南斯拉夫经济计划的基础并且加强了市场关系的影响，关于这点，南斯拉夫报纸也谈到过的。

用不着怀疑，好经验如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提供了肯定的结果，总会有人拥护和追随的。反过来说，如果一国采用的某种方法被别国认为是不适合的，于是就抱怨别国，这就可笑了。

南斯拉夫作者们所说的“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优越性何在呢？南斯拉夫报刊上一些文章的作者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举出某些政治性质的革新措施。但是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制度的前提是改造经济——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改造在南斯拉夫是开始了，但是，南斯拉夫同志自己也清楚地了解，要完成改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大家知道，农业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有巨大作用，然而在谷物生产方面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而且遗憾的是离社会主义关系在农村中胜利还远。大家也知道，南斯拉夫每年小麦不足数字约为六十到六十五万吨。

十分明显，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就是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由于当时的局势，南斯拉夫在许多年来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是南斯拉夫经济中的极重要部分，那么就不能承认这种道路具有某些特殊的优越性。因为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切国家都可以指望这种援助，它们不可能指望帝国主义的援助而制订自己的政策。因此，这种道路无论如何不是普遍适用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人士援助南斯拉夫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家们承认，他们的计划中包括用一切手段来制造和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和。

一分鐘也不可忘記，社会主义的敌人現在仍在用一切方法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中散布不和，削弱它們之間的联系。

铁托同志在演說中提出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摆脱苏联和苏共而“独立”的口号。但是，大家都知道，苏联并不要求任何人对它有任何的依賴或从屬。这一点已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說得明明白白的了。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則。我們党和政府在十分果斷地糾正过去在这方而所犯的錯誤。这一点可由近几年来我們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經驗加以証明。我們勇敢地根除过去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所犯的一切錯誤，决不顧及威信問題，首先向南斯拉夫政府和共产主义者联盟伸出手。誰也不能否認，苏共方而曾經并且仍在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安排关系，以巩固同南斯拉夫兄弟人民的友好和合作，以促进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铁托对苏南关系的發展和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間簽訂的协定总的來說作了肯定的評價，但是同时他又責怪苏联领导人：似乎他們不願把这些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則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铁托之所以需要这种奇怪的、完全杜撰的說法，是为了硬說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沒有足够的信任”。

这些論調被事实所駁倒了。

有貝尔格莱德宣言、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有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有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談的联合声明。在这些文件中反映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的

列宁主义原則，而鉄托同志却仍然繼續說什麼对待人民民主国家关系上的“斯大林方針”。

还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針對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問題的討論，苏共中央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体會議上一致通过了下列決議，決議說：

“苏維埃机关、党組織和我們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員，在我們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同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一切关系上，应当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完全平等、尊重国家主权和考虑有关国家民族特点等列宁主义原則。苏联共产党人应当成为执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模范，像一个始終不渝地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来解决民族問題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所应当做的那样。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經驗証明了，在保証社会主义胜利的事業中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各国可以依据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具体問題。”

大家知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十分注意我們党同其他一切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为基础的正确关系問題。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今天議論說，苏共党内有某些“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他們似乎力圖把兄弟党置于自己支配之下，那就簡直等于閉起眼睛不看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执行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基础是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并且充滿了巩固各国人民友誼的精神、無产階級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充滿了对巩固社会主义陣营一切国家之間的友誼、兄弟合作和团结的关怀、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关怀。

鉄托同志在演說中号召什么呢？单干嗎？但是請問，从这种道路可以得到什么？这种道路会給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好处是不会有的。号召脱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脱离整个

社会主义国家友爱的大家庭不可能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業带来好处。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偉大旗帜、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团结和一致，是我們偉大事業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 * *

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要求看来，铁托同志談論其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那种語調就不可能不使人詫异。他毫無根据地把西方和东方兄弟党内一切不同意他的見解的领导人都列为“斯大林主义者”，硬說他們具有最不良的品格。他把这些人干脆叫作“頑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各个共产党内的不負責任的分子”，等等。在普拉發表的这个演說通篇充滿了大量的这一类对共产党活动家的攻击。铁托选择了共产党相互关系問題做自己講演的主题，而在實質上并没有进行同志式的辯論、沒有爭論，而是教訓、或者更正确地說是責罵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某些领导人。演說的語調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对不同意見給予应有的尊重的情况下展开議論或爭論的語調。况且，談論“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我們党以及其他共产党过去和現在都在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

特別令人不可容忍的，是演說中所反映出的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輕視态度。铁托談到阿尔巴尼亚的同志的时候用了粗魯的、侮辱人的語气。而大家都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常常表示要維護大小国家平等、每个国家都有权持有并且坚持自己的意見的論点的。他們时常主張，誰也不能够在肯定真理上要求壟斷。可是，霍查同志剛剛写了一篇不合南斯拉夫同志心意的文章，他們就大加責罵。也許这篇文章也可以写成另一个样子。但是为什么霍查同志不能持自己的意見、不能有南斯拉夫的同志所極力主張的批評权呢？

铁托同志在演說中不仅明显地干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事务，他还如此無礼地干涉法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其他共产党的事

务，包括我們的党的事务。他企圖武断地評定这些党的内部状况及其领导的工作。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就此写道：“选举领导人是每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外部对这种事务的干涉只会有害于整个工人运动，这一点已經为过去所証实。”对这一公正的意见是不能不同意的。

看了以上所說的这些就不会惊奇：鉄托同志的演說在外国资产阶级集团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不禁令人想起工人运动的老活动家倍倍尔的話，他劝戒大家說，如果你受到了敌人的贊揚，就要想想你犯了什么錯誤。我們的敌人現在正急忙作出結論：这篇演說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严重分歧的原因，将导致苏南关系的惡化。

誰都明白，为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事業，不容許發生爭吵，不容許轉向互相攻击和恢复分歧的气氛（那些分歧由于共同的努力已成为过去）。工人阶级事業的最高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达到相互諒解，消除对社会主义力量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基础上进一步团結發生不良后果的一切东西。

正如“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所指出的，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合作应当以完全自願和平等，以善意的批評，以同志态度就我們两党之間的爭执問題交換意見为基础。大家知道，过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部分人当中对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流傳有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看法，并且离开了無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我們党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接近的时候注意到，在重要意識形态問題上达到观点一致是須要相当的时间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許多問題上，过去有、現在仍然有不一致的地方。

苏联共产党为了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兄弟人民的利益、为了保衛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業，今后仍将执行两党在原則

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合作政策。我們認為，現在必須在平心靜气的友好的气氛中，通过同志式地交換意見的方式来討論和澄清爭執問題。

苏联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意識到，当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發動激烈的攻势的时候，当許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人展开瘋狂的进攻，企圖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必須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則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結起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編輯部：
关于約瑟夫·布罗茲·鉄托
最近的演講（摘要）

（1956年11月23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11月23日發表了一篇長篇的編輯部文章，題目是“关于約瑟夫·布罗茲·鉄托最近的演講”。

文章說：

約瑟夫·布罗茲·鉄托11月11日在普拉所發表的演說明顯地暴露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总書記的若干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矛盾的观点。

約瑟夫·布罗茲·鉄托在談到匈牙利事件時說，这是“自發的暴动”，“合乎道理的起义”，“全民的起义”。显然，对社会主义“新精神”胜利的热衷蒙住了約瑟夫·布罗茲·鉄托的眼睛。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决不是自發的暴乱。事情發生的根源和約瑟夫·布罗茲·鉄托在他报告中所指出的絲毫沒有共同之处。匈牙利的悲劇是由一定的因素、条件和历史背景所引起的。奇怪的是，鉄托在企圖深刻分析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時，竟得出結論，所謂这些事件的起因是“拉科西制度”的严重錯誤以及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关系执行了錯誤的政策，而絲毫沒有談到帝国主义者、反动亡命分子和社会主义敌人的責任。大家所知道的無数事实証明，在匈牙利的法西斯陰謀是由帝国主义者、匈牙利內外反动势力、社会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所組織的。

約瑟夫·布罗茲·鉄托把匈牙利事件的全部責任加在苏联身上并且作出結論，所謂“匈牙利悲劇性的事件產生的原因也在

于苏联领导对东欧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他接着說，苏联军队第一次帮助匈牙利人民是绝对“錯誤”和“严重的”，并且說，这引起了所謂“起义”；他說苏联军队第二次的帮助似乎也是个錯誤，也是个禍患，不过程度輕些。这种对苏联的毀謗对誰有利，是很明显的。

报纸強調指出，苏联军队是应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帮助匈牙利人民击潰法西斯陰謀的。“人民之声报”写道，当匈牙利人民和世界和平遭到由帝国主义者煽动起来的法西斯陰謀分子威胁的时候，和匈牙利締結华沙条約的苏联就不能听任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落在患难之中而不顧。

铁托在他的演說中很神經質地同那些認为南斯拉夫的影响推动了匈牙利事件的准备工作的人爭辯。但是对那問心無愧的人說来这是無需不安的。铁托在他的演說中对苏联、苏联共产党和党的团结是含有若干暗諷和挑衅的。铁托說，“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又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錯誤地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問題，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問題”。大家知道，以誹謗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共产党和工人党威信为目的的反动宣傳引用的也正是这种論据。任何臆造都不能动摇苏維埃制度的巨大威信，生活本身証明了这个制度的正确，臆造不能动摇苏維埃制度，这种制度保証苏联取得巨大成就、給所有劳动人民在爭取自己的解放、建設新生活的斗争方面树立了光輝的榜样。为什么铁托在这种場合提出这个問題呢？

铁托談了許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怪物”和“斯大林分子”。苏联共产党和我们党反对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的斗争是正确和健康的。如果有人企圖在同斯大林錯誤作斗争的幌子下麻痹我党在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异己思想和傾向进行斗争中的革命警惕性，那他就严重地失算了。为別人眼里的砂子流泪，而对自己国家里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却避而不談，不进行自我批評，这是不誠实的。

約瑟夫·布罗茲·鐵托充當一名旗手，利用“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這兩個術語來打擊蘇維埃制度，打擊人民民主制度，打擊共產黨和工人黨，打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十分顯然，把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他們的領導人分為“斯大林主義者”和“非斯大林主義者”乃是一種挑撥，其目的在於在共產黨隊伍中、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以及在整個工人運動中引起混亂和分裂。

鐵托不局限于打擊社會主義國家，打擊共產黨和工人黨。他甚至硬說，“只要各國黨內頑固的斯大林分子還保持着他們的地位，今後社會主義的正確發展就不會有保證”，他認為這是致命的，並且公開宣布有必要推翻“斯大林主義者”。在宣布這一點的時候，正當帝國主義者千方百計地分裂社會主義陣營，他們已經向所有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展開了瘋狂的進攻。

約瑟夫·布羅茲·鐵托替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出主意，告訴他們應當如何建立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報紙指出，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情況，我們不需要別人的“主意”。我們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是完全正確的，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為基礎的。這種關係由於兄弟信任和友愛而生氣勃勃，這種關係的基礎是平等、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和互助。

鐵托在他的演說中多次談到南斯拉夫的“國際作用”，一再強調說，南斯拉夫在國外的影響——用他的話說——是“積極而有益的”。鐵托還說：“現在問題是這樣擺着：在各國共產黨內部，是南斯拉夫開了頭的新趨向取得勝利呢，還是斯大林主義的路綫取得勝利。”鐵托說：“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以求保證新的精神獲得勝利。”他說，這個鬥爭將是複雜而長期的。鐵托這種觀點是同南斯拉夫報刊上出現的文章有關係的，這些文章深信所謂“南斯拉夫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一切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正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這種說法是顯然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政党來說，只有一條正確的路綫，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對於我們來說，實現這條路綫的最光輝的范例就是蘇聯共產黨半世紀以來的豐富經驗。另一方面，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形式、方法和速度，在不同國家可以是不同的，要由其具體發展條件來決定。

報紙繼續說：

平等和互不干涉內政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南斯拉夫領導人在不干涉內政方面談了很多。但是，事實證明相反。鐵托講的話本身就是上述這一點的最好證明。下列事實也可以說明這一點，鐵托在“反斯大林主義”的幌子下宣布了對他稱之為“斯大林主義者”的黨和人的鬥爭。鐵托在自己的講話中攻擊“斯大林主義者”，對我們黨和黨的領導說了最不體面的話。

他之所以對我們黨進行這樣的攻擊，是因為我們黨堅決捍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我國人民的獨立和自由、同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友好。

鐵托在他的發言中，企圖把事情說成似乎我們的黨是處在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立的地位的。這種說法是十分荒謬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我們黨，正像對所有馬克思主義黨一樣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

鐵托想為腐朽的理論掃清道路的花樣是會成功的。

鐵托和南斯拉夫領導人用沙文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在阿爾巴尼亞解放以後同在解放之前一樣，他們不斷粗暴地干涉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內政。我們黨以極大的忍耐來對待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被譴責的行為，並且最近兩年來盡了一切可能來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建立在鞏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但是，南斯拉夫領導人繼續走干涉的老路，採取侮辱、敵意宣傳和陰謀的辦法來破壞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政權。難道能有比鐵托的講話更為公開和粗暴的干涉嗎？鐵托號召推翻他稱之為“斯大林主義的”我們的領導人、我們黨

和人民民主制度。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这样的话怎能不表示愤慨呢？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粗暴干涉阿尔巴尼亚内政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表明，铁托所说的关于他的政策不能容忍干涉别国内政这种话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国人民同南斯拉夫兄弟人民的友谊、他们的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干涉。

文章最后说，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熏陶的我们的党，今后仍将加强同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以及同世界上全体进步力量的友谊。正在自由地、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我国人民将加强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革命警惕性，以便粉碎敌人的任何计划和阴谋。

意大利“團結報”社論：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1956年11月25日)

如果我們指出我們過問各國共產黨之間正在進行的爭論是正確的，這當然不是為了跟隨那些社會主義敵人的苦心打算和已經過于暴露的陰謀。他們對於我們的爭論談得很多，是為了掩蓋他們的內部矛盾所暴露出來的各種事實。

說出這一點（儘管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說出來仍然是必要的）以後，我們還要立刻補充一句：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有討論、有爭論、也有批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此感到驚奇和過分的憂慮。精益求精、研究事實、分析經驗，這些永遠是生氣勃勃的表現，即使這是由於一個明顯的增長着的危機。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是朝着這個方向提出清楚而必要的意見的。接受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實質，正是意味着願意使自己適應新的要求和新的政治方向——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关系方面，其次是在所有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之間的关系上。顯然，這些新关系的目的是在於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在於團結，不是形式上的或者策略上的團結，而是國際工人運動的有效的辯證的團結。

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正是依據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和發展和平力量的範圍，闡明了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闡明了在每個國家進行創造性研究的必要性，並且建議用一種依據信念的有效的團結（這種團結當然應該從研究中、從爭論中、從討論中、特別是從群眾鬥爭中產生）來代替往往流於形式的往往帶有強制

性的“独一无二”的团结——这当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使什么发生了危机？也许是無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吧？显然不是！相反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使得以下的做法发生了危机：卑順地摹仿苏联經驗，違犯社会主义法制，警察限制，从而引起的脱离群众，放弃民族傳統，实践上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窒息爭論，个人崇拜。阻止社会主义阵营更迅速发展的这些坏处、錯誤和危險，难道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制造出来的嗎？当然不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不制造病症，而是檢驗出病症，进行診斷并且指出治疗的办法。它所作的还不止于此。它还使用了手术刀割去坏的地方，特别是为自己的国家苏联开了刀，当然，这是一种震动，而且是一种强烈的震动。当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曾經批評使用手术刀的方式，但这絕不等于說我們不接受（而且我們的接受是沒有思想上的任何保留的）这种手术的正确基础和糾正被揭露的錯誤的迫切必要性。

正是在糾正这些錯誤的努力过程中，在寻找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过程中，必然合乎邏輯地遭遇过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按照各国和各个党过去走向社会主义的行动方向的差別而各有不同。例如人民中国，早已找出它的独特道路而沒有受到震动；由于遵循了自己的道路而受到国际共产党情报局譴責的南斯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又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在这同时，我們党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一政治路綫已經得到肯定，我們党可以更深刻地看到有时障碍它前进的各种原因和錯誤。

因此，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批評和建議对于大家都有益处；但是为了不致再次陷入被动地适应新方針的錯誤，在党内和各国党之間进行政治斗争和坦率爭論仍然是必要的。关键問題在于不要忘記無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偉大力

量。誰要是离开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就有削弱这个陣营的危險，而且有使得自己的党和自己国家的人民群众放弃社会主义偉大动力的危險；不仅这样，而且还有这种危險：延緩为了向大家所接受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糾正錯誤的方向前进而作出的努力。

例如，南斯拉夫同志們已經对匈牙利事件提出他們的評断，他們在評断中是同意苏联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干涉来从反革命的威胁中拯救社会主义的。对于他們的評断是可以加以討論的，正如可以討論他們对于某些共产党內部情况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內部情况所給予的評断。但是，在深入分析这些評断之前，必須認为这些評断應該避免由于对各国共产党、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意加以区别对待而危害到——不是危害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正确譴責了的形式上的单一的团結——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是各国互助以求共同加强的共同努力中保証大家可以自由、可以爭論的力量。

如果要做到对別人提出兄弟般的、積極的批評，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接受涉及自己的忠告和批評，要不然就会重新犯錯誤，墮入自己万無一失的神話中去。另一方面，为了大家的利益，應該努力克服旧的一套并且勇敢地朝新的方向迈进，以最亲切的兄弟之情来帮助被認为最难于摆脱錯誤的那些人。

最近几天受到法国工人階級敌人的猛烈襲击、我們所全力声援的法国同志，也对其他党提出了一些意見。这些意見也涉及我們党，这些意見当然不会影响处于帝国主义陣綫中心的我們两党在斗争中的兄弟般的团結，我們两党过去一直紧密团結，并且在今后的困难战斗环境中也将始終紧密团結。只因为某些知識分子同志在开始的时候对匈牙利事件表示了一些分歧意見，就尖銳地指責一个党的政治路綫犯有机会主义錯誤，这無非意味着夸大事物的意义。何况，提出这种批評的同志們对情况也了解得不够。匈牙利事件曾經如此严重，以致不仅在某些知

識分子中間，而且在其他黨員中間引起一些困惑甚至一些懷疑，這是正常的。為什麼獨獨挑出知識分子，說他們以激動的心情注視過去幾周匈牙利的悲慘事件，或是說他們未能立即看明白全部真象？

我們黨有自己的政治路線和紀律，紀律是通過討論和爭論而加強和明確起來的。我們是以這種方式來準備我們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我們的路線依據這樣一種認識，即：一個共產黨，如果單單警惕地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一種靜止的民主，而不在同時一貫大力宣傳一種更民主的新政策，以求通過社會結構改革和思想改造從而把意大利引上社會主義道路，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任務。這就需要進行廣泛的討論以達到一致；這就需要一個聯盟政策，以便在有關全國的一切問題上通過日常鬥爭來爭取大多數意大利人的支持。

依據這種政策，我們密切注意各國黨之間所進行的爭論，而且我們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參加討論。對於我們來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基本原則是無可更改的，蘇聯仍然是我們目光所向的國家，蘇聯首先建立了社會主義，從而積累了最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們也認識到，這并不妨礙我們使用不同的方法，並根據我們的特殊情況作出判斷，加以實行。

“真理報”的文章和蘇聯作家們給法國作家們的信件中所承認的事實使我們深信：首先在蘇聯，由於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人們要向前邁進而不是後退。

波兰 J. W.:

在鉄托演說周圍

(原載1956年11月25日波兰“自由論壇”)

鉄托同志的演說引起了国际輿論的注意，他在这个演說中就国际局势發表了意見。虽然这个演說并不是聳人听闻的事，問題在于，一个共产党領袖已就苏共和某些其他兄弟党对国际局势的觀點提出了討論。

鉄托談到了在某些共产党內部存在的与苏共有关的解放运动的思潮。鉄托同志認為苏共領導上对这运动的觀點不是一致的，在苏共內部有着相当大的企圖保存斯大林方式的趨勢。

鉄托同志的意見

“那些主張在民主化方面有更加有力和迅速發展，主張放弃一切斯大林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建立新的关系，而且这方面的發展也應該在外交政策上發生的分子，仍然有可能通过內部的演变而在苏联領導机构內部取得胜利。”

“这种朝着进步方向，朝着放弃斯大林主义方法方向發生的內部發展过程却受到了阻撓，而且也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阻撓，它們由于它們的宣傳和不断重复有必要‘解放’这些国家而在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和妨碍这些国家之間的关系的迅速發展和改善。”

鉄托同志着重指出，調整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关系使之正常化的基础是由苏联同志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鉄托說：“由于波兰这一情况，必然存在的反动势力才沒有

公然抬头，而这种势力是一直希望在共产党人發生冲突时抬头的。由于苏联領袖們的成熟的考虑和态度——他們在适当的时刻停止了干涉——波兰的情况現在已大大地稳定下来了，而且有了相当好的發展。”

但是鉄托以批評的方式分析了在匈牙利發生的导致慘痛的事件的局势。

“匈牙利人民絕對反对当权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們要求撤換这些人和采取民主化的政策。在布达佩斯群众示威的时候，格罗却現出了他以前的面貌。他把几十万示威者称为‘暴徒’，这就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这就足以点燃火藥桶、引起爆發了。于是，冲突跟着就發生了”。

鉄托的意見是：格罗的最大錯誤是在群众示威繼續时将苏軍召来了。“这个举动結果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鉄托繼續写道——因此發生了自發的暴动。”

不难看出，对匈牙利的評价有許多意見是与波兰(对匈牙利)的評价相同的。

鉄托同志也从匈牙利事件分析中得出了結論，关系到社会主义各国全面关系的結論。鉄托同志正确地認為，南斯拉夫人民在波兰事件基础上应与波兰党和政府更密切地合作。

鉄托写道：“我們必須同波兰同志們一起来反对其他各国的党——無論东方国家的或西方国家的——內出現的那种傾向”。

我們接受这种願同我們兄弟般合作的願望，但我們必須表明，这不等于我們完全接受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同样的，国际主义的原則并不妨碍我們去寻找最适合于波兰自己条件的方式。

鉄托也談到了这点，全世界的共产党以什么方式去对待波匈事件的偉大討論。

鉄托在自己的演說中談到了斯大林式及反斯大林式两种傾向。他指責以斯大林方式的态度来对待某些共产党內的偉大改

革的进程，其中他談到了法国共产党。

事实很清楚，铁托的演說基本上打破了到目前为止各国共产党在根本問題上的沉默，它应在我們全世界同志間引起反应。

“真理报”在这問題上与铁托观点进行了討論：

“应该指出，对于在坚决反对反革命陰謀的斗争中苏联軍隊方面給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援助作如此的估价是有一定的矛盾的”。“真理报”以这种方式駁斥了铁托的認為实际上是必需的而結果是很悲慘的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論点。

“真理报”特別尖銳地反对关于党内存在“斯大林式”的和“反斯大林式”的集团和与此有关的在共产党内的斗争的論点。“真理报”写道：

“在铁托同志的演說中，有一些論点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构最近就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和共产党之間的互相关系的一些基本問題所屢次提出的說法十分格格不入的……

“在铁托的演說中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傾向。演說里有很多地方是同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爭执。企圖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党和‘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觀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生活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共产党机关报同意“真理报”的論点，他們特別尖銳地反对铁托关于在工人运动中有着不同意見的評价。

共产党人不都是这样理解問題的。这样强大的党的領袖如意大利共产党，他們認為铁托同志的論点值得深深考虑，陶里亚蒂同志在波倫亞省發表的演說認為，铁托演說中的某些論点是正确的。他說：

“我們認為，假如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有过一个錯誤，

这个錯誤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犯的，他們認為只需这个代表大会提出批評就行了，可以把这些批評当作普通的行政措施，而不必从这些批評中得出一系列具体結論来确定更好的方針，来更正确地領導不仅是沒有当政的、而且特别是已經領導着全社会的共产党的行动。”

“信任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大胆前进，然而在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不要讓人削弱党。”

* * *

最近在批評鉄托的演說中，塔斯社發表了“真理报”的評論，南斯拉夫“战斗报”也發表了評論抗議把鉄托未表示的意見加在鉄托身上并坚决保衛每个党和每个黨員对国际工人运动發表自己意見的权利。

“战斗报”写道：塔斯社“沒有正确地轉述鉄托同志所說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斯大林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的話。塔斯社把鉄托說得好像企圖把世界各国共产党划分为‘斯大林主义的’和‘非斯大林主义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結論說：‘企圖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党和“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觀上只能危害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生活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共产党內部的團結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團結。’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直非常重視整个工人运动的團結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團結和它們之間的合作。但是他們坚决主張，国际工人运动的團結必須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像斯大林对團結所了解的那种武力、霸权和發号施令的基础上。生活已經証明他們的看法是正确的。

“假如在过去共产主义者有較多的討論和对现实采取較为大胆的态度，那就好了。假如当初是这样的話，那末事情大概不会弄到像在匈牙利發生那种悲慘事件的地步！”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编辑部：
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无敌旗帜下

(1956年11月27日)

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民主人士，非常关切地注视着最近所发生的重要国际事件。这完全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事件对和平和人民的安全，对社会主义的将来发展，对爱好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和团结，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大规模进攻匈牙利人民的人民民主制度和成就的无耻阴谋；其次，是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共和国和埃及人民进行的卑鄙无比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再次，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及其仆人们的反动报刊和电台进行的疯狂的反苏、反社会主义国家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挑衅性的攻击。

这里不能不指出，在国际帝国主义所挑起的匈牙利事件和对爱好和平的埃及人民的无耻进攻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不能不指出熟练的冒险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进行的许多或大或小的其他挑衅行动，如攻击法共、意共等共产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企图恐吓人民，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分裂世界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

对这些重要事件，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兄弟的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表示了明确的看法。

我国和我国人民不仅仔细地注视着这些国际事件，而且即对这些事件表明了正确的态度。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向维护社会主义成果、消灭反动派和反革命

黑暗勢力的匈牙利人民表示兄弟般的團結；對蘇軍應匈牙利政府請求而給予匈牙利愛國者的幫助，表示完全贊同。保加利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我們全體社會人士，憤怒地譴責了英、法和以色列對埃及的侵略。我們的報刊回擊了帝國主義敵對宣傳的惡意反蘇、反保加利亞、反社會主義的胡言亂語。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總書記約·布·鐵托同志今年11月11日在普拉城的講話里，也表明了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在這篇講話里，除了關於英、法和以色列對埃及的侵略，關於法國社會黨人在這次侵略中起的可恥作用等問題的一些正確的論斷外，也有一些顯然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違反國際共產主義團結的觀點。而這正是發生在帝國主義分子用盡詭計，企圖分裂共產黨和工人黨、削弱社會主義陣營、迷惑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群眾的時候。

在鐵托的講話里，關於匈牙利人民鬥爭的性質，關於蘇軍對匈牙利愛國者的幫助，關於共產黨和工人黨，首先是關於蘇聯共產黨，關於這些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关系，關於所謂“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道路”有許多提法和意見，這些提法輕一些說也引起了嚴重的疑慮。這些提法和看法和對事件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及其政黨之間的正確关系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實際上，它對目前特別需要的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和愛好和平力量的加強和團結沒有好處，只是對在它們中間造成分裂和散布不信任的空氣有好處。在這裡指出鐵托講話在帝國主義陣營里引起的狂歡，不是沒有意義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宣傳機關已經在幸災樂禍，惡意地推測南斯拉夫同蘇聯以及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未來关系，梦想着分裂，梦想着这种关系将后退到过去的陰暗時代。這些集團正需要這樣，借此好混水摸魚，實行其罪惡陰謀。

鐵托把匈牙利事件形容成“自發的暴動”、“合理的起義”、“全民的起義”。他說：“看吧，赤手空拳、武裝很差的人民當他們

抱定一个宗旨——争取自己的解放和独立——的时候，会作出怎样猛烈的反抗。他们已经不再在乎自己所要争取得到的是哪一种独立，对于是否会恢复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制度也不再在乎了，他们所在乎的只是应该保持民族独立。”

要“解放”、要“独立”？向谁要？“自发的暴动”“全民的起义”？对谁？铁托回答说：反对制度，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很难相信，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在这里，对匈牙利事件原因的阶级态度和分析哪里去了？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过去党和国家的领导，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事实。在工业化方面，没有照顾到匈牙利的具体条件，机械地抄袭了苏联的经验。在建党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党不仅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开了门，而且也向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开了门。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是黑暗的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干的事，它们利用这些错误，企图推翻这个国家的合法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并建立法西斯秩序。

无数的材料揭示了这一个无疑的事实：帝国主义势力很早就已经煞费苦心准备好了匈牙利反革命的暴动，它们慷慨地供给暴动经费；西欧等地著名的反革命司令部从头至尾都在指挥着这个暴动。

反革命分子和沙文主义分子藏在“争取民主化”，“纠正错误”，“争取独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性的口号下，它们和正确理解的匈牙利人民的利益没有丝毫相同之点。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匈牙利劳动党内部的腐化分子进行的分化活动，大大便利了反革命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进攻。窝藏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著名的“裴多菲”小组所起的恶毒作用，匈牙利报刊和电台变成宣传沙文主义、反苏和分裂活动的讲台的事实——所有这一切对匈牙利人民民主的统一和力量都给了有害的影响。敌人有计划地、不断地分化这些力量，用沙文主义

和反社会主义的毒素模糊劳动人民的意識。十分清楚，这一切带来多么悲惨的后果，匈牙利人民为它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这里应该指出，在这整个分化“活动”中，南斯拉夫报刊起了相当不妙的作用。南斯拉夫报刊用最大的篇幅刊载了匈牙利报纸和电台广播的反苏言論，鼓动了匈牙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取消分子。南斯拉夫报刊不掩盖它对匈牙利事件的高兴，它描写它。这些描写不仅引起人们的疑虑，簡直令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嗎？还在10月2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就兴高彩烈地評論納吉政府，就是那个为反革命扫清道路，长时期藏在南斯拉夫駐匈大使館的納吉。

铁托把苏軍給予匈牙利爱国者的支持說成是“錯誤”。根据他的說法，第一次是“絕对的、致命的”錯誤，第二次是“比較小的錯誤”。肮脏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帮凶們，听到这話后喜欢得如获至宝。反动的报刊和宣傳机关广泛地利用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个說法，企圖加强它們的“苏联侵略匈牙利”的胡言乱語，制造反苏情緒，特别是轉移世界輿論对它們在埃及兽行的注意力。誰不知道，沒有苏軍的帮助，匈牙利反革命就会占上风，就会絞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就会使它脱离社会主义陣营，就会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政权？苏联帮助匈牙利爱国者反对黑暗的反动派，实际上是履行对将近十二年前建立了人民的国家的匈牙利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履行自己的責任。当反动派在匈牙利猖獗一时，屠杀工人、共产党员和爱国者，威胁着匈牙利人民的成就的时候，苏联能不这样作嗎？难道苏联能够同意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不仅将要威胁着世界上这一部分人民的安全和和平的法西斯国家嗎？难道可以忽視这一个事实，經匈牙利合法政府两次請求和坚持以后，苏联軍隊才进入布达佩斯的？

苏联給予匈牙利爱国者的帮助，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的共产党和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贊同。我国和我国人民也毫無

保留地贊同这个帮助。我国劳动人民丝毫不怀疑苏联帮助的正确性。相反，他們欢迎这一帮助，当匈牙利的人民民主事業和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处于致命危險的时候，这帮助来得正及时。

铁托在講話中發表了很多关于苏联共产党的看法，这些看法只能叫作挑衅。这些看法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这些看法里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口气，这口气使人想起了过去，这口气和帝国主义宣傳的誹謗相差無几。但是，主要的是，这些看法沒有事实根据。在普拉的講話里首先頑強地重复：“个人崇拜”是制度，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看来，所以产生反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应当归咎于这个制度，因此这个制度有無可救藥的、天生的缺陷。能够接受铁托这种毫無道理、毫無事实根据、違反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說法嗎？很清楚，不能够。不能这样作，因为这實質上是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污蔑。这里应当回想一下，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帝国主义宣傳机关瘋狂地叫囂，說什么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苏維埃制度，这个制度即将解体等謊言謬語。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和很多其他苏联文件，明确無疑地、真正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揭示了个人崇拜的本質和产生的原因。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个人崇拜。这个制度在苏联共产党領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这个制度将过去落后的沙皇俄国变成为强大的工業和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在帝国主义者各种各样的进攻下坚持下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偉大胜利。由于这个胜利，許多欧洲和亚洲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并有了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月23日“真理报”編輯部的文章完全公道地提出：“在这种場合，怎能不認為铁托对我们制度的批評是企圖給苏联人的社会生活制度投下陰影呢？怎能不提出这个問題呢，即这难道不是又在重复过去苏南关系惡化时曾經風行一时的那些对苏联的攻击嗎？”

我們党和我国人民坚决反对各种各样的对苏联社会制度的辱罵，其中也包括鉄托的毫無根据的說法；苏联社会制度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我国劳动人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辱罵。他們从反动的資产階級宣傳里就熟悉了这一套，三十九年来，反动的資产階級宣傳就連續不断地謾罵苏联，污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苏联人民的制度有不共戴天之仇。

提出了所謂南斯拉夫經驗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不仅在鉄托同志最近的講話里，而且在南斯拉夫报刊的許多文章里，最近公开地宣揚“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这是不对的，与事实有很大的矛盾。首先，这不符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和速度，根据每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特点，捷克人民共和国工業發展的特点，羅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国家的特点。大家都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式的特点，这种改造是通过經保加利亚实践考驗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的。

所有这些特点都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庫，但是它們都从屬于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規律。不断听到宣傳南斯拉夫經驗的广告，把这些經驗当作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道路向人推荐，这真使人厭煩。發生了这样的問題：是不是企圖在所謂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掩护下，想使人民民主国家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和苏联的历史經驗所指給我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久以前，尼·謝·赫魯曉夫合情合理地說，經驗不是商品，不是香腸，可以用广告来推銷。好的和有益的經驗不管有無理由，無需廉價出售。經過实际考驗的經驗，本身会找到出路，会用得上，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利用它。

至于我們的党和我們的国家，它們根据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傳統，現在和将来都会慎重地利用其他兄弟共产党的

經驗。但是堅決反對在“特殊道路”的形式下，私販明顯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各種可疑的企圖。我們應該立刻清清楚楚大聲說，蘇聯共產黨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是有指導意義的。我們過去一直依靠，在將來還要依靠這經驗。我們過去一直認為，在將來還要永遠認為，蘇聯的經驗是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典範。大家都知道，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依靠了這經驗和兄弟的蘇聯援助，根據我國具體條件創造性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有了飛躍的進步，並且在很短的時期內變成了一個工農業國家。看起來，也許那些想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心”的人們不喜歡這些。那是他們的事了。

在這裡不能不指出，其他共產黨也否認了南斯拉夫領導人這種明顯的不正確的立場。雷蒙·居約同志在最近一次法共中央全會上是这样說的：“我們僅指出，對我們（指法共）來說，不存在南斯拉夫政治路線。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一切的中心是蘇聯的偉大經驗。這決不是說輕視這個或那個國家的經驗，這個或那個黨的經驗，其中也包括南斯拉夫。”

不能漠視鐵托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其中也包括我們黨）的有害言論，不能漠視把這些黨分成“斯大林主義的”和“非斯大林主義的”有害言論。這些言論和評論實質上是粗暴地干涉了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內部事務。在國際範圍里，這些“評論”將使這個黨和那個黨對立起來，最終將削弱工人階級的團結。因此，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合情合理的：誰需要這麼做，這對誰有利？現在西方報刊和宣傳機關以無比的虛偽手段在個別黨內進行聚集一切“自由主義的”、“反對斯大林的”、“民族主義的”共產黨員的運動。有什麼目的呢？目的很清楚：要瓦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運動。不難看出，這類陰謀從何處得到思想上的支持。

鐵托在演說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向蘇聯和蘇共

要求“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各走各的，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和睦的大家庭。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面前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

“独立”的问题，“民族共产主义”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反社会主义宣传的老调。配得上的和配不上的“权威们”和新得势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掩盖了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的实质，放出向苏联和苏共争取“独立”的风声。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它们的宣传机关不放松机会，暗示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和“附属的”。在这里没有必要来驳斥敌人的鬼话。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友好关系。这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不干涉内政、兄弟般的互助和求得全面高涨的共同愿望上的。这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得很清楚，在今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铁托提到苏共和其他党内部的“某种分裂”。怎样评价在某些共产党内“不负责任的分子还依然掌握权力”这句话呢？谁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权利来干涉其他党的事务呢？

南斯拉夫领导人喜欢说，他们主张不干涉其他国家和其他党的内部事务，主张国与国之间和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当人们读到铁托的讲话，看了南斯拉夫报刊以后，就不可能相信这些说法。在讲话里和在南斯拉夫报刊上，对兄弟党的内部生活进行了为所欲为的和不能容忍的评论，公开宣称不能同意某党有这样或那样的领导。不少事实也说明对我们党内和我们国内事务的干涉。南斯拉夫报刊上反对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也证明了这点。甚至在我国议会代表团从南斯拉夫回来以后，南斯拉夫通讯社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提到我国“应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挑衅评论。我们也不能不反对铁托对霍查、谢胡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

的無比粗野的行為。現在，南斯拉夫報刊展開了不應有的反對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反對塔斯社，反對法共領導的運動。

無需說明，一個黨選舉它的領導純粹是它內部的事情。可能這個或那個領導，這一些或那一些領導人不符合某些人的胃口。因此完全不必大發脾氣，咒罵這些領導人和這個領導。只有選舉他們的人，信任他們的人，也就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黨員，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勞動人民才能責備這些領導人。

保加利亞共產黨堅決反對干涉保加利亞共產黨內部事務的任何企圖，認為這是同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不相容的。

我們黨和我們國家，在將來也要這樣不懈地為加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而奮鬥。我國人民將以更大的毅力為增進休戚相關的保蘇友誼——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我國一切成就的保證——而工作。我國人民進一步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兄弟般的聯繫，同時繼續改善我們同南斯拉夫的關係，這樣就對帝國主義分裂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黑暗陰謀，給了一個最好的答復。

我們黨和全體黨員現在認為：當國際反動派用盡一切力量來分裂社會主義力量的時候，首要的國際主義責任是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階級的團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我們的利益要求這樣做。

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旗幟——這就是現在地球上千百万人們提出的拯救人類的口號！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員 維塞林諾夫評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會議 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指責(摘要)

(1956年11月27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萊德 1956 年11月26日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員約凡·維塞林諾夫把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會議上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指責称作是对事实的一种粗暴歪曲，它的目的在于使具有建設社会主义經驗的南斯拉夫和国际工人运动脱离而陷于孤立，并且阻止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态度作任何客觀估計。他在明天的“政治报”上写道，显然法国共产党的領導沒有能够或者不願意冷靜地和客觀地考虑这种态度并且和法国社会主义者討論这种态度，因而采取各种方法来曲解或隱藏这种态度。因此就出現了这种怪事，就是說出現了所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干涉其它党的內部事务的說法，所謂把南斯拉夫的道路强加予其它国家作为唯一的正确道路的說法，以及南斯拉夫企圖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等說法。

塞爾維亞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維塞林諾夫說，指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企圖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立場和道路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这是可笑之極的說法，因为任何人都知道，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很多年以来一直坚决主張并且現在仍然主張工人党之間关系完全平等，反对一个党干涉其他党的事务，并且主張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的完全平等以及不干涉各个国家的內政的。他們經常重复說，今天世界的关系已經創

造了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发现是正确地 and 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斗争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很多文件都谈到了这一点，南斯拉夫党和它的个别党员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法国共产党人当然也很知道这一点的。

在谈到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时，維塞林諾夫說，它們已經表明那里存在着一些腐朽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在开始瓦解。对于国际劳工运动具有無法估計的历史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发现腐朽的东西并且無情地、老老实实地把这种腐朽的东西清除掉。不但实际情况，而且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要求这样做。但是，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就沒有看到这种腐朽的东西。他們被哄进了想像中的兄弟友誼和虛假的爱的睡乡，把头深深地埋在書呆子气的公式和教条里面以致看不清国际劳工运动中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了。

而且，在他們自己的屋內，人們都要求有所革新，每人都指出了腐朽的东西，但是这都沒有惊醒他們的清梦。甚至最殘酷的事实也不能使法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仔細地考虑問題。

法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还在使用它的全部力量来阻止社会主义世界和各个单独的工人政党内的任何新运动。它希望永久保持这样一种情况，它根源于过去，它不但給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而且还对整个的进步民主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損害。照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意見，發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應該从这些国家前领导机构所犯的“較小的”，有时甚至是“較大的”錯誤中去寻找，但是，决不應該对整个制度表示怀疑。他們認為，莫斯科的“真理报”也这样認為，如果任何人認為这个制度要作一些改变，这就是可怕的無端邪說，是对只應該加以贊美的、裝飾得很漂亮的、磨得發光的社会主义的面貌的破坏。

維塞林諾夫写道：不管法国同志感到多么不乐意地听到匈牙利人民的反对拉科西和格罗制度的斗争，事实却仍旧如此；工

人、青年和知識分子深深不滿意那一幫人所執行的反人民的政策。顯然，所有這一切被社會主義的敵人利用了。為了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人不得不对過去的罪惡付出鮮血和巨大的物質犧牲。在估計和糾正這些錯誤的時候，必須頭腦清晰。而如果把整個10月23日的運動說成是反革命的，並且不斷重復糾正錯誤的必要可是却不深入研究群眾、主要是工人階級的一切要求的話，那是談不到清晰的。

維塞林諾夫在提出了一些事實證明南斯拉夫的認為匈牙利的制度不是原來應該有的看法以後着重地指出，匈牙利工人階級希望由自己組織自己國家內的生活，由自己找到走向社會主義和民主發展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應該全力援助匈牙利，而不必擔心從中出現的新的東西或者拉科西—格羅制度的改變。這就是我們現在對糾正過去在匈牙利所犯的“錯誤”的期望，而且我們相信，在這方面我們同匈牙利目前的社會主義力量並沒有相左。

維塞林諾夫在談到多列士否認斯大林主義的存在時問道，多列士是否真正不了解斯大林對國際工人和民主運動所造成的損失。維塞林諾夫說道，斯大林態度和政策導致了人民、黨以及國家之間的很壞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應該在斯大林主義的精神籠罩的目前的局勢中明確地談論這一點。

維塞林諾夫在談到多列士所提出的“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的問題時說，為什麼多列士堅持認為其他黨和國家應該等待僅有的一个中心來提供經驗和啓示，這一點是不清楚的。維塞林諾夫寫道，各共產黨成立了，它們鞏固了並取得了勝利，因為它們的領袖和整個黨學習了列寧黨的經驗，因為他們是列寧主義者。而且在將來蘇聯共產黨所有能適用於其他國家的積極的經驗將屬於所有工人的政黨。但是，對多列士同志來說，難道從列寧時代起一直到今天國際工人運動就毫無變化嗎？世界上建立

了各个偉大的共产党，其中之一就是法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在許多国家取得了胜利。他举中国为例，強調說不能够說中国沒有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而其他国家不應該从它的經驗中得到啓示。

維塞林諾夫說，假如承認有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也必須承認有不同的經驗。这些不同的經驗和对它們的承認不会分裂社会主义世界，也不会削弱它，而是，正相反，只会在健康的列宁主义原則上，加强它和使它团結。这些經驗不可能只能由一个中心傳播出来。当我们南斯拉夫人說到这一点的时候，某些国外的人士想把我們說成是要以这种态度来宣揚我們自己是主要和唯一的中心。只有那些希望保持唯一的中心和把一党的經驗强加于一切人的人才能得出这样的結論。

維塞林諾夫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認為，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它的內容的問題不能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方式来提出，即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态度是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石。在南斯拉夫人看来，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首先在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正确态度，在于不干涉党和国家的国际事务，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主要是各国党所共同的东西——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从它們自己的發展中产生的它們的具体經驗。

維塞林諾夫說，在我对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最近一次全体會議說了上面这些話以后，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国党的領導既沒有能力，又沒有意志，来正确地認識当前的事件，并且从这些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訓。他們認為，在这些对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日子里，如果他們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且固执地捍衛他們的老的信誉扫地的公式，他們就是最好地履行了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义务。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苏联“真理报” 关于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956年11月27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莱德1956年11月26日电：“战斗报”在明天出版的一期上回答了莫斯科“真理报”最近刊登的题为“争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的文章。“战斗报”指出，在“真理报”的文章里，关于准备进行友好的批評和交換意見的提法是一个肯定的新东西。“战斗报”強調指出，不幸“真理报”在这样一种討論上并没有做到言行一致。“真理报”一方面強調它忠于自由交換意見的原則，另一方面实际上却抵抗这样的討論。

这篇由“战斗报”国外政治編輯約澤·斯莫尔所写的文章強調說，长期以来，人們就感觉到有必要根据上述原則来进行一次討論。

如果共产党人之間在过去有过較為真誠和平等的討論的話，今天社会主义力量在匈牙利遭遇的現象本来大致是不会發生的。

斯莫尔追述說，以总書記鉄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正在为爭取在当前国际問題上建設性地交換意見而斗争，这种交換意見不去粉飾事实，也不忽略当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劳工运动的發展中一些根本問題。直到現在为止，这一类型的意見交換做得不够，显然不是南斯拉夫人的过錯，事实上，他們的建設性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某些国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十分正确的了解。

“战斗报”指出，世界上有着許多非常有意义的問題应当用一种公开的和建設性的方式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應該是不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應該出于确立客觀真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将有利于社会主义事業的肯定結論的眞誠願望。尤其有必要对匈牙利的悲慘的事件作認眞的深入的分析，并找出这些事件的眞正根源，保証这种事情不再發生，这不但为了过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为了将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对澄清思想和消除可能导致我們在匈牙利所看到的令人伤心的不幸事件的一切东西作出貢獻，这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共同义务。

“战斗报”指出“眞理报”“在討論中言行不一致”。“战斗报”回忆說，这家苏联报纸对鉄托演說的主要指責是断言国际反动派利用了那个演說。关于这一方面，“战斗报”問道，“眞理报”是不是可能想說，由于国际反动派的存在，就不应当进行公开的討論和进行建設性的批評。那是不是說，共产党人可以不把事实放在眼里，可以不談眞理。

“战斗报”写道，“眞理报”文章还包含了和关于他們准备公开地交換意見的声明相違反的其他的東西。“眞理报”在評論鉄托演說中在很大程度上又采取了旧的斯大林的方法。这篇文章充滿了不正确的东西、武断地解釋态度以及歪曲某些言論。許多結論不是从南斯拉夫人实际上主張的东西而是从强加在南斯拉夫人身上的东西中得出来的。“眞理报”在它評論鉄托的演說中使用了塔斯社早就用的同样捏造手段。它歪曲鉄托的話，說个人崇拜是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产物，并且在关于个人崇拜的論战中对鉄托所說的話的实質避而不談。人們不得不問为什么“眞理报”沒有把鉄托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全部提出来；为什么它不把說明鉄托心里是怎么想的那整句句子登出来而只是从中摘出两三个字。“战斗报”在援引了鉄托演說中說明个人崇拜的那一段話后又提出它对于塔斯社最近的評論提出过可是沒有得到答复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为什么塔斯社和“眞理报”都

不援引鉄托的話。为什么它們在对南斯拉夫的态度进行辯駁时不討論这个論点：个人崇拜的根源在于官僚組織机构，在于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即無視劳动群众的作用和願望，在于那些脱离劳动群众而尽管群众对他們不滿还是保持他們的領導地位并奉行同样的政策的領袖。

“战斗报”說，很困难排除这样的印象：“真理报”避免在那个問題上进行真正的討論。情况看来是这样，“真理报”缺乏勇气来正視已經存在的事实。实际上，这种逃避现实說明为什么某些共产党在糾正过去所犯的錯誤方面做得很慢，并且在执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新的方針时不够大胆。

作为“真理报”严重曲解事实的一个例子，“战斗报”援引了鉄托所說的关于霍查和謝胡的話，他們两个人的活动已經証明，他們和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毫無共同之处。不幸的是，“真理报”歪曲事实，并且設法把鉄托的話說成是对一个小国家和一个小民族的代表的攻击。“真理报”在这样歪曲了这种态度后，它就指責南斯拉夫不遵守平等的原則，并且干涉其他国家和党的內政。“战斗报”繼續說，这种根据捏造而进行的指責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所有南斯拉夫公民中間引起了关于苏联領導方面的真正态度的严重的疑問。鑒于在最近的过去在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所發生的事情，并且鑒于在国家之間和党之間的关系上仍然在發生的事情，人們本来期望，“真理报”在对待這個問題时無論如何是可以更为負責一点的。

說到霍查和某些同一类型的其他領導人的时候，“战斗报”回顧了关于拉科西和格罗的經驗，他們曾經长期享受許多国家的共产党的積極的、無保留的支持，甚至当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整个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全体匈牙利劳动人民都反对他們的时候还是这样。只是匈牙利的悲慘事件才打开了某些共产党領導者的眼睛，他們才譴責拉科西和格罗。然而，看来甚至直到現在，他們当中的某些人还不打算作到底。关于这一点，“战斗报”

問道：難道舊的政策不會像在匈牙利所造成的那樣造成同樣惡劣的結果嗎？對於正在給包括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在內的一切社會主義力量造成損害的那些表現，真正關心社會主義的利益的人能夠以一種虛偽的表面上團結作為借口而默不作聲嗎？

當鐵托談到霍查在阿爾巴尼亞所起的作用的時候，他心裏想的只是這一點，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這特別是因為“真理報”偏偏刊登霍查的文章而沒有對他的任何說法表明報紙本身與它並沒有關係，而他的這些說法不僅是對南斯拉夫的污蔑，並且是同社會主義的利益相抵觸的；甚至對霍查發表了一些與蘇聯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相抵觸的概念，“真理報”也沒有過問。“戰鬥報”又說，此外，當蘇聯的同志一開始討論的時候，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就立刻開始槍斃人了。這是指在地拉那處決三名阿爾巴尼亞愛國者這件事說的。

“戰鬥報”着重說明，南斯拉夫人不反對批評南斯拉夫，只要這種批評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和不超出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的限度。然而，像霍查所寫的那類文章簡直是一種無恥的污蔑，而當這樣一種污蔑之詞竟被“真理報”刊載的時候，那麼顯而易見這是不能有助於促進南斯拉夫和蘇聯共產黨人之間的信任的。

報紙接着說，當我們在“真理報”上讀到了所謂我們南斯拉夫人“夸耀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經驗吹噓為放之四海皆准的和最優良的經驗”的說法以及“在南斯拉夫報刊上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一種思想，似乎‘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最正確的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能的道路”的說法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得出這種印象：目前存在着一種不懷好意的企圖。這是一種拙劣的對事實的歪曲。我們不能讓他人借批評的幌子把同我們的態度絲毫沒有關係的東西歸咎於我們。我們不能讓人們用完全同我們的態度相違反的什麼東西來攻擊我們。

“戰鬥報”追述“真理報”這次承認“南斯拉夫也有建設社會

主义的特殊形式”，报纸說，在这家苏联报纸关于南斯拉夫經驗的文章中，存在着一些并不是批評而倒像是要惡意詆毀南斯拉夫的成就的东西。为了抹杀南斯拉夫在建設社会主义方面的經驗的意义，“真理报”惡意地指出了南斯拉夫的經濟困难并且把这些同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态度联系起来。这家苏联报纸写道，很明显，南斯拉夫从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在它的經濟中有多末大的意义，而鑒于从資本主义国家来的援助是它的經濟的基本部分的事实，它不能認為这样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什么特別的好处。

“战斗报”強調指出，“真理报”是非常清楚地知道發生这些困难的原因的，如果像南斯拉夫这样的一个落后小国能够不顧双方的压力，不仅維持了它的社会主义經濟，而且通过这种經濟还發展了它的生产力（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平衡發展），那正是这种制度的优点。但是，这里最有趣的事情是，在抹杀南斯拉夫的經驗的企圖方面，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經濟合作受到攻击。这种攻击事实上是对南斯拉夫关于普遍展开广泛的国际經濟合作的概念的批評，并且暗示，同資本主义国家进行这种經濟合作的国家，很难是始終不渝的社会主义建設者。“战斗报”強調說，这一类的暗示都是非常不恰当的，它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自己会維持他們的社会主义秩序，因为他們最能知道什么对他們是有益的，什么是沒有好处的，同其他国家合作的限度就在这里。因此，对于这种暗示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理解，只能認為是破坏南斯拉夫的国际威信的企圖。

“战斗报”着重談到“真理报”对鉄托演說中分析匈牙利局勢，指出匈牙利和苏联之間不平等关系的后果这一部分提出的批評是沒有根据的。“战斗报”強調說，如果“真理报”不是攻击鉄托所說的关于想使自己得到自由和独立的手無寸鉄和装备簡陋的匈牙利人民的抵抗的言論，而去解釋为什么發生这种現象和匈牙利的这种广泛的和根深蒂固的反苏情緒的原因在那里，

那是会有更多的益处的。这些不是应当認真考虑、应当加以分析和应当老老实实談談的問題嗎？

“战斗报”接着追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發表的声明，这项声明欢迎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宣言，并且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对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的要求、对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質福利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中国的声明說，适当滿足这些要求不仅有利于所有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结。接着，这项声明追述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常常有一些人忽略各国平等的原則，声明并且強調說，这种錯誤就其性質來說是一种資產階級沙文主义的錯誤。这种錯誤，特别是大国的沙文主义錯誤，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業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損害。

“战斗报”強調說，凡是对事情抱实事求是的看法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忠誠战士都不能不同意中国政府声明里提出来的这些說法。

“战斗报”写道，斯大林对其他国家实行的不平等的、霸道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这些国家的反苏的感情，这种感情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反苏情緒。这种情緒所达到的程度在匈牙利最近这些天当中可以看出来。在这方面，“战斗报”指出，苏联以及一切把社会主义事業放在心上的人們有必要研究一下这种反苏情緒会發展到什么地步以及对社会主义会产生什么后果。应当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不仅对苏联有害而且对社会主义力量普遍有害的不健康的状况，并且在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建立起真正友好的、牢固的关系。

“战斗报”強調指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真正友誼，只有在国家之間的关系真正平等的地方才能找到。一个大国在別的国家享有多大威望和同情，要看它自己用行动建立起怎样的威望和同情而定。

“战斗报”然后說，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今天根本沒有反

苏情緒，苏联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所享有的威望远比在其他东欧国家人民中所享有的威望更为巩固和真实。这是由于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是真正平等的。沒有干涉內政的事情。这种关系使南斯拉夫公众輿論能够现实地估計苏联的作用，区别什么是消極的，什么是積極的。但是，在这种平等关系不存在的地方，也就沒有现实地估計对方的可能。在外国控制引起人民厭恶的地方，連最进步的輿論也往往不能把消極跟積極的东西区分开来。

“战斗报”強調指出苏联領導在最近發表的声明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間的关系应该怎么样这个問題給了肯定的答复，“战斗报”說，在原則上确定的这种关系的發展的方針，不論从理論的角度或者實踐的角度来看，都沒有坚持不渝地加以貫徹。目的是要保證使关于互相关系的民主原則和关于“社会主义陣营”的旧理論取得妥协。所謂“社会主义陣营”的旧观念必然是同关于“領導国家”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相联系起来的，这是跟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不平等的关系相抵触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缺点，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的声明仍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間的关系的进一步發展的一个積極的出發点。因此，問題的本質在于實踐、在于言行之間的关系、宣言和日常的具体政策之間的关系。

“战斗报”在文章的結尾中指出，到目前为止，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已經發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不应该对之估計过低的。但是它們也沒有大到足以改变了这些关系的本質的程度。匈牙利的悲惨事件已經把事情带到了危急关头。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出，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須要有所改变。虽然有若干不同的式样，但是选择的余地却很少。事实上只存在着两条道路：倒退到斯大林主义，或者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民主的平等关系；执行对广大群众实行官僚主义的統治的旧政策，或者走实行不断把群众更广泛地吸收到社会政治的机构里去的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的道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霸道政策，或者創立像在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間已經發展了的、并且在波兰和苏联之間正在成功地發展着的那种平等的关系。那就是今天的根本問題。但是“真理报”似乎看不到这一点。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 关于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956年11月28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萊德 1956 年 11 月 27 日电：明天的“战斗报”的一篇簡短的評論說，最近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刊載的一篇評論鉄托总統在普拉的演說的文章。那篇文章里的解釋和“人民之声报”以及其他報紙就南斯拉夫情况和一般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和方法向阿尔巴尼亚人民所作的其他解釋是决沒有什么不同的。这些話仍然是令人厭惡的咒罵和污蔑，神志正常的人是会耻于把这些話登載到報紙上去的。

这篇評論說，在最近这次攻击南斯拉夫以前曾宣布槍决了三位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人民之声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和授意写这篇文章的人事实上不过表明他們極端害怕，唯恐有什么东西会給阿尔巴尼亚人民看到和听到，因为那些东西是与被正式宣布为社会主义的这种现实相反的。这篇用来反对鉄托的立場的文章带来这样的危險：阿尔巴尼亚的領導不会离开它多年来所走的道路。由于屠杀了所有敢于抱不同思想，更不用說敢于采取不同的行动的人們，这条道路已經搞得通暢無阻了。

評論員最后說，阿尔巴尼亚沒有任何新的东西，一个新的流血牺牲也許会标志着霍查和謝胡正在驅使阿尔巴尼亚走着的这条远离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往前走了一步。

法国伊夫·摩罗：
关于“政治报”的一篇文章

(原载1956年11月28日法国“人道报”)

貝尔格萊德的“政治报”昨天早晨刊載了一篇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員約凡·維塞林諾夫署名的文章，文章內有对我们党的猛烈攻击。

維塞林諾夫在談到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會議的工作时，指責参加这次會議的同志們从事“捏造”和“粗暴地歪曲事实”，“陷在公式和教条里”，“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来正确看待当代的事态發展，以便从这些事态發展中吸取必要的教訓”，而且不讓“新鮮空气”进入我們的“烟霧騰騰的办公室”。

正如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會議結束时所說，令人遺憾的是，南斯拉夫报纸的这些新攻击正好發生在我們党和党的領導机构遭受反动派和受反动派利用的人們凶狠攻击的时候。

且不談“政治报”的極端無礼的言辞——有前面所引的話为証——，看来“政治报”的論爭圍繞着三个主要論点。

“政治报”首先写道：“指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企圖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立場和道路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这是可笑之極的說法，因为正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过去曾經为反对一个党干涉其他党的內部事务而斗争，而且仍然在为此进行斗争”。

如果我们竟然使維塞林諾夫同志感到好笑，这是我們法国共产党人同很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所享有的一种特权。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不久前还認為應該特別提醒南斯拉夫的同

志們：“互不干涉和權利平等的原則對時常談論這一點的人們也適用。”維塞林諾夫本人似乎對恪守這些極好的原則感到有些為難，因為他居然擅自把法國共產黨人同他們的領導機構對立起來，而且毫無道理地指責法共領導機構拒絕同法共黨員進行討論。

而況“政治報”有一個令人遺憾的習慣，就是如上述的那樣干預我們黨的內部事務。“政治報”幾天以前不是曾經對它認為在我們隊伍里看出的、據說目的在於懷疑黨的原則本身的“激動情緒表現得不够嚴肅”而感到遺憾么？如果“人道報”竟然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作出這種評價，“政治報”將怎麼說呢？

“政治報”所發揮的第二個論點是“制度”問題。正如鐵托曾經說過的一樣，“政治報”肯定匈牙利事件的主要責任首先不在於像斐多菲俱樂部那樣的組織的陰謀和瓦解活動、不在於納吉的投降、不在於霍爾蒂分子和外國帝國主義者，而在於“制度”。“政治報”甚至譴責“整個制度”，就像那些在匈牙利發動白色恐怖的人所作的一樣。

“政治報”寫道：“有一些腐朽的東西”。我們也這樣想。但是在我們看來，腐朽的東西是資本主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必須堅決地同資本主義進行鬥爭。

“政治報”難道指責我們這樣作嗎？人們可以懷疑它是這樣的，因為它談到我們黨的時候寫道：“法共很少考慮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竭力堅持不懈地設法證明一切不幸都來自階級敵人，竭力設法證明應該在階級鬥爭中尋找事態發展的原因”。難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不正是把階級鬥爭視為歷史的原動力嗎？

人們可以理解，“政治報”既然懷疑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被尊重的原則，它就對匈牙利事件作了違反歷史事實的“解釋”。

最後，“政治報”竭力否認“對蘇聯的態度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試金石”。

“政治报”写道：“为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党的态度，或是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党的态度呢？”

而“政治报”所谈到的我们的中国同志是不同意它的观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不久之前声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国家必须“以苏联为首加强它们的团结”。

这样并不因此就否认每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情况，但是正如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上所提醒注意的，很明显：如果国际工人运动存在几个中心，就会损害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一致。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拥有无比丰富经验的十月革命的国家仍然是一切革命者作为表率典范。

正是“政治报”所指責的苏维埃“制度”使得人们能克服同个人崇拜有连带关系的错误。象南斯拉夫报纸——以及我们的资产阶级报纸——那样长篇大论谈“斯大林主义”，是提出一个不真实的问题。

象“政治报”的这样一篇文章只能不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但是，也是在昨天，另外一家南斯拉夫报纸“战斗报”表示赞成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之间进行“建设性的交换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提醒一句：我们党半年来徒劳地建议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会晤以便进行这样的讨论。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将继续努力，以使两党之间恢复正常关系。但是要使建设性的交换意见得以实现，显然必需双方都愿意。

蒙古“真理报”評論：
为社会主义陣营力量进一步团結而奋斗

(1956年12月1日)

最近国际局势又严重地緊張起来了，在这方面，尤其是英、法和以色列武装进攻埃及起了很丑恶的作用。

同时，最近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偉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的团結进一步巩固起来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奉行的一貫的和平政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人类愈益广泛的支持。团結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国家的强大無比的力量所在，团結是它們今后向美好的前途順利前进的保証。

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和实力不断增漲，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瘋狂的痛恨，帝国主义用尽全力，阻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和平建設劳动中取得的成就，阻撓它們国际威望的增漲，企圖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队伍。但是，帝国主义的这些企圖和它們所施行的任何詭計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大家知道，某些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还在阻撓我国进入联合国。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清楚地知道，蒙古是人民民主的国家，蒙古进入联合国后，又将增加一个保衛和平的呼声，但是，正义迟早会胜利的道理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秘密，我們独立、自主的国家一定会在联合国中获得合法的席位。帝国主义所使用的拖延解决这个问题的卑鄙手段不是說明这些要被历史淘汰的集团的力量，而是無能。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力量也表現在它們的憤怒和抗議粉碎了侵略者侵略埃及的計劃，英、法、以对埃及的

武装侵略，在广泛的輿論的强有力的压力下而停止。匈牙利法西斯霍尔蒂分子暴乱的失败又說明什么呢？帝国主义在这兒不是已經十分坚决地試用了一下自己的力量了嗎？帝国主义分子不是企圖極其冒險地将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拖出去嗎？

但是不能說，帝国主义已經接受了这些教訓。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它必将从事各种陰謀活动以复辟資本主义、殖民主義和一切腐朽的制度，为此目的它們不惜美金和資財，不放弃任何肮脏的勾当。

为了在各方面給帝国主义以应有的回击，为了用空前未有的办法来迎接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圖和無論是反对社会主义陣营，或是反对单独国家的勢力。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必須愈加加强互相間的友誼和合作。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过去認為，以后也認為忠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意味着保衛各国人民用血肉换来的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巩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团結一致。

为此，在本文內应适当地論及不久前鉄托在普拉所發表的演說的某些关键問題。應該說在鉄托的这篇演說中除了对国际局势的正确的結論外，还有一些不能令人十分理解的、矛盾的和在某些方面不正确的断言。

鉄托在普拉的演說中談到匈牙利事件时說，苏联軍隊进入布达佩斯是必需的，这是对的。但是，他又把苏联軍隊对匈牙利人民的帮助說成是“錯誤的”。任何人都不能認為这种矛盾的立場是一貫的和符合于实际的。

蒙古人民認為，苏联政府应匈牙利政府的要求，派遣根据华沙条約駐在匈牙利的軍隊帮助匈牙利人民鎮压法西斯分子的暴乱是对的。

如果苏联軍隊拒絕在暴乱时帮助匈牙利人民，那末法西斯制度即战争的温床必定会在匈牙利复辟。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苏

联軍队的援助不仅拯救了匈牙利人民免于法西斯奴役，而且拯救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人民免于新战争的威胁。

铁托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对苏联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他強調說，好像“个人崇拜實質上是一定制度的产物”，实际上，个人崇拜不是苏維埃社会制度产生的，而且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實質是極其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勇敢地提出了消灭个人崇拜的問題，苏联共产党在克服个人崇拜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难道铁托同志不知道这事？难道铁托还不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在于集体主义，和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由于个人崇拜的结果而造成的錯誤不可能毁灭苏維埃制度。应该指出，在这些断言中，又听到了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恶化时所有过的对苏联誹謗性抨击的回声。

生活本身要求更加强与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可靠的堡垒——苏联的兄弟的友誼关系。铁托同志在普拉的講話中斷言說，好像未来取决于“在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的新方針是否能在各国共产党內取得胜利”，說什么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像南斯拉夫报纸所写的——是唯一正确的，甚至几乎是各国社会主义發展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毫無疑义，这种观点，特别是在現在要求無論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本身或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时候，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危害。关于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建設社会主义的方法問題，这是他們的內政問題。但是，过分夸大南斯拉夫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南斯拉夫的方法会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損害，并且再一次証明南斯拉夫某些領導者，其中包括铁托在內，缺乏謙遜。

蒙古人民在1921年建立了人民政权，在自由和独立發展的35年中，看够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小国的态度上的一切詭計和手段，但是在这时期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像苏联这样真誠

地尊重我們的獨立。我國人民政權建立的35年來在克服一切困難，從封建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自己的國家的同時，積累了不少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但是，我國人民不管在任何借口下都不，而將來也不把自己的經驗強加在任何其他人民的身上。我國人民根據本國的特點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採用了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而首先是蘇聯的先進經驗。

我國人民認為，對蘇聯人民——社會主義的最先建設者的寶貴經驗一切輕視的態度，削弱與蘇聯人民的友誼的最微小的企圖，不管是有意無意都將給我們共同的事業帶來損害，而對敵人有利。

當然我們非常懂得，鐵托同志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在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中的同志。但是，我們應該肯定地說，過分地宣揚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在一切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的萬能的方法，包含着嚴重的後果。大家都明白，像南斯拉夫和蒙古這樣的國家有着很多獨特的它們自己固有的特點；不管它們兩國從事着同一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它們兩國正是根據本國的經濟、文化和發展水平的特點，而得出實現自己任務的方法，否則就不行。

同時，我們大家，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各國人民，必須學習彼此的經驗，必須相互學習在像社會主義建設這樣困難、複雜、但是崇高的事業中所積累起來的優良的東西。我們不應該盲目地互相模仿。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堅持學習彼此的經驗，根據蘇聯政府在它的宣言中所提出的關於發展和進一步鞏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的原則來鞏固我們與偉大蘇聯的友誼。

我國人民對於蘇聯和南斯拉夫關係的正常化以及我國和南斯拉夫的建立外交關係感到由衷的高興。

我國的勞動人民知道，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的關係中間，仍然應該有公正的、同志式的批評，以便消除在工作中

揭發出来的缺点。

但是，不能把鉄托同志演說中的某些地方也叫作批評。鉄托在口头上把自己說成是一个不干涉別国内政的捍衛者，可是，实际上，却在作着各种攻击反对各兄弟共产党的領袖，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人为的分裂，并且声言似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二个派別：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

蒙古人民認識到，正当目前国际反革命势力积极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一致、企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分裂的时候，必須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結社会主义的一切力量。蒙古人民認為，某些爭执問題應該符合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而斗争的人民的利益，用友好和同志式的精神来求得解决。只有这样来解决問題才能达到期待的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不为带有丑惡目的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所利用。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保加利亚“工人事業报” 关于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956年12月2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萊德1956年12月2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在評論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事業报”关于鉄托总統最近在普拉發表的演說的文章时指出，这篇在11月27日刊载在这家保加利亚报纸上的文章没有一点可以对討論国际劳工运动中的特出問題有建設性的帮助。相反的，这篇文章的精神、語調和态度是令人惊奇的。

这篇由索拉伊奇写的評論指出，“工人事業报”用从鉄托演說中挑出个别字眼和断章取义并且捏造的办法，得出它所需要的結論。評論員引証了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报这样一个結論：“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物”和新出現的“馬克思主义者”低声地談論摆脱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而独立的事，这事实上是掩盖了他們对一切共产主义事物的極度仇恨。評論員說，如果“工人事業报”稍为注意一些閱讀南斯拉夫和苏联領袖簽訂的貝尔格萊德和莫斯科文件，特别是那些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間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的部分，那是有好处的。遺憾的是，虽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現在已經过了这么长的時間，但是一个共产党的机关报竟然仍旧采用“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無敌旗帜下”进行政治上的暗諷这种名声很坏的办法。

报纸接着說，今天，特别是在匈牙利国内的不幸事件以后，人們却还不能了解从鉄托的通篇演說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一个简单的真理，即遮掩錯誤不能实现国际劳工运动的团结；这

种情况的的确是奇怪的。从匈牙利的事件中取得的經驗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反人民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能够产生什么悲惨的后果。

报纸評論員問道：“工人事業报”所想的会是什么样的国际劳工运动的团結呢？当然，它不可能是指的这样一种团結：1948年以后曾利用这种团結的名义对被诬告的人們进行了审判；而且利用这种“团結”的名义屠杀了大批共产党領袖。利用这种团結的名义，曾經向南斯拉夫边境的守軍开火，并且組織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瘋狂运动，同时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中經常出現最暗無天日的恐怖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借着所謂“更高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位評論員接着說，的确，更高的利益是存在的，但是应当从社会主义的真正利益、真正关怀促进社会主义的真正利益方面去謀求这种更高利益，而不应当从簡直毫不注意社会主义利益的实际內容的空喊的口号中去寻求更高的利益。匈牙利事件已經表明，拉科西和格罗集团那种自称忠于社会主义和苏联的騙人的言論是多么沒有价值，它对总的社会主义和特別是苏联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战斗报”評論員最后說，“如果‘工人事業报’是在悲悼被埋葬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团結”，那么它最好还是不要談社会主义，不要談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間的合作。因为再抬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無敌旗帜”是沒有用处的了。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新德意志报”关于鉄托演說的文章(摘要)

(1956年12月5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尔格莱德 1956年12月4日电，明天的“战斗报”發表文章，評論东德統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最近对斯大林的毫無根据的贊揚，并且称这家报纸对波兰統一工人党的政策的攻击是不恰当的。“战斗报”追述說，“新德意志报”的主編在他的文章中發揮了这样一个論点，認為斯大林主义从来沒有存在过，認為尽管斯大林犯了許多錯誤，斯大林还是起了積極的作用。据“新德意志报”說，不能够談什么斯大林主义，因为“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是帝国主义宣傳材料庫中的东西”。

“战斗报”評論員強調指出，說到企圖为斯大林辯护，回顧一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斯大林的十分否定的評價确实是必要的。这次代表大会揭發了斯大林統治的严重后果，并且决定把大力扫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一項基本任务，使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能够进一步發展。說到这里，評論員追述說，“新德意志报”也曾經拥护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包括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問題所作的估計和关于必須消除其后果的決議。而且，这家报纸曾經強調指出这些決議的重大意义。然而，今天，代表大会結束还只有几个月，这家报纸写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好像完全忘記了莫斯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說了些什么似的。或許，这是不是說，“新德意志报”今天不同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決議了呢？

“战斗报”然后發表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說的关于斯大林

的話的大篇摘錄和他的官僚主義統治的種種後果。從這些摘錄中很明顯地看出，斯大林統治的特徵是蔑視和無視勞動人民的作用、要求和願望。很清楚地，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個人崇拜而是在於它同勞動人民的消極關係、在於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不相稱的政府制度。正如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那樣，斯大林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建立和加強一個官僚主義的機器、特別是警察。斯大林統治的支柱既不是黨也不是人民而是黨和群眾控制不了的官僚主義機構，這個官僚主義機構的工作是違反勞動人民的願望的並且是違反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組織的利益。

最後，“戰鬥報”質問道，在提出了有關斯大林和他的統治的一切事實之後，任何人怎麼可能認真地為沒有斯大林主義的這種說法進行辯護。這不只是一個人崇拜的問題，而主要是一個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的、官僚主義政府制度的問題，難道這一點還不明顯嗎？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
1956年12月7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
议会上的演说（第一部分）

（原载1956年12月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我想乘讨论我国经济政策中的迫切问题的机会，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政治方面。如果我顺便谈到了某些同我们的经济政策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我看来在政治上是同它紧密相联的问题，那就请主席同志原谅。在讨论经济计划的过程中，有人有的时候会忘记政治方面，忘记我们政治制度的发展，忘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发展。重犯这些错误可能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我们的政治制度、国内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取决于我国经济政策的性质。我们整个社会的内部稳固以及它的顺利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方面的进步。

每个人都知道，一方面实行极端紧张的、要求全体人民作出巨大努力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无障碍地发展民主，这是不可能的。譬如，大家清楚，假如把工人委员会和公社的物质基础缩小到最低限度，那就谈不到充分发挥它们的创造性。

我们过去对这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关系可能是关心得太少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是由于种种客观困难，由于我们所处的特别困难的国际环境，由于我们这样一个年青的社会缺少经验。但是假如有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我们还继续犯这些错误，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原谅这些错误了。

在原则上以及在实践上我们早就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论

点，按照这种論点，要發展社会主义只要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然后依靠一定的国家、政治和計劃机构来“建設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設工厂，实行农业集体化，給人們規定工資，而这一切都为了保証党的領導作用。但是对于我們來說，建設社会主义的概念無論在實質上或者形式上，范围还更广泛，內容还更复杂，它只有一部分是取决于領導力量的主觀願望的。过去我們这种观点常常受到攻击。然而，最近的匈牙利事件再一次提醒了所有不願意考虑事实的人，以及認為随着革命的胜利或者某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客观的社会規律就会停止起作用的人。正相反，誰要想輕視这些規律，誰就会吃苦头。

共产党的真正社会領導作用不能由法律規定。党只有根据客观的社会發展規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領導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由于这些法則是通过人、通过各种社会階級起作用的，共产党或某种其他有組織的社会主义的領導力量(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当組織得使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傾向能通过它以及整个社会結構表現出来；它自己也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發展而改变。假使一个政党不懂得这点，無論它怎样大拍自己的共产主义胸膛，無論它怎样炫耀自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标榜它的历史領導作用，它仍然会对社会主义的發展起阻碍作用。如果它繼續硬要走这条道路，甚至可以变为反动力量。如果認為，一个党只要称为共产党就可以保証自己的政权的进步和民主性質，那就是严重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錯誤看法。这点在匈牙利表現得很明显。在那里，一个官僚专制的反民主制度，違反劳动人民大众的意志，多年来奉行了一个小集团的某一种专制政策。这在最后引起了武装行动，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階級，也就是只能体现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階級。这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誰利用了工人階級这种憤怒，不在于工人階級在自發地起来反对社会上不可容忍和反动的东西以后跟着什么样的口号走。重要得多的是要肯定这样

一个事实：某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已經变成了严重妨碍社会主义發展的障碍，以致促使作为社会主义發展的主力的工人阶级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因为除此以外它没有任何途径能表达自己的意志。

匈牙利事件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悲剧。这件事尤其是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教训和鞭策。这次事件首先使所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愿望受到鞭策，体现这种愿望的观点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应当使已經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觉悟的劳动人民群众，能够经常地表现出他們的最进步的物質和精神發展，沒有阻碍地改变旧制度。这就是要求民主化的含义，目前这种要求正是在許多沿着社会主义發展道路前进的国家里的主要要求。

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复杂，那就可以有一些革命的政治限制暂时存在。但是，这种限制的存在不能使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自由發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們会变成官僚主义的专制統治。不言而喻，在一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和社会关系中运用国家威力并不是充分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手段。不应当忘記，只要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經濟关系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就談不到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談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終归應該摆脱官僚主义的障碍，以便使它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动力發展，能够依靠社会經濟关系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通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自觉的主动性得到巩固，并且以此自衛。正因为这样，如果沒有适应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各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平行發展，社会主义便不可能进步。

我国运用这一原則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有时成績大，有时成績小）。斯大林批評我們的共产党消失在人民陣綫和群众之中，实际上正是批評我們在社会主义發展中的这种民主傾向。但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恰恰是由于發展了这种民主并且同时反

对于把社会倒拖到过时的政治形式去的假民主的空话而巩固起来的。而匈牙利社会主义的危机则恰恰是由于缺乏一切民主而引起的。

匈牙利事件清楚地表明，解决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意义。此外，这些事件还表明，目前我们主要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当前迫切和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在我們解决这些问题时，应当保证更迅速地发展我們的民主结构。

目前在共产党的报纸中进行这样的辩论：匈牙利革命事件爆发的原因是过去政府所犯的一些错误还是政治制度。显然，虽然产生了一些错误，但是如果群众过去有可能表达出自己要求改变威信扫地的领导机构的政策以便纠正错误的愿望，那末产生个别错误这件事本身不致会引起群众这样坚决的反抗。社会主义劳动群众既然没有可能表达这些愿望和纠正错误，那就很明显，问题正是在于把群众同政权隔离开来的某种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在领导机构的政策和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迟早总会首先使这个领导脱离群众，然后引起这些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政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使他們没有可能去影响对社会关系中各种事务的管理。

可见非常明显，我們所说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讓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我們这里指的政治制度是下述这样一些政治形式和方法的总和：这些政治形式和方法隔絕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不讓他們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权，加强了党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因素，并且使它們逐漸掌握政权的一些杠杆，結果，政权就会变质而成为不同于工人阶级政权的東西了。在匈牙利，正是这种过程使共产党脱离群众，促成某种官僚主义集团的专制，这个集团根本忘記了要去关心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望。作为馬克思主义者，我們时刻不能忘記，各种官僚主义，特别是经济技术至上主义，根据其本身的邏輯来看，在过渡时期势必会把

的結論會麻痺社會主義意識，但是遠不能說是對真正原因已有了認識，因此遠不能說正確地解決了問題。抱有這種觀點的人甚至沒有考慮到，自從匈牙利工人階級憤怒爆發後，匈牙利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出發點已經同1945年不同了。用這樣的方法已經不能夠解決問題了。這樣做只會使匈牙利悲劇產生的原因變本加厲和日趨複雜。如果誰真正想找到和說明當前危機的實在原因，那就得設法去尋找和說明這個危機的真正原因。這就牽涉到社會主義中極其重要的一些問題，因此，真正珍視社會主義的人就不敢忽視真正原因。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沒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證通過進化過程來改變一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中的某些政治形式和社會關係，那么就難免發生政治危機。對事件作客觀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人可以根據第一種估價首先提出幾個很實際的問題。首先，如果問題只在於拉科西—格羅集團所犯的某些“錯誤”，而不在於那種對社會主義發展已經開始起反動作用的官僚主義制度，那麼為什麼這回匈牙利勞動群眾只有採用武力和拿起武器才能反對產生這些“錯誤”的政策呢？

匈牙利工人階級為什麼沒能夠通過相應的代表機構，或者即使是通過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它曾經被人說成是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隊伍，而其實，它已經失去了同工人階級的任何聯繫）以正常的方式來表达自己的願望呢？最後，硬說工人階級在獲得自己勝利的第十一年跟着反革命跑了，這難道會使社會主義的良心感到寬慰嗎？即使我們假定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畢竟還應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對工人階級使用大棒呢，還是應該對把工人階級弄到使它不得不起來反對自己的歷史利益這種荒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然而，這種錯誤邏輯不能不使人得出一個同社會主義特別是同馬克思主義絲毫不相干的荒謬結論：任何一個黨或者是國家可以在沒有工人階級，甚至是違背它的意志的情況下建設社

会主义。

当前匈牙利的关键问题是必需 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

从实质上来说，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不错，在对国家制度、民主和党—政治关系的观念方面，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抽象自由言词的影响，但在同时，它坚定地起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仅如此，它通过组织工人委员会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成果，把这一所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形式变成彻底的公有制形式，也就是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值得注意的还有，工人群众主张建立统一的工人委员会和使它们自下而上地团结起来，以便造成条件来直接影响中央国家政权。这件事的本身就证明，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虽然思想上陷入了自发的混乱，但它实际上还是找到了取得政权的正确道路。

当然，今天很难讲匈牙利工人阶级在为政权而继续进行的斗争过程中能不能保住在企业中的这一阵地。毫无疑问，必然会得到国外愈来愈大的支持的、复活了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企图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在这方面的方针是很明确的。在第一个阶段，这些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瓦解来重新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个阶段，这些反动势力乐于泛泛地谈论自由和民主（这特别是因为他们很软弱）。一旦夺得政权以后，它们很自然地就会至少部分地取消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无论如何都会要限制工人委员会的作用和不断取消工人委员会。

党在中央的一切壟断（不管是一个党或几个党）同生产者群众通过企业和公社中的工人委员会来实现的真正的决定作用是不相容的。因此，毫无疑问，匈牙利的新的“多党制度”很快就会同工人委员会发生冲突，这正像想重新建立某一个官僚化政党

的旧式壟断的一切尝试目前的遭遇一样。

可見，如果認為 11 月 4 日以后匈牙利的革命冲突已經走上了某种正常的發展道路，那就是巨大的錯誤和陷于片面了。恰恰相反，为匈牙利徹底的社会和政治管理形式进行的战斗，在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并且，任何不願意臆測的人都不能說这场战斗会怎样告終。当然，可能性最大的是社会主义力量保住了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但是不管怎样，工人階級在通过斗争和失敗获得經驗以便老練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新的民主結構以前，会不得不流大量的血和經受許多失望。此外，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失敗，从而使匈牙利变成極端危險的国际冲突的对象。

对苏联第二次干涉的看法

对苏联的第二次干涉我們也是这样来看，不管这种干涉的出發点是什么。这里不仅考虑到人民有权自己解决自己内部的矛盾，同时还因为干涉（指在社会危机的时候）本身永远是解决不了問題的。干涉只能把这些問題的解决延緩一个时期，但它也会使問題尖銳化。在这种意义上講，苏联在匈牙利的干涉的本身对匈牙利内部矛盾的解决也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但是，如果这次干涉将阻碍内部政治制度的各种問題的解决，而这些問題的解决又是为希望保證匈牙利社会主义健康發展所必須的話，那么这次干涉無疑会使情况复杂起来，并且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是，我們同样認為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那就是只要这种干涉能制止繼續流血并且提供可能来組成这样一个政府和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府和政策能在某种改变了的政治制度基础上把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团結起来，并且保證工人階級能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类似机构，真正对国家政策产生过去沒有产生过的影响，那末，在匈牙利具体条件下的苏联干涉的禍害，可能会小一些。只有这种積極的后果才能說明苏联的

干涉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些后果，那么干涉的行为本身也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我们的这种态度今天处于两面夹攻中。有些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谴责我们没有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干涉；另外一些人以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民主原则的名义，非难我们没有无保留地反对这次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在今天，当匈牙利社会处于这样深刻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根本起不了决定作用。这次干涉不是错误的开始，而是错误的结果。因此，这次干涉并不能把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从危机中挽救出来，而只是更清楚地表明拉科西—格罗时期的匈牙利政治形式是站不住脚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苏联干涉匈牙利期间，起着主要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起着主要作用的是现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对比问题。一切稍有现实感的观察家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今天的国际情况下，当匈牙利的内部发展已开始为其他方面的干涉创造了条件，即是说西方可能在匈牙利建立政治基地的时候，苏联的干涉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那种局势会大大地破坏目前欧洲的力量对比，会严重破坏目前的均势，甚至会危害欧洲的和平。各种“自由欧洲”之类的机构，以及匈牙利的形形色色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领袖都证实了这类看法。毫无疑问，这种因素甚至对我们的态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要说苏联政府的态度了。因此，我们尽管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干涉和这种干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后果感到十分忧虑，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仍然认为，今天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决定于宣布拥护或是反对苏联的干涉，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次干涉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目前国际局势所引起的。

实际上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一个曾经发誓忠于社会主义的政府当政十一年之后，在一个被认为比较发达的、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国

家中，怎么会發生这样的事情呢，事情怎么会演变到恰恰是由这个阶级来發動武装斗争，怎么会使这种憤慨心情發展到要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呢。把这种过程称为革命也好，称为反革命也好，反正事实是这样：工人阶级，并且是多数，起来反对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权，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末从起义中就不会产生什么結果。现在也正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这种干涉所带来的东西，反对恢复旧制度和旧方法，毫無疑問，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拉科西—格罗政治制度的社会性質。

因此，目前的匈牙利的主要問題正是某些国家共产党今天坚决否認的事实，并且正是今天应当談一談的問題。这就是必須徹底改变政治制度的問題，而不是撤換一些人和任命另外一些人和糾正个别錯誤的問題。只有在做到这一点之后，才能大大减小苏联干涉对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消極影响。

从这些前提出發，我們認為必須給卡达尔政府以政治上的支持，期待或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并且乐意同工人阶级，即同工人委员会以及同匈牙利的其他真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派别、包括前納吉政府人員建立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达尔政府就可以成为某种首先依靠工人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民主力量集中的出發点，这才能建立自主的、并且是足够强大的、民主的、同时毫無疑問是社会主义的内部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秩序和人民的信任，能为苏軍的撤退以及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創造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卡达尔政府才能在解决匈牙利的国内社会矛盾方面成为进步的、公正的因素。不然的話，即如果这个政府不采取这种方針，例如最近發生的某些情况（首先是南匈两国政府之間就不再給納吉和其他人避難权一事达成的南匈協議遭到破坏，以及把这批人送往羅馬尼亚去的事实），使人有理由严重地担心，这种趋向可能在匈牙利得胜。如果是这种情况，这种唯一的机会也会錯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要再一次受到打击。这种發展就会使資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思想意識的动

力而抬头，而劳动群众本身就会被引得更向右轉了。

因此，我們認為，这就是苏联干涉匈牙利所引起的主要問題。

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

在最近發生的匈牙利事件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员竟然害怕工人委员会。列宁曾經大胆地提出过“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虽然当时布尔什維克在苏維埃里还不是多数。但是，列宁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根据預料到，劳动群众在感到对政权的責任的时候，他們的行动必然会符合自己的利益，亦即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去工作。結果並沒有錯。在匈牙利，却沒有人有勇气提出这种要求，連工人委员会也是这样，工人委员会受小資产階級抽象的自由主义口号影响太大了。但是，不管工人委员会成了什么样子，它們总是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能在企業、自治单位和中央担負起执掌政权的主要責任，它可能很快就会摆脱有害的反社会主义的影响。由于匈牙利的共产党人过去和現在都沒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工人委员会，而只是着重宣傳必須开始工作，不提工人委员会的政权；这實質上是共产党人自己把工人委员会越来越严重地推向小資产階級的和民族主义的冒牌民主分子和空話的影响下。

事实就是这样。对这些事实熟視無睹或是保持緘默都無助于社会主义，無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可見，把匈牙利事件估計为一次有組織的反革命，可能使个别人的社会主义良心人为地得到一点安慰，但是这种估計不能解决在匈牙利造成了流血悲劇的政治制度的內部問題。

对匈牙利事件的第二种估計認為，凡是在自由和民主的幌子下提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和进步的。在大街上和在知識分子的各种俱乐部里，空談家們支持那些能最快地把这些口号变成無政府主义的謬論的人，忘記了喋喋不休的冒牌的爱好自由

的空話的实际后果,不外乎是在人們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而后使他們服从真正反革命的同时完全是实际存在的派系;这些派系在这种空話的帮助下首先是企圖偷运傳統的多党制度,而后自己篡夺領導地位。

我并不是說,很大一部分甚而可能是大部分主要持有这种枉然的抽象的自由主义的匈牙利知識分子,主觀上不希望真正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也不是說反社会主义目标對他們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任何人为了領導革命运动,仅仅是真誠、愛自由和人道主义是不够的。他应当清楚,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但是,在提出了大量的枉然的宣言和口号的知識分子中間却沒有一個人有才能和有勇气告訴群众,自由和民主的后面如果沒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一定的社会結構,而在革命行动时沒有一定的实际社会力量的話,它們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时沒有告訴群众革命的主要問題首先就是建立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是社会主义力量,只有在此之后才能真正地談到一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的一定的清晰內容。不过,在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各种宣言中,关于这些問題考慮的太少了。在現實的物質社会力量的世界和基本物質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世界正在他們身后發生激变和力量的重新集結的时候,他們只有一大堆口号、幻想。这个充滿着物質的和社会的矛盾、利害关系和对立的世界归根結蒂一直决定着一切,其中也包括自由和民主的問題。誰忘記了这些事实,誰就会很快地被拋在一边。这里所講的那些匈牙利民主知識分子集团恰恰是很快地就被拋到一边去了。这些知識分子只是看到了匈牙利过去的政治結構的不良后果,看不到同时也沒有能力弄清楚它的原因和指出解脫这种局面的出路,来把社会主义和民主引向进步。这些知識分子不善于創造,而只是破坏。当这个工作已經做了,知識分子又采取了十九世紀虛偽的民主和民族主义傳統的綱領。这實質上就是投降,是向斯大林主义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投降。这是承認自己完全軟弱無力。但是在

一点上这些知識分子仍然是前后一貫的：直到最后一刻，他們仍使工人委员会不能掌握真正的政权。他們在匈牙利各地建立或者是承認各种各样的伪革命委员会，但是他們沒有一次曾經公开主張政权不应当交給一个或者多个已經破产了的党派；而是应当交給一个一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核心應該是工人委员会、地方自治单位和社会主义公社。这样，在匈牙利知識分子的整个思想混乱中，仍然有某种前后一貫的东西。这种一貫性說明了，匈牙利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行动也是受到官僚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的物質和社会利益的强烈的思想影响的。

在第一阶段，匈牙利知識分子曾經向格罗要求自由，而格罗老早就不把人看做是有意識的独立的生物了，在第二阶段，知識分子期望从恢复起来的資產階級党派得到自由，而資產階級党派的“民主傳統”在过去早已为人們所深知了。同时，在任何一个阶段上，知識分子沒有能够指出可以作为自由和民主的体现者的真正的社会力量，就像我已經說过，沒有能够指出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他类似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在思想上这个运动的實質是空洞的，这个运动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深刻运动的表面的和被歪曲的反映。因而，这个运动最后归結为大批互相抵触的自由主义口号，其中有許多口号变成了空談和幻想，有一些口号成了假面具，被利用来偷运各种反社会主义的綱領。某些匈牙利知識分子集团既然沒有能够进行什么創造性的工作来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奠定新的道路，最后，只好从历史的破烂中找出旧的（它們再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了）資產階級政治机器和匈牙利旧的民族主义。匈牙利的革命悲剧正是在于，这些思想上空虛的分子随着形势的發展而成了革命的政治領導者，因为当时沒有任何其他的領導。但是更大的悲剧是，当时在匈牙利沒有任何其他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意識的中心能够向匈牙利工人階級提出某种其他的選擇，叫它不要后退到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或者斯大林主义的立場。

必須改变政治制度，而不仅是 撤換人和改变机构的名称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階級的行動是自發的。但是只有工人階級的行動是社会主义的和真正民主的，它建立起工人委員會，并且有着把这些委員會联合在全国統一的系統中的傾向。这就是匈牙利工人階級在直接實踐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一切。

从工人階級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活動中還明顯地反映了這樣一種傾向：工人階級以工人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聯合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就好像一個國家一樣。這種傾向是自發地出現的，它既基於工人的切身利益，又出於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匈牙利社會的需要。這實際上就是擺脫匈牙利社會內部危機的唯一正確的社会主义出路。

不幸，這個進程沒有發展到底。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它缺乏自覺的方針和目標不明確。缺乏這樣一種多少成熟的概念：孤立斯大林主義的和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治因素（它在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和冒牌自由主義的背後集中起來），通過把政權交給工人委員會的辦法來改造匈牙利社会主义。此外，這個健康的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結構受到了政治上、物質上和思想上的嚴重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面來自抱資產階級民主幻想的人物，另一方面來自斯大林主義分子和教條，對前者來說工人委員會作為一種能夠保證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力量起領導作用的政治形式而起了阻礙他們的作用，對后者來說工人委員會限制了執政黨的壟斷。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匈牙利勞動人民自發的激憤心情的主要特點是，革命的現實的社会主义主觀因素沒有發生任何影響，而這種因素本來是能夠依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行動綱領推動工人階級起來通過工人委員會和其他勞動人民群眾自治機關進行爭取政權的鬥爭。

于是問題就發生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怎么会遭受这么严重的思想失敗？

匈牙利的革命斗争實質上就是以暴力来清算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第一个鮮明的实例，这种障碍是某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而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自然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思想还刚刚萌芽，經驗还很少，而社会發展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制度和思想生活方面迅速取得进步。此外，一定制度的物質上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又以过去丰富的革命傳統为口实，来抗拒这种进步。因此，在匈牙利現在發生的那种社会运动的情况之下，不自觉的自發的激憤情緒可能占上風，这种情緒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只要缺乏明确的思想中心或根本缺乏主观因素的領導，那么在进一步发展的情況之下，这种情緒就可能導致严重的消極的后果和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在革命事件当中，只要自發势力占了上風，幻想也就在人們的头脑中占优势，而实际行动却倒退向某些固有的而在目前加以理想化的旧形式。換言之，那些在混乱的时刻沒有能够在森林中找到前进道路的人，首先开始向后轉，然后甚至向后跑，尽管他們这样会使他們肇始的事業陷于悲惨結局。

匈牙利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这样。从前的拉科西—格罗政权以及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不仅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同时还使社会主义战士的头脑空無一物。在这个官僚主义制度中，广大真誠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战士受到这样的教育：即在革命胜利以后，主观因素只不过是去建立企業，無止境的投資，保證國家的收購，宣傳政府的措施，尽量从国民經济中取得資金来尽量投資和尽可能达到最高的計劃指标。置身在这个官僚制度中，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党的活动家都不得不死記各种各样关于国民經济的数字，这些材料常常是沒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同时甚至沒有特別感到有必要能够看到或

者弄清楚，在人中間發生了什麼？在發生着怎樣的社會過程？出現了什麼樣的新的社會力量？什麼社會力量正在衰亡？發生了什麼矛盾？矛盾的形式怎樣？什麼地方出現了蛻變的趨向？什麼地方的社會主義進展決定了舊東西的消滅等這一類問題，以便隨後使經濟政策也適合這些指標。

但是，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對雞和馬鈴薯品種要比對人更了解得多。可是，在這種條件下，政治就消失了，只剩下討論計劃數字、討論鋼和機器的生產、討論馬鈴薯和玉蜀黍、討論——如我已經說過的——飼養牲畜的方法等等。當然，我決不否認進行這種討論（尤其是在專家中間）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只限於這種討論，那麼這就是一個徵兆，說明並不是一切都好。指導人們如何飼養牲畜的責任不能包括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央社會機關和政治機關的任務里。當然，它們應當保證有專門組織隨時給予一切詢問的人以專門技術和物質上的必要幫助。可是這些中央機關的主要任務無疑地應當是通過社會上的政治和經濟組織機構，隨時給各個崗位上的每個人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使他生產得更多、更好，同時給他們以充分的獨立性，以使他们能全面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主動精神。當我們談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假如我們要努力保證，使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它的發展中依靠社會主義的勞動人民的行動自由，而不是依賴於國家的力量的話，那麼這一點應當是我們社會結構建設中的主要目的。

我們始終強調，社會主義的建設（假使我們把這個不十分準確的、宣傳的名詞——社會主義建設——用來表示那些致力於發展社會主義關係的人們的自覺行動的話），在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像房子建設的那種過程。這不是可以在官僚主義的辦公廳里指揮和領導的過程。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有機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領導力量應當只是致力於社會主義力量的解放和維護這種力量，防止各種因素的干擾。

在这个过程中，有着各种社会力量，从过去的残余力量一直到过渡的新的现象，例如，官僚主义，它可能变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本身正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生存于其间的内部关系正在改变，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在改变。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只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思想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由于这种观点，就产生了对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里所存在的一切东西作不断的、自动的謳歌。似乎那里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永远被解决了，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按照法令去和平解决，并且每一个问题不用任何关心就能够等到这样的时刻：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关的某个办公厅将认为，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的时候成熟了。遗憾的是，这个唯心主义公式不仅仅是諷刺，而且是现实。根据这个唯心主义公式，便断定，在过渡时期既不会经常不断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社会发展的良好结果，也不会经常不断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社会发展的不良结果。

社会主义对自己的成果需要有 健康的、民主的、批判的态度

如果把过渡时期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仅仅归结为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残余现象，那是非常错误的。在一个还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经过十年社会主义发展之后，这些残余应该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用的因素。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也产生着另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比上述因素重大得多，抗拒社会主义进步的历史反动势力也以新的形式在这些因素中体现了出来。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首先是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以斯大林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现。只有当官僚主义专制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之间的冲突极端严重，以致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和迫使它来向这种官僚主义进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力量才可能是严重的政治因素。不要忘記，法国反革命力量之待胜，不是靠它自己内部的力量，而只是在雅可宾党的恐怖政治完全与法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发生矛盾之后。反革命虽然表面上取得胜利，它却不能消灭那种对资本主义继续发展颇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此以后，就不得不前后相继发生一连串的冲突和革命，这些冲突和革命逐渐清洗了政治体系中的那些阻碍社会迅速发展的因素。

拉科西时期的匈牙利的特征是，对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过程缺乏任何比较认真的分析，不但如此，在死刑的威胁下禁止讨论社会关系和其他一切不符合下列神话的问题，即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除资产阶级残余外没有反动的和保守的因素。按照这个学说，匈牙利的发展是与政府的政策一致的，因此，政府应该享有绝对的权力。根据这种概念，宣传和解释政府的措施是自觉地愿意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唯一任务。这也是社会科学的任务。根据这点，整个思想工作丧失了任何创造性的刺激，淪于无原则的实践主义的奴仆的可怜地位。

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制度能够造就怎样的社会主义干部，它给社会主义的自发势力提供过那种可能性来纠正所谓领导力量的政策；总之，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自觉——这种最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制度保持稳定的基础的自觉——怎样才能形成呢？当然，在上述条件下，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是是否定的。实际上，政治制度本身和按其地位说来应当是国内最进步的力量政党本身，并没有培养出能够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进步倾向的表达者和代表者的干部。这样一来，群众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之间的裂痕就一发不可收拾，而匈牙利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被解除武装，并且受到四面八方来的各种思想的影响。

只有这种不正常的情況才能解释：为什么斐多非俱乐部这样一个包括各式各样知识分子（从特别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知识

分子一直到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公開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的團體在起初能夠成為被壓迫的群眾唯一的精力發泄之所,而後成為主要的思想和政治指導者之一。

這種不正常的政治形式本身和這個作為社會主義憤怒的主要思想力量的清談俱樂部的活動,表現了拉科西—格羅的官僚主義制度留下來怎樣一片思想上的荒蕪。

匈牙利工人委員會也是在這種思想氣氛中發展起來的。我們已經看到,和它們對立的是拉科西—斯大林分子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指責拉科西—格羅政權並且脫離這個政權的那些共產黨員們也不了解它們。有一部分共產黨員仍然處在舊的斯大林教條影響下並且已習慣於不信任群眾、不信任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覺悟、不信任使工人階級按照社會主義方式行動的物質上的必要性,他們不明白工人群眾怎麼能夠直接地、而不是僅僅通過黨或黨的領導機構來參加政權系統和決定問題。在十年中間僅是仗着官僚主義的政治機構和經濟機構統治國家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瓦解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它不再能成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因素了。雖然如此,這個黨只是改換了名稱,企圖使匈牙利勞動人民相信,這樣問題就解決了。然而,匈牙利工人起來反對的是官僚主義制度,而不是反對建立這種制度的那個黨的這種或那種名稱。匈牙利進步的社會主義力量不必在恢復共產黨和別的政黨方面枉費心機,實質上在過去革命的日子裡應當為直接民主的原則的勝利而戰鬥,其辦法就是建立統一工人委員會和自治公社作為新的社會主義政權的主要基礎。只有在這樣的民主機構中社會主義力量才能重新再起,這樣再起的力量才能再成為這種機構的直接要素。然而,僵化了的、過去的教條重擔非常沉重地壓在匈牙利共產黨人的頭上,他們不能作出這種徹底的轉變;不管事情顯得多么荒謬,共產黨人寧願轉向傳統的資產階級多黨制度——縱使這樣會把匈牙利交付給反動勢力——,也不願放棄對自己的群眾性政黨的幻想,而事實上群眾

已离开了这个党，因为对群众来说这样的党是官僚专制的化身。在那些日子里匈牙利非常需要进步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但是需要的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战士，也不是组织在旧政党（不论它用什么名称出现）内的社会主义战士。这些战士本应当在有工人阶级的地方、在工人阶级中间出现，而为了这一目的，必需找出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工作方法来。

由于这种意见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看来是异己的、并且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陈旧的公式，在最顽固的斯大林分子初步孤立以后，他们中间又发生分裂。一部分人受到虚伪的爱好自由的口号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美丽憧憬的影响，开始建立和工人委员会平行的、最终是反对工人委员会的政权，因为这两种形式是不能调和的。

我们且不谈，在匈牙利的社会冲突如此尖锐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于某种传统的、和平的多党民主，是纯粹的幻想。即使实情不曾如此，人们仍然要问：为什么共产党人仍然陶醉于他们事实上已失去了的所谓群众性的党，而拒绝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工人委员会里，并且能成为新的政治结构——匈牙利社会主义民主、直接民主的中坚力量。当初如果这样对待匈牙利工人，他们是会明白的。但是一个恰恰由于不让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表达机会而遭到可怕的崩溃的政党，现在又在发展他们入党，他们就不能明白了。根据哪一点工人们能够相信旧的祸害不会重演？仅仅根据调换了人吗？没有的事。必须改变政治制度，而不是仅仅调换人和改变组织名称。

另外一部分好共产党员眼看事态发展到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真正越来越嚣张的程度，就给吓慌了。同样的恐惧心理麻痹了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并且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这些工人那时已经不能从纳吉政府看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害怕再回到老的、斯大林主义的路上去。因此就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从纳吉政府中分裂出来，他们有的变成消极旁观，有的到苏联军队中避难。对这

一部分共產黨員說來，革命的工人委員會是一種異己的機構，這種機構據說威脅共產黨在政權結構中的地位，因此它不能作為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起點。後來蘇聯的干涉和亞諾什·卡達爾政府的成立便是這種局面的必然的結果。

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問題必須公開討論

我上面已經說過，考慮到匈牙利的整個局勢，事前已經很明白，當匈牙利成為另一方面的干涉的場所時，便不可避免地產生蘇聯的干涉。而匈牙利開始成為這樣的場所是從這個時候起，即拉科西的舊的政治結構沒有用真正進步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結構代替，而開始用一種老的、在匈牙利的條件下不能接受的、資產階級國家（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國家）的政治結構來代替。那樣的匈牙利不可能成為獨立的匈牙利。那樣的匈牙利便會破壞歐洲原有的力量對比，從而會引起敵對的國際力量之間的衝突的尖銳化。

由於從來沒有一個嚴肅的共產主義派別能夠就工人委員會——匈牙利社會主義的革新的政治結構的中堅力量——的作用、任務和目的提出一個明確綱領，甚至沒有企圖這樣做過，工人委員會越來越受各式各樣假民主口號的影響，這些口號追求的目的實質上是把工人委員會同政權隔離開來，使工人委員會的作用僅限於在不依賴工人委員會而建立的國家機器中作為工人的某種政治工會代表。甚至在初期以特別真誠和進步的態度對待工人委員會的那些匈牙利知識分子也沒能起決定性的積極作用，相反的，却往往因為他們辨不清方向而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由於這些知識分子除了要恢復舊的資本主義結構以外，沒有能力提出什麼新的東西來代替拉科西的制度，這些知識分子便把工人委員會拋在一邊，使工人委員會喪失了任何前途，簡直時常把它們變成進行實際抵抗和擬定標榜民主的政治綱領的大本營，並且越來越向反革命勢力讓步了。

因此，應該到這些因素中去尋找匈牙利悲劇的原因，尋找社會主義民主的願望在這次起義中遭到失敗的原因。不過，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作為起義原因的進步趨勢也受到了失敗。也許，它們根據自己的經驗以及在它們不得不和反動勢力作的鬥爭中慢慢會對工人委員會中的社會主義願望和民主願望的總和得到更加明確的概念。但是事件發展得比新意識形成的過程還要快，因此工人委員會的整個體系便陷於不成熟和癱瘓狀態中了。

此外，應該注意到，進步的社會主義力量太缺乏克服官僚主義的經驗，還談不上能從其中最後總結出一種民主政治的形式。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前，實際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並且找到了某種從政治上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在社會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群眾的自治機構，從而使社會擺脫了官僚主義分子力圖借以使整個社會陷於停滯不前的那些政治形式和方法。當然，我們誰也沒有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對所有的人都是唯一可行的和最好的，——最近四面八方都這樣責難我們。我們所說的、以及鐵托同志最近在他的演說（這篇演說遭到了很多的攻擊）中所說的只是一個事實：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第一個開始通過逐步改變整個政治制度的辦法來把官僚主義當作一種社會勢力加以徹底清算；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不能避免這個任務，如果它希望清除道路以使人們之間的社會主義關係和民主關係得以不受阻礙地發展的話。自然，每一個國家都將自行確定這條道路。由此可見，只有生活和今後的發展通過種種成功和失敗才可以給社會主義國家最進步的社會力量提供必要的經驗和必要的理論結論，來保證社會主義在進步的社會主義覺悟的日益強烈的影響下進一步發展。這是一個先決條件，它可以保證將來避免匈牙利的流血事件和危機，它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和民主的發展是真正地在不斷地逐步演進的條件下實現的，而不是在嚴重的社會動蕩的條件下實現的。

假如這些都是對的話，那末就很明顯，我們沒有權利對現代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問題熟視無睹，不論是我們，不論是其他珍視社会主义的人都沒有这个权利。用不着馬克思主义者也能够知道，匈牙利事件不是偶然的，不是用于反共宣傳的数亿美元所产生的后果。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的人們才重复上面的論調，并且以此自慰；他們簡直像鸵鳥一样想把头藏在沙子里，等候不愉快的日子过去。当然，他們是錯誤的。不愉快的日子并不会这样容易地过去，因为它们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个别的共产党繼續欺騙自己和欺騙跟隨他們走的那一部分群众，那么，这些日子毫無疑問将会重演。

無論如何，我們的历史責任是：我們作为馬克思主义者，應該毫不猶豫地、無偏見地、不顧及一切地正視事实。首先必須深刻地分析导致匈牙利起义和东欧类似現象的原因，并且作出結論，以帮助社会主义力量更迅速、更徹底地摆脱斯大林专制的遺產。同样地，必須根据以往的經驗就过渡时期社会运动的結構作出一些总的結論，因为恰恰在这里，斯大林的某种理論和这种理論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运用带来了最大的危害。

建設性的、同志式的和社会主义的討論只会有助于像在匈牙利發生的那种自發过程不再重演。这样做是特別必須的，因为匈牙利悲剧令人信服地証明，这个事件不仅对社会主义是个打击，并且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也是一种危險。为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繼續發展，和平高于一切。

我不想談匈牙利未来發展的前途。很明显，匈牙利最近所采取的措施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否正确，那就要看匈牙利以后的政治、社会关系是否按照我上面所說的方向發展了。如果是企圖恢复过去的政治制度（即使它的粗暴程度比較小一些）的趋势赢得了胜利，那么問題将不能解决，历史和匈牙利的劳动人民，迟早将要指責匈牙利当权的和在野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子今天的政治行为，因为，在这过渡时期中，他們沒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独立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取得一致的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決議

(原載1956年12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2月5日和6日會議上討論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安·諾沃提尼同志所作的“目前国际局势和关于党的工作的結論”的报告，并且表示完全同意这项报告。中央委员会在一切問題上都表现出完全的一致，并且一致贊同党和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它进行的討論得出了下列結論：

一、目前国际局势的發展情况証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是正确的。这些結論根据国际工人階級运动和殖民地附屬民族解放运动的經驗为爭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和挫敗帝国主义的战争陰謀的斗争揭示了新的前景。

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現在正在經歷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斗争中，它們已經取得無可爭辯的成就，并且已經获得宝贵的經驗。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發展，由于苏联的積極的外交政策和它采取的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支持的强大和平攻势。这一和平攻势已經得到全世界的响应，并且使国际緊張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

但是，这种發展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是相抵触的。帝国主义者不顧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企圖通过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侵略，通过在匈牙利进行反革命顛复的陰謀，通过

加强煽动人們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运动，来使这种发展趋势倒轉过来。挫敗帝国主义反对和平、反对社会主义陰謀的最可靠的保証，就是要坚持不渝地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結。全世界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情况下有着强大的道义上的和物質的支持去胜利地挫敗侵略者和进步的敌人的一切威胁。

苏联政府在今年10月30日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1955年7月的討論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發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的宣言，清楚地說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是建立在無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权利平等、主权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和最密切的經濟、政治、文化合作的基础上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間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間已經建立了这样一种关系。同样，我們也在列宁主义的原則上發展了我們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切国家人民爭取美好前途的斗争的主要力量，也是帝国主义者推行自己的目标的主要障碍。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者才在国内和国际范圍內对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存在和团結进行瘋狂的进攻。我們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爭取劳动人民权利、爭取工人阶级团結和爭取国际和平的英勇斗争表示热誠的同志的声援。我們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兄弟共产党特別感到尊敬；它們在特別困难的条件下証明了它們的坚决意志，它們的团結，政治上的成熟，和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忠誠。

目前，殖民地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这一运动的打击下已經在加速瓦解。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同取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国家之間的相互的和平合作，特別是在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地进

攻埃及，企圖使它屈服的時候，顯示出了自己的巨大力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民都同埃及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們国家和我国人民也全力支持埃及驅逐英、法、以侵略者的正义努力，并且要求由他們承担全部责任，賠償他們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二、我們全党、全体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都以很大的注意力、怀着很大的不安注視匈牙利过去几星期的事件。

在匈牙利进行的反革命顛复的嘗試，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广泛陰謀的一个組成部分。在这之前曾經进行長時間的准备工作，有組織的匈牙利反革命力量进行了顛复活动，这些力量是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全面的支持下和同資本主义国家的間諜中心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反动派在發動反革命叛乱的时候，利用了广大階層的匈牙利人民的正当的不滿情緒，这种不滿情緒是由于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領導机关和前匈牙利政府在它們的活动中犯了严重的錯誤而引起的。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和支持苏联政府的做法，苏联政府应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請求，在粉碎反革命，保衛匈牙利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内秩序时給予了軍事援助。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是表达了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援助匈牙利的革命力量的坚决意志。目前匈牙利局勢的發展証明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将来历史也会証明这一点。

我們再一次表示，我們給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以热情的、同志的声援。我們欢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为滿足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正当要求而作的努力和坚决地保衛人民民主的成就的立場。我們深信，决心彻底改正过去的一切缺点和錯誤的匈牙利工人階級，将很快地动员起它的全部力量，站在劳动人民的前列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保証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建設。在他們的努力中将得到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經常的支持。已經在我国、苏联和其他

国家展开的劳动人民的伟大声援运动，是对匈牙利工农政府和健康的革命力量的活动的意义重大的援助，这个运动还表现在为恢复正常生活所需要的货物和物资的大量运送上面。我们政府代表团前赴布达佩斯的访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们严厉地谴责世界反动派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的挑拨运动。

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团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团一道，反对滥用联合国组织的讲坛干涉匈牙利的内政，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这样作的时候，充分地表达了我国人民的意见。

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解决波兰国内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党在这次会议上揭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党现在正在领导着劳动人民设法消灭这些错误和缺点。

我们尊重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以十年的劳动，在一个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摧毁了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内，医好了创伤，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重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的作法，它公开地指出了克服缺点、错误和困难以便挫败国际间和国内的反动派所进行的一切阴谋的道路。这是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这是一条在彻底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之下发挥波兰工人阶级积极性的道路。

我们衷心欢迎波兰和苏联两国最近的莫斯科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这种会谈对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人民波兰同苏联的兄弟关系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铁托同志 11 月 11 日在普拉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除了就国际局势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和估计以外，还包括另外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是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

益，不符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利益的。

我們肯定不能同意根据某种“趋向”把各个共产党和它們的領導机构加以划分的那种作法。这显然是干涉这些党的內部事务。这种划分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有密切的影响，这种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力量和成就的重要的泉源。

在铁托同志的演說里对于个人崇拜問題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敌人的宣傳也正用着类似的論点来竭力企圖証明个人崇拜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虽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正是直接違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有可能不断揭露和粉碎个人崇拜以及成功地消除它的后果。

很显然，要把社会主义建設的某些特定的形式和趋向来作为对其他国家普遍有效的“典范”的任何努力，都是同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經驗相抵触的。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中，我們真正是从对我们自己的情况和民族特点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出發，同时我們总是記住自己的国际义务。

同时，我們創造性地运用着苏联共产党在建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并經過实际考驗的丰富經驗。我們也同时仔細地注意、并且还要进一步繼續注意和运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

我們还要努力来不断加深和加强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間的友好和同志关系，来实事求是地討論和澄清对双方都很重要的一切問題。我們之間相互关系的基础，将永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和我們两国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五、过去这些天，我們的工人阶级証明了它的政治上的成熟和阶级覺悟，証明了它对無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不可动摇的

忠誠。

和工人階級一起，還有我們的農民和勞動知識界也明確而堅決地表示贊同黨和政府的政策，表示他們對加強人民民主祖國作出更多的貢獻的意願。企業和農村中的主動性和勞動積極性的增長，社會主義競賽的發展，新的統一農業合作社的建立——這就是對帝國主義破壞各國人民的和平、自由的陰謀所給予的回答。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我們共和國所有其他各族人民的兄弟團結所產生的力量又一次得到了證明。整個民族陣綫，它的一切組織和政黨，證明是機會均等的。所以如此，特別是由于我們的共產黨充分有準備地、積極地站在勞動群眾的前列，又一次證明了它在確定不移地沿着正確道路領導我們全體人民前進。勞動人民的牢固團結不容許已被打倒的剝削階級殘余勢力出來進行任何最微小的嘗試，來損害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權。

我們的黨、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在過去的日子里光榮地經受住了考驗。這使我們感到十分自豪，但是這首先使我們有着很大的責任作進一步的努力。

六、我們全體勞動人民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一樣，認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是根本的和切身的問題。因此我們將進一步循着為各國人民的和平、安全而進行堅決、積極的鬥爭的道路前進，將始終不渝地實行基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等競賽原則的列寧主義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將支持一切目的在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努力和行動，同時我們要在這方面發揮最大的積極性。

我們完全把蘇聯的和平建議當作自己的建議，我們尤其歡迎蘇聯政府最近向西方各大國政府提出的裁軍建議。我們將堅決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一切陰謀的鬥爭，將進一步引導我國人民對一切內外敵人提高警惕。

我們將進一步以一切辦法加強和發展我們同蘇聯的兄弟關

系，因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取得的一切成就是跟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聯盟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的。

我們將用我們的一切力量努力鞏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華沙條約是我們這些國家的堅強聯盟的表現和它們的安全的保證，始終不渝地履行這個條約，對我們的共同事業和和平事業是有益處的。

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維持密切合作和兄弟關係，對於我們爭取和平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有決定性重要意義。同時，我們的黨同堅定不移地保衛全世界勞動人民利益的蘇聯共產黨的原則性的團結，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了。

七、我們的制度的基礎是鞏固的工農聯盟、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合作以及我國人民的牢固團結，這種團結的表現就是全國陣綫。面對最近國際情勢，在對內政策方面我們將堅持不渝地執行我們的基本任務：進一步發展我國的經濟力量 and 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地保證執行這項政策，就是意味着在各方面實現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議，發揮勞動人民的主動性和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

我們將不斷地擴大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讓勞動人民更多地參加國家的指導和管理工作。

我們將這樣來準備明年5月舉行的人民委員會的選舉，以便這次選舉成為加強和發展我國人民政權的另一個重要步驟。

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是我國人民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取得進一步的保證，它的政策愈來愈得到人民更大的信任。就在最近這幾天，又有數以千計的覺悟的勞動人民申請入黨，這個事實也証明了這一點。我們將繼續努力，以求進一步加深和加強這種信任。如果我們要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更順利地領導勞動人民，我們就必須始終和堅定不移地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經常同最廣泛的勞動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首先是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主要陣綫所在的那些地

方——企業和农村。只要党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們就能够完成偉大的經濟建設任务，克服我們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就要求党加强在全体劳动人民中間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問題是要大大加强我們党的基層組織的作用。問題是，过去这些天表現的政治積極性还要使建設工作取得更显著的成就。

在接受了最近事件的教訓以后，我們将在灌注有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更加坚决地前进。我們將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更大的成就来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貢獻。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書記安·諾沃提尼：

目前国际局势及对我党工作的結論

(原載1956年12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

同志們：

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現在正經歷着一个反对侵略势力，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进攻的重要的斗争阶段。在这些充滿着重大国际事件的日子里，我們全党和在其領導下的全国人民憤怒地斥責了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行为。我国工人階級知道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匈牙利人民粉碎反革命的斗争中表示对匈牙利人民坚决地团结一致。我們党和人民在评价前几月波兰所發生的事件时，也表現了一致的看法。

我們党和全国人民坚定的、一致的态度曾有过，并且还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当帝国主义發動最可耻的一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并又一次企圖以实力政策来吓唬人时，我們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是坚定的，并对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最近这一时期的事件中，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其坚定不移的态度贏得了世界一切进步人們更大的信任和同情。另一方面，我們的态度激起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瘋狂的仇視，他們更加瘋狂地进行着反对我国的叫嚣。这只是說明，我們給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

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对目前局势中最重要問題的討論将大大帮助我們更加徹底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更加有效的

粉碎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陰謀和詭計。

全世界进步力量爭取和平和 社会主义的正义斗争

为了正确地评价最近的事件，不管埃及的也好，匈牙利的也好，必须先正确地了解和评价目前全世界的情况。世界上正进行着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与侵略和倒退力量间的战斗。这一斗争具有了巨大的规模和紧张程度，而且，有着非常多样化的形式和表现。这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在评价它时，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上。

在这一场斗争中，进步势力不仅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就，而且也得到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使它们可以有成效地击退反动派的新进攻。

宏偉的而且日益壮大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斗争大大地削弱着帝国主义的障地。

如众所周知，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帝国主义所发动的并在朝鲜和越南变为公开侵略的长期冷战中，有成效地进行了斗争。从1953年起，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首先由于苏联高度积极的外交政策发动了巨大的反攻，扑灭了还在产生中的战火温床，并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一定的缓和。

苏联共产党历史性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运动的巨大经验；并且它对目前世界局势的深刻分析，为和平的巩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远景，它使千百万和平和社会主义战士充满新的力量，整个进步人类都把这一广阔的远景看成是自己的远景。

帝国主义及其帮凶顽固地阻挠着这一发展。

他们害怕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远景，所以，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企图重新挑起冷战，企图利用在某些国家——如匈牙利——所产生的暂时困难，并不惜走向公开的侵

略行徑——正如帝国主义軍隊对埃及的进攻所表明的一样。这是他們的基本路綫，在这一点上来講，帝国主义是一致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們中間沒有矛盾，相反的，这些矛盾繼續加深着。英法以对埃及的进攻是在美国統治集团默默的完全贊同下进行的。同时，美帝国主义留作后备，以便在必要时以仲裁的身份出現，同时，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的算盘是，利用这一局势来巩固其在中近东的障地。

这一点在圍繞在以分裂阿拉伯国家为目的的巴格达条約周圍的問題中也表現出来了，这里美国人也站在背后，以便牺牲阿拉伯国家和其资本主义朋友的利益而巩固自己的障地。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原則性決議給了全世界进步势力以武器，以便更加有成效地进行自己的正义斗争。帝国主义对埃及进攻所引起的反抗是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进步势力增长的証明。这一进攻由于遭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由于万隆會議参加国坚定的态度，因而遭到全世界輿論的譴責。在这种情况下侵略者只好后退，并且在联合国里也遭到了巨大的失敗。但帝国主义因此更加瘋狂地叫囂所謂匈牙利問題。匈牙利正好由于沒有理解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由于过去的錯誤和缺点而發生了可悲的事件，匈牙利国内外反动派利用了这一局势来發展自由主义的傾向，煽动民族主义和复活修正主义。

目前局势証明，世界不会按照帝国主义的願望，而将根据世界各国希望和平、友誼和各民族自由生活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进一步發展。

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国家間的团結

在評价最近的世界事件时那些問題在今天具有首要地位呢？

首先是在馬列主义原則上进一步团結社会主义力量的必要

性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团结一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是全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战士们雄偉的道义上的和物質的支柱，是他們反对侵略者和进步的敌人的一切恐吓的强大工具。

因此，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进行着瘋狂的进攻，并想借助于各种口号，如“民族共产主义”等来达到破坏这一团结的目的。必須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美国著名的評論員苏茲伯格公开在“紐約时报”上号召支持“民族共产主义”傾向的傳播和人民民主国家中“馬克思主义范围中的新形式”的产生。据說这可以摧毁“东方集团”。“这是一场我們决不会輸的把戏”，苏茲伯格这样写道。

很明显，这位“民族共产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拥护者不是代表自己說話的，他代表美国壟断資本家給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指出了一条路綫。这是一个多方准备的行动，所謂“自由欧洲”电台的領美金的謊言制造者也参加了这一行动，他們一下子都变成“民族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了，他們把它看作恢复旧的資本主义的先阶段。帝国主义者願意給所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企圖以一切帮助，同时，到处揮舞着美元，当机会来了时，正像匈牙利一样，帝国主义者就会把其願意給予的“帮助”完全赤裸裸地显现出来。

最近的事件更加強調了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必要。这是帝国主义者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势力的計劃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最可靠的保障。

苏联政府十月三十日根据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論出發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間关系的宣言清楚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团结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就是：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思想；平等、主权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以及最密切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

自然，社会主义国家間这种在資本主义世界来講是不可想

像的关系，也经历过自己的发展过程，个人崇拜也曾常常导致这些原则的破坏。但是，如果不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在发展互相间的合作上取得了重大的结果，这些结果加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就会是一种错误。苏联共产党从1953年以来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来反对互相关系中的不良现象。苏共中央1955年7月的会议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有巨大意义。在会议最后的决议中指出了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态度。决议中说：

“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中苏维埃和党的机关以及一切国外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完全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必须尊重民族主权并照顾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苏联共产党人作为彻底地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解决了民族问题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应当成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范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虽然在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和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各国可以根据其历史的和本民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列宁教导我们说：‘各国人民都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一国人民并不会完全相同地走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或那种民主形式中，在这种或那种多样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在这种或那种的社会生活各种形式底社会主义改造中，每一国人民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互相研究和交流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经验，解决日常问题的经验，这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重要任务。苏联共产党以前和现在都愿意把自己的丰富经验交流给兄弟党。

同时必须注意研究和选择这些国家在管理国家经济方面，科学和技术成就方面的一切进步的东西。”苏共中央的决议就引证到此。

从我们方面可以说，前面所列举的原则性文件中所谈到

的关系，在我們人民民主共和国与苏联之間，在捷共与苏共之間已經这样發展起来了。

这种关系表現在我国人民对苏联的热烈友好和坚固同盟中，这一同盟，我国人民根据自己过去的經驗以及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中的體驗，認為是我国自由独立的最牢固的支柱。（鼓掌）我国人民以与苏联的友好和同盟而驕傲，我国人民不容許任何人——正如最近的时期所表明的一样——来破坏这一同盟和友好。（鼓掌）我們現在和将来也要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則来發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我們党与苏共党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間的联系，發展得越来越全面。苏共中央委员会在一切重大的国际政治問題上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領導进行着协商和討論。

从我們这方面来講，也是如此。这样就为我們共产党間兄弟般合作的發展建立了条件。

我們一直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学习它的原則性，学习它在为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利益而进行的五十多年的活动中光輝的表现出来的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誠。正因为这一切，苏联共产党是我們的榜样，我們認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領導部队。（鼓掌）

我們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团结一致

目前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第二个問題，是在过去的殖民地附屬国中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增长。这个运动的規模浩大，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其打击下趋于最終的破产。正在胜利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是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斗争中的一支巨大力量。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体系国家間的友好关系不断在發展，这一事实有特別的意义。

目前可以說，参加了万隆會議的其人口与人民中国一起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国家的互相团结一致正在增长。

正好在帝国主义企圖用对埃及的陰惡进攻也順便达到破坏这一团结和削弱并征服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目的之时，这个团结一致显示出了自己的巨大力量。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沒有达到，他們适得其反。

我国对英法以对埃及的侵略行为的立場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以其侵略行为又一次向各国人民表明，战争的威胁从何而来，說明了帝国主义虽然嘴里講着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其实是对和平和真正自由的威胁。帝国主义对埃及的进攻更加加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前的殖民地民族之間的深渊。亚非人民，特别是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和其他国家駐联合国代表的态度正好說明这一事实。

帝国主义想用自己的侵略来削弱亚非已获得解放的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友好关系，这方面，他們的算盘也落空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埃及的侵略，这样，他們更加获得了亚非人民的好感。有人說，阿拉伯国家对苏联的友好像鋼鉄一样牢固，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过去我們就曾不止一次地表明，我們是如何誠懇地努力与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上其他正在进行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建立友好关系，那么，我們以后也要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为这些友好关系的更进一步發展而努力。我們知道，我們与埃及人民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团结一致将有助于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業。

各国人民斗争中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

过去几天所提出来的目前第三个基本問題是共产党在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意义問題。

帝国主义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实现他們的階級意圖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們对共产党的国际和国内团结进行着瘋狂的进

攻。至于談到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想破坏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事業。在资本主义国家則采用公开的法西斯手段，組織打手攻打共产党的建筑物，杀害共产党的工作人員，正如不久前特別在法国所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一样。帝国主义在發起侵略的同时，对內部的民主力量进行了进攻，因为法共是民主力量中的主力，反动派也就首先进攻它。法国共产党和工人階級已給了这一进攻以有力的回击。

在这一重要的时刻里，法国共产党以其对目前世界上一切事件的态度表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和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毫不动摇的忠誠。法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場，它的以多列士同志为首的領導同志的發言表明，法共更加坚决地进行着爭取劳动人民的权利，爭取工人階級的国内和国际統一，爭取和平和民主。（鼓掌）我們非常尊敬兄弟般的法国共产党，我們对它的英勇斗争表示热烈的同志般的声援。（長時間的鼓掌）

同样，意大利共产党在匈牙利事件这一最危急的时刻中，也表現了自己的坚强和統一。陶里亚蒂同志的話：应当用武器来对付武器，受到了工人們完全的贊同。（鼓掌）

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人的欺騙和謊言可以使一些沒有和共产主义运动徹底結合在一起的个人和一派入迷失方向，但不能动摇經歷过光荣的斗争道路，而其核心力量为工人階級成份的人們所組成的各国共产党的坚强和团結一致。右派社会党人在許多地方甚至是对共产党进攻的發起人，他們像过去許多次一样地出卖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些人可耻的立場对共产党的坚强和团結是沒有任何影响的。法国社会党党魁領導的政府組織了反对埃及的卑鄙的侵略行为，他們的作用特別可耻。

帝国主义的宣傳为了迷惑公众輿論和在工人队伍中引起分裂高兴地叫囂着共产党失去了影响，制造着最無根据的謊言。如果事实是根据他們的話和願望發展的，那共产主义运动早就被灭亡了。可是，事实是，共产主义运动增长着，并且，毫無疑

問，經過目前的局勢共产主义运动将更坚强，更有鍛煉，而那些背叛了工人階級最切身利益的人們，將遭到失敗。

我們澈底地執行和平共處和競賽的原則

對以上諸問題的分析證明什麼呢？

證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如何的正確，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指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进一步發展的意义，指出了首先由解放了的殖民地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組成的和平地区的重要性。这一和平地区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及其他劳动人民一起共同构成一支能够为各国人民爭得持久和平并为从人类历史上消除战争創造着条件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正好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远景的照耀下，这些力量沒有为帝国主义对埃及的侵略所吓倒，相反，他們反对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决心更加强大。

目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正开展着巨大的努力来在本国的条件下实现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會是創造性地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解决目前問題的范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會总结了中国人民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設成就，并指出了把中国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强国的大胆的远景。

因此毫無疑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和平共存和競賽的列宁主义原則出發的和平政策將繼續執行。这一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力的表現，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决相信社会主义較資本主义优越并将战胜資本主义的坚强信念的表現。帝国主义集团意識到了社会主义世界的这一力量，因而重新走上了冷战的道路，并制造着可以發生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苏联政府最近的声明和对于裁軍問題的建議，又一次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苏联要用談判和協議的途徑来解决一切目前

重要国际問題的意志和努力。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認為，最近时期国际局势的緊張是国际帝国主义广泛准备要推翻目前世界上对其非常不利的發展趋势这一企圖所引起的。但国际帝国主义目前所进行的侵略和破坏活动过程本身証实了，世界上社会力量的对比对他是非常不利，这一情况使整个帝国主义陰謀有可能被击退，战争的危險有可能加以消除。

根据这一結論出發，捷共中央委员会衷心欢迎苏联政府对裁軍和緩和国际緊張局势問題的声明，这一声明是一个重要的步驟，它在目前緊張的局势下給全世界提出了一个为了停止冷战，保衛和巩固和平的有效的斗争綱領。捷共中央委员会也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声明中建議的各项具体措施。包括苏联对所謂空中摄影的立場在內，根据这一声明的含义，空中摄影地区将包括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这是因为苏联在这一問題上的立場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达成裁軍協議的障碍。捷克斯洛伐克将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苏联政府的声明，并将尽一切力量来促使苏联建議的實現。

在执行我国外交政策中，我們將繼續遵循和平共处和竞赛的列宁主义原則。为此我們將更警惕地——像以前一样——揭露帝国主义制造战争，引起各国人民間互相敌視的一切企圖，将更加警惕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破坏企圖而斗争。

关于最近时期严重的国际事件

同志們：

現在我开始評价匈牙利的事件。

我国工人階級，全体人民和全党带着巨大的关切心情，注視了匈牙利事件的發展。我們每个人都問道，为什么会弄出这样严重的可悲的事件来？我們憂慮地望着反革命的进攻，我們用一切

力量支持了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兄弟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力量。

匈牙利事件的原因

匈牙利事件既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政府过去在国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所犯的錯誤有直接关系，也和組織得很好的在資本主义国家支持下活动的并且与資本主义国家的間諜有联系的反革命力量的破坏活动有直接关系。

必須認為，反对党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反革命沒有遭到党組織、匈牙利人民軍和国家保安机关应有的反击。一部分劳动人民甚至受了反革命的影响。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在过去和最近一时期所犯的錯誤影响了国家的整个發展并且在經濟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結果。大家知道，匈牙利同志过份扩大了国家工業化的計劃，譬如修建了許多投資很大的工厂，但是沒有給这些工厂的生产保證原料，同时，国内真正存在的可能性却沒有利用，对提高农業生产沒有給予足够的注意。1953年宣布的納吉政府綱領又走到另一个極端，它使小資产階級和資本主义的傾向重新活躍起来并使匈牙利在資本主义市場上欠了許多債務。这一切和其他的一系列事情不能不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足够地提高，而在最近几年中还严重地下降。

匈牙利也發生了極為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現象，譬如拉伊克事件以及其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的事件，可是同时，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内外敌人的活动却沒有給予足够的注意。这一个不正确做法的理論根据是拉科西同志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大会上所強調的理論，这理論認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行得很順利無阻，差不多是不察覺地进行的。直到最近匈牙利的情况还是对巩固的工农联盟政策估計不足，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不够而爱国陣綫实际上不存在。

今年春天輕率地取消了匈牙利西方边境上的保安措施，这

也証明对于暗藏在西德和奧地利的霍尔蒂反动派和它与国内反动地下組織的联系注意不够。

自十月二十三日以来事件的发展情况我們党是知道的。我們也曾关注地怀着巨大的正当的憂慮注視了这之前的情况，那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沒有足够地反对各种自由地在报刊上，在作家当中和其他地方傳播着的资产阶級观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一切自然有助于反动派，使它有可能更好地为自己的活动准备好基础。同时，最主要的是沒有徹底地改正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正当地指出的、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結果的照耀下变得更明显的缺点和錯誤。

有一点是大家不知道的，这就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还坚持自己不正确的立場，长久地不願意接受苏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对情况的客观分析而提出的友善的忠告。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7月全会上虽然撤消了拉科西的第一書記职务，但选了格罗同志来领导党。这以后的事件表明，这个领导無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巩固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构和全党。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机关不警惕，一方面忽視了人民正当不滿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忽視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不断扩大。在党内和国内这样一个不安的情况中，格罗及其他等人都出去作长时间的休假，然后又和政治局其他成員到南斯拉夫去直到反动派反政府活动开始的前夜才回来。

反革命的公开活动

受反革命地下組織领导的反动势力利用了这一情况来組織反革命陰謀。正如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国内的反动势力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在进行思想准备的同时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来通过建立各种武装小組、在各种机构里取得影响等方式組織反革命势力。

在这一实际上的無政府状态中于10月24日开始的有一部分

劳动者附和的要求消除领导国家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青年示威游行，立刻就为反革命势力利用来进行反政府和反党的目的。在布达佩斯游行过程中许多以前早已准备好的反动武装小组跑上街来了，开始大规模地制造骚乱，从骚乱变成了反革命的政变。

匈牙利政府无能力阻止这些反人民分子的活动，无能力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无能力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软弱，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薄弱，与群众联系的不足，都充分表现出来了。机关、工厂和农村的党组织在反革命分子第一次进攻时为纳吉政府的政策弄得迷惑了，失去了领导，实际上是瓦解了，无法用相应的方式来影响工人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指导他们来和反革命斗争。许多下级组织和机关要求指示，询问应当做些什么，但他们从中央委员会所得的回答仅仅是：等待着，等待着，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

同时也表现了忽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和对军队指挥员干部的组成注意和关怀不够的结果。这时，虽然有些同志，譬如明尼赫，代表党坚持要求把坚决站在人民民主制度一边的工人武装起来，但军队不顾几度的请求，在这方面没有给予中央委员会任何的帮助。这明显地证明，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别有用心的人们。

在反革命分子开始的最初几个钟头内，匈牙利政府要求苏军帮助，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并控制住反动派的活动和迫使它后退。后来已明显看出，苏军继续驻留布达佩斯会引起局势的紧张，苏联政府根据纳吉的请求下令自布达佩斯撤退并宣称愿意就苏军自匈牙利撤退问题举行谈判。苏军撤退这一步骤是当时布达佩斯的具体情况要求的。

当苏军自布达佩斯撤退以后，反革命势力立刻抛下了假面具，从布达佩斯仓库中夺取了更多的武器，开始杀害共产党人、

社会政治活动家、人民民主制度的捍衛者。

無數的事實說明納吉實行了兩面政策：一方面宣稱，為了鎮壓反革命勢力，蘇軍的干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鼓勵反革命分子的積極反抗，並與反革命分子保持着聯繫。

納吉政府在反革命壓力下一步步地後退，把共產黨人和忠於黨和人民政權的人排擠出去，最後終於瓦解了，把自己的陣地交給了企圖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專政的反動勢力。

納吉政府最可恥的行為，可能引起最嚴重的國際政治結果的行為，是他向聯合國要求立刻從匈牙利撤退蘇軍，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宣布匈牙利中立和要求四大國保障其中立。這意味着對匈牙利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利益的嚴重威脅，這是向帝國主義勢力的直接呼喚。很清楚，這一立場和號召抵抗蘇軍以及發起反對匈牙利鄰國——包括我國在內——的復仇主義宣傳等，這一切可以導致帝國主義者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行動。這一切對帝國主義的呼喚也得到了回答，而受過訓練的霍爾蒂武裝隊伍開始更大規模地湧過奧匈邊界，從西方運來大批武器彈藥，為此還利用了紅十字會。

武裝的法西斯小組開始開放監獄大門，釋放並武裝罪犯和在1945年因在霍爾蒂時代、戰爭中犯了反人民民主的罪行而被判刑的從前的法西斯活動家。同時，紅衣主教明曾蒂也被釋放，釋放後他立刻宣布了一項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綱領。

以前的大地主、貴族如艾斯德哈茲等人立刻表示支持這一綱領。

當時呈現出了變匈牙利為法西斯國家，從而會給匈牙利人民、和平事業以及歐洲各國人民的安全帶來嚴重結果的現實的危險。

匈牙利人民的健康的、革命的力量站出來了

由於這一危險，也由於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暴行迅速增加，許

多健康的忠于工人階級的人們退出了納吉政府。納吉政府解体了。

提出了組織一个能扭轉事变的發展以便鎮压反革命并导致人民民主革命势力胜利的新政府，以前参加納吉政府的共产党员們意識到当前局势的危險，依靠着国内的革命力量建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工农革命政府向苏联政府請求帮助粉碎反革命，保衛人民民主制度，恢复秩序和国内情况的正常化。

对苏联政府來說，解决苏軍参加鎮压反革命的問題不是一件容易事。苏联同志們知道在別的国家里使用兵力必然会产生許多困难。我們党的領導根据这几日中全国所表現出的帮助匈牙利革命势力的坚决意志，向苏联政府表示我們同意并支持这一行动。

匈牙利目前的發展表明这一行动是正确的，历史也将証明它是正确的。（鼓掌）

目前，匈牙利主要的反革命巢穴已全被消灭。工农革命政府的地位在巩固着，虽然这一过程还进行得緩慢而不平衡。乡下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正常化进行得較快，这說明反动分子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首先集中力量想牢固地在首都夺得障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一步步地很困难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在苏联、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展起来了巨大声援运动，这表现在供应匈牙利以保障完全恢复正常生活所必須的貨物和材料，这一声援运动是对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工作的一个巨大帮助。我国政府代表团和羅馬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訪問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

世界反动派当然不希望事件这样發展，因此更加瘋狂地进行着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叫囂。为了这一活动不惜利用联合国的講壇。虽然很清楚，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内部事务，联合国只应斥責世界反动派对匈牙利事件

的干涉，这种干涉是与一切国际协定相矛盾的，同时也違反了联合国的真正精神。

令人欣愉的是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越来越徹底地注意保証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正当要求，同时坚决保障人民民主成果，公开拒絕各种集团，特別在布达佩斯所提出的反革命要求。我們深信，努力于徹底克服过去的一切缺点和錯誤的匈牙利工人階級将迅速地动员起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站在劳动人民的前列来实现自己的偉大历史任务，保証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在这一工作中将得到苏联、我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不断支持。

人民波兰保証着今后順利的社会主义建設

同志們，与此相关的必須談談波兰的情况。在那里，党的面前也曾有一系列的国家政治和經濟生活方面的严重問題需要解决。但在党的領導机构内部很长一时期中对解决这些問題的方法沒有一致的意見。

内部的反动势力也利用了这一情况，他們想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的發展引导向不正确的方向去，他們瀆污了建設人民民主的波兰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特別令人不安的是在报刊上以及在某些文化工作者的發言中公开出現了民族主义傾向，展开了反苏宣傳。最近几个月来西方反动宣傳特別集中对付波兰，在波兰四周越来越近的地方开始聚集各种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

由于經濟發展中的不正确傾向，过高的投資，投資分配的不恰当以及經濟計劃和管理中的缺点，使波兰經濟情况很不好，这对波兰事件的發展有很大的影响。

敌人的宣傳和煽动能够增长起来，这是由于沒有受到波兰統一工人党的領導的相应的回击。由于党的領導不一致，因此，党也未能坚决地領導起消除党、国家和經濟生活中的錯誤和缺

点的运动。

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中央全会。我党对这次中央全会决议的态度怎样呢？

在第八次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这些是对于波兰当前发展中一些迫切问题的回答，另外一些结论据我们的看法是产生于这一困难的形势，即有许多早就应该解决的事情并没有被讨论和加以解决。根据我们的看法，例如对农业政策问题的解决就是这样。决议正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意义，但同时决议建议解散那些根据决议的话来说是无条件进一步发展的合作社。但是实际做法表明，如“人民论坛报”所指出的，提出这样的任务后不光是一些弱的社被解散了，相反，许多地方也把经营得很好的社给解散了。

重要的是党不仅揭露了使劳动人民感到沉痛的错误和缺点，而且党向劳动人民指出了消除这些缺点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发展。

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定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来消灭一直还很活跃的反动派的活动，消除在最近深深侵入波兰舆论界以及党内来并且今天还在某些报刊的文章中以及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口号。以哥穆尔卡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越来越坚决地反对这些可以导致推翻波兰社会主义发展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情绪。

从上而所说的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在评价波兰局势时如此含蓄和小心。这是因为波兰最初事件的发展情况造成的，波兰最初的事件很使我们担心波兰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和斗争所获得的一切好成果会不会都给抛弃掉。

我们非常尊敬波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经济落后而且为希特勒法西斯所毁坏的国家里在十年的过程中不仅医好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建成了一个有着强大工业的国家。我

們尊重波兰党的領導在哥穆尔卡同志最近演說中所表現出来的坚决的态度。在哥穆尔卡同志的演說中公开地清楚地指出了克服許多錯誤、缺点和困难的道路。这是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加深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和合作的道路，这是首先依靠波兰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同时徹底貫徹党的領導作用的道路。

苏波莫斯科談判有重大意义，这一談判使帝国主义集团大失所望而順利地結束了，苏联同志以及波兰同志在談判中表現了願意消除互相关系中的各种困难的善良意志。談判的結果将是对人民波兰在保証今后順利的社会主义建設上的巨大帮助。

我們对鉄托同志演說的观点

同志們，

在对与我国相邻的匈牙利和波兰發生的事件作初步評价时，也要談談我們对于鉄托同志 11 月 11 日就这些事件發表的演說所抱的态度。这篇演說因其含意而引起了許多共产党正当的不同意，我們党对它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因为这篇演說是在各国共产党正为了反对联合起来的国际反动派的瘋狂进攻而进行着艰巨和自我牺牲的斗争的时刻發表的。

鉄托同志对匈牙利發展情况的評价有一些我們認為是明确的和無可爭論的（如关于白色恐怖和納吉政府投降行为以及对埃及的侵略行为等的叙述）——这些我們同意——但也有一系列的不正确的观点和評价。什么“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全民族起义”，这种說法是与事实完全矛盾的，是違反每个共产主义者都必须遵循的对事实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的。

鉄托同志对苏联政府应納吉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苏軍自我牺牲的帮助，給予了否定的評价，把苏联的第二次帮助也說成是“錯誤”。他說这“也是不对的”，虽然他以后宣称：“如果这（指苏

軍幫助。——譯者)能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業，使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能繼續进行，那么，有一天将会成为肯定的因素”。又說：“在談到这一悲剧时(指匈牙利事件及苏軍的帮助。——譯者)我只給你們說一点：在各国共产党內以斯大林的方法掌握着权力的那些不負責的份子，如果向苏联建議，按照他們認為是正确的方式去行动，那么，他們就給了苏联一次非常坏的效勞”。

鉄托虽然沒有举出任何人的名字来，但明显地，除了別人外，也是指的我們党。我們党再一次明确地宣布：我們以自己在苏联部队帮助匈牙利政府粉碎反革命陰謀这一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感到驕傲。(鼓掌)

鉄托同志不仅仅对匈牙利事件作了评价。他还說南斯拉夫的范例起了“正面的和有益的”影响，他說，他們要努力使那些“預言家和參謀者想阻止1948年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現在在波兰繼續發展的这一过程并把它轉到斯大林軌道上去的企圖不能成功。”他又繼續發揮这一思想，說道：“我們將和波兰同志們一起来进行斗争，反对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各国共产党中所發生的这些傾向。同志們，這場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因为現在問題在于南斯拉夫所开始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決議中为之創造了足够条件的新方向，能否在各国共产党中真正取得胜利。”又繼續說：“南斯拉夫不能把自己封閉起来，必須在各方面进行工作”，同时鉄托又安慰人說，这并不是要从內部来顛复这些国家，而是思想上的影响和建立联系，以便“新的精神取得胜利”。

我們認為，这是要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与各兄弟党坚决捍衛的列宁主义綱領不同的新的国际綱領。鉄托在其演說中給每个党及其領導人記了分数，并企圖把他們分为“斯大林分子”和其他派別。他对法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同志本人进行了攻击。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并非偶然地推迟了、而最后無定期地取消了与法国共产党的会談。談妥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的訪問也

取消了。还必須指出，我們在与南斯拉夫同志进行各种友好談話时，从未在列宁主义原則上作过讓步，我們也从未掩盖过尚未解决的問題，特别是思想意識性質的問題。

永远要照顧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

从本質上来講，可以說鉄托的演說是涉及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結的，而今天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这一团結。鉄托这一演說使正在順利地为反对資本主义反动派尖銳进攻和右派社会党人煽动宣傳而斗争的革命共产主义陣綫趋于削弱。

鉄托同志的演說也关系到其他党的內部事务，涉及到这些党正規地选出来的領導机构和他們在党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上討論并批准的政治路綫，同时鉄托自己又补充說：“用不着害怕对这些党内不好的現象去进行公开的批評……以后关于这方面还应当多写文章”。南斯拉夫領導者們無疑地想自己来决定，什么地方“弄得好”而什么地方“弄得不好”。因此当今天南斯拉夫同志們說，这根本不是干涉，因为他們以前一直反对干涉时，就令人很奇怪了。

这篇演說中的許多說法（这些說法在南斯拉夫报刊上發揮得还要尖銳）是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系列正式文件，特别是关于与苏联共产党以后的关系問題的宣言相矛盾的。南斯拉夫在这一宣言中保証，不再干涉其他党的事务。

不能同意鉄托同志所說的个人崇拜是整个制度的产物这一說法，因为大家知道，个人崇拜是与整个苏維埃制度直接对立和矛盾的。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个人崇拜有可能被揭露，使得有可能克服其有害的后果。

我們也反对破坏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国家 and 党的团結的企圖。一切共产党与苏共間相互关系的原則立場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怀疑它的正确性。

我們完全尊重苏联政府与南斯拉夫政府、苏共与南斯拉夫

共产主义者联盟所發表的宣言的意义，这些宣言是两国和两党間逐步接近的第一步。但是，我們对苏联以及和苏共的关系，正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关系一样，要亲近得多，密切得多，而且处于高得多的水平之上。这是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和目的的，这对共产党人來說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談到过去年代中因个人崇拜之过而造成的缺点和錯誤，那已屬于一去不返的过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55年7月會議已研究过这些問題。对这些問題的原則性說明更加加强和加深了我們平等的兄弟般的合作，这一合作将永远越来越紧密。

“战斗报”这几天在回答“真理报”不久前的文章时，就因为我們对苏联的友誼而对我們大發雷霆。“战斗报”写道：“就讓‘紅色权利报’去写什么牢不可破的捷苏友誼吧！在拉科西和格罗时代‘自由人民报’关于匈牙利也写过同样的話”。这已是对我国人民的公开侮辱和誹謗了。南斯拉夫認為馬克思主义关于要尊重各国情况特点的一切說法都到那兒去了！我們尖銳地反对把慕尼黑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情况来与霍尔蒂法西斯匈牙利的情况相提并論！那时，为爭取对苏联的友好而斗争是捷克斯洛伐克千百万群众的事情，这一斗争也表现在簽訂捷苏同盟条約中。也根本不能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关系的发展情况同匈牙利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作比較，不能不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整个战后时期中，在爭取人民民主制度的胜利和巩固的斗争中的基本区别。很奇怪，“战斗报”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虽然它的編輯們是知道这些事实的。

对这一切必須較深入地考虑考虑。类似的情况在南斯拉夫最近一时期来很多。

比如托多洛維奇同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理論性刊物“共产主义者”第七到八期上發表的文章中，宣傳共产党間相互关系中的不正确原則，并且，掩盖世界上的阶级对立。托多洛維奇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成熟和轉化过

程”的理論，這從本質上來講是修正主義的理論。

事實是，南斯拉夫報刊的文章和鐵托同志最近的一次發言，對從貝爾格萊德會談以後兩年來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間相互關係的基本上令人滿意的發展，不論從那方面來說，都不會帶來好處。

我們將繼續為發展和加深我們共和國與南斯拉夫、我們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間的合作和聯繫而努力。同時我們將永遠站在原則性立場上，決不從馬列主義立場上后退一步，我們將永遠照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利益。

我們的具有約束性的榜樣現在是、將來
也是列寧主義的榜樣

至於談到在我們的情況下採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問題，我們將繼續注意研究，並且，可能的話採用其好的東西，正如我們對待其他國家的經驗一樣。

我們堅決不同意把南斯拉夫的經驗說成是對其他國家普遍適用和必須執行的範例。對我們說來唯一必須執行的範例是列寧主義的範例，列寧主義的範例在各種不同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的條件下被創造性地應用着，而這不僅在我們，而且在許多其他國家都是這樣。列寧主義是我們間共同的主要的東西，是我們永遠必須遵循的。如果說南斯拉夫的經驗反映了他們國家的特點，那麼請問，南斯拉夫的特點與我們的特點又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我們絲毫也不想縮小南斯拉夫在經濟建設中的成就，以及在分裂時期中必須克服的困難。我們也不是那種好吹牛的人。但是事實和數目字清楚地表明，南斯拉夫的經濟與我國有着成熟的工業和精耕的農業、有着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經濟之間，有着巨大的區別。

拿農業來作例子：用不着說南斯拉夫的平均單位面積產量只達我國的一半，機械化程度與我們相比才剛開始，就拿農業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讲，拿合作化大农业来讲，我们要远得不可相比较。工业的组织又怎样呢？我们有着高度分工并广泛协作的工业，它怎能容许如此松弛的计划以及价值法则和供求关系的自发的活动呢？如果我们也像南斯拉夫一样实行把大工厂分散成小的、基本上独立的单位，那我们的生产组织就会比当前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还坏，我们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就会降低，工资也会减少。

国家管理机构的形式和组织，企业中的工人自治等问题最终也不能脱离国家生产力水平以及干部水平来孤立地解决。这方面由于上述区别，南斯拉夫也未必就能成为我们的范例。我们正在进行广泛的分权，消除包罗万象的严格的集中制的残余，但是我们是根据我国的条件来做的，以便保证对国家和经济的统一领导，以便不在我国复杂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和国家生活中造成无组织和混乱现象。同时，我们彻底地关注，使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能提高每个工作人员参加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我们生活中有系统地加深社会主义民主，一切机械搬用各种在我国条件中根本毫无根据的思想的企图，都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一条道路。

我们将继续走这条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力量，提高了我国人民生活的道路；我们将根据对我国情况的老老实实的列宁主义分析出发，我们既将根据我国人民的幸福出发，又将根据我们的国际义务出发，我们从来未辜负自己的国际义务，将来也决不辜负。

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反对和平和 各国人民的自由底阴谋的回答

同志们：

世界上这一切事件在我国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坚定态度。

我們在全国广泛組織的各种會議上，在給捷共党中央委员会寄來了一万八千多決議和信件中，对党和政府的政策都表示了一致的贊同，譴責了世界反动派的行为并表示了更加坚决地在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牢固友誼和同盟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坚定意志。

过去几月中我国工人階級表现了高度的政治上的成熟和階級覺悟，表现了对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思想毫不动摇的忠誠。工人階級的坚定态度对我国工农和所有劳动者联盟的进一步加强有巨大影响。与工人階級一道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也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表示了贊同，表示了願意更加促进我們人民民主祖国的巩固的意志。

过去几月的特征是，許多劳动者，特别是工人，要求参加我們共产党的队伍。

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人民的和平和自由的陰謀的回答是工厂和农村中生产積極性和主动性的高漲。我只指出几个例子。北捷克的矿工們提高了自己的保証，要給共和国更多的煤。奥斯特拉發卡尔文煤矿区的生产計劃又开始完成了，他們11月份的掘煤計劃完成了103.8%。这一月中多掘出了64,726吨黑煤。

我国农村也是坚定的。大家知道，反动派的活动是首先针对我国农村的，但是，这一次他們也一点也沒有得逞。我們的合作社和农民不仅超額完成了許多規定的任务，而且在10月15日到11月15日这一段时期中还新建了28个統一农業生产合作社。在討論政府給全体农民关于第三次統一农業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的信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合作社建立起来。

反动派在我国青年知識分子那兒，也沒有行通。匈牙利的事件給我国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影响很深，他們絕大部分更加意識到自己对国家所負的責任。工厂青年中的社会主义競賽开展得更广泛了，其他地方的青年对自己的工作也更加負責了。至

于談到知識分子，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是沒有懷疑的。但是我們黨和各種社會組織必須更積極地在凡是出現了不正確的意見的地方進行工作，並且應當通過解釋和有領導的教育工作去消除這些不正確的看法。

必須指出過去幾月中表現得非常好並繼續鞏固着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兄弟團結。匈牙利族和其他民族的公民們也用以下的話來表示他們的態度，他們說：我們的祖國是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我們的黨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自然也可以預料到，在反革命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猖獗進攻的時期中我國公開和暗藏的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以及被打敗的剝削階級殘余分子中的頑固敵人開始抬起自己的頭來。我國人民堅強的團結把一切的敵人活動都在萌芽時就撲滅了。

整個國民陣綫，其組織和各政黨的領導也表現得很好，我們對他們在過去一時期中的工作和態度給予肯定的評價。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我國共產黨完全動員起來了，並發揮了積極性，黨又一次表現了有巨大的才能來對團結在民族陣綫中的全國人民進行正確的領導。全黨都有系統地得到了關於局勢發展的消息，黨把局勢向勞動人民作了解釋，並要他們警惕，要他們為鞏固我們共和國而工作。這方面紅色權利報及其他刊物幫了我們很大的忙。不僅共產黨員，而且，越來越多的非黨群眾來找我們的組織，要求把需要完成的任務，委託給他們。

我國工人自衛隊又一次表現出了高度的戰鬥準備、紀律性和堅定的革命立場，這些証實了他們不愧為1948年勝利二月的光榮戰鬥傳統的保持者。（鼓掌）

我們可以于心無愧地說，我們經受起了過去日子的考驗。

這使我們為我們黨，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感到驕傲，同時，這也要求我們進一步地繼續做好我們的工作。

更加順利地實現我國共產黨的總路綫

同志們！

現在我談到對我們以後的工作應當作出的結論，以便更好地實現我黨的總路綫。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根據全體我國勞動人民和全世界勞動人民認為是最根本的任務——保障和鞏固和平——出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其有歷史性的決議中對當前爭取和平的勢力和鬥爭給了一個明確的方向。我們將繼續走堅決地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而積極鬥爭的道路，我們要徹底執行列寧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一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則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和平共處和競賽。

在實行這一政策時我們要支持一切導致國際緊張局勢緩和的努力和行動，這就是說，要全力支持蘇聯的和平建設，蘇聯為了鞏固和平提出了解決當前國際局勢一切問題的办法。我們將繼續發展我國的積極外交政策。

我們在堅定不移地為和平努力的同时必須對侵略集團的一切計劃進行堅決鬥爭。我們要揭露這些計劃，並要我國人民保持最高的警惕。

我們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一切都是與我們和蘇聯的友好和聯盟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將繼續走這條路，將繼續鞏固我們與偉大蘇聯的兄弟關係。（鼓掌）

我們完全了解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對各國人民生活的重大意義，因此我們將盡一切力量為鞏固這一體系而努力，我們將加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構成我們各國建設中互相幫助的基礎的經濟協定和條約對我們各國間的合作有原則意義。這些協定必須進一步加深，以便我們各國能更緊密地互相依靠，更好地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壓力。我們的堅固聯盟的表現，我們各國安全的表現是華沙條約。從

我們这边來說，我們將注意徹底執行一切條約和協定，以利我們的共同事業。

与共产党、工人党及其領導部队苏联共产党的紧密合作和兄弟联系對我們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与坚决捍衛全世界劳动人民利益的苏联共产党原則性的團結一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面对着最近的国际事件，我們在我国內政中将更徹底地執行我們的主要和基本任务：进一步發展国民經济，保証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条道路上我們通过完成1953年的決議和執行捷共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綫已取得了無可爭論的成就。

目前这一个任务已在全国党代表會議決議中具体化了。党代表會議決議的逐步執行会导致經济的进一步高漲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的日子已为这提供了証明。全面地執行这一政策就意味着更加徹底地執行全国党代表會議的決議；不断地發揚劳动人民积极性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順利地克服我国国民經济中所存在的一切困难和缺点。

过去的日子中証明，我們制度的根本基础是牢固的工农联盟，是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兄弟合作。当前事件給我們提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我們時刻地并且在一切地方注意使这一合作，使我国人民的牢固團結——这一團結的表現是民族陣綫——不断地增长。更加團結全国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妇女和青年，这就是說要領導他們去为巩固我們共和国，为人民的幸福，为了爭取和平的斗争而完成建設任务。

我們越是徹底地加深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說，讓我国人民更广泛地参加国家的管理，人民的积极性也就会越高漲。党的任务在于：一切与社会主义建設有关的重大問題都要和劳动人民一起来解决；要使劳动人民根据其工作和政治經驗得出的观点可以得到应用。只有这样才可以順利地进一步發揮劳动

人民的積極性，才可以达到使党提出的任务，成为人民自己的事情。这方面革命工会运动必須起重要作用。因此，必須根据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會議的決議和工会全国代表會議的決議来进一步提高工会的積極性，使工会更多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中各項任务的解决和执行。

准备中的地方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运动也必須根据这一精神来进行，以便1957年5月的选举成为使我国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和發展的重要步驟。

我国人民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新成就的保障是我們的共产党。匈牙利事件促使我們更加关怀我們的党。匈牙利事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完全沒有起到应起的作用。这是对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一次沉痛的教訓。

我国共产党的基础是真正牢固的，它坚定地以我国工人階級及其光荣的革命傳統为依靠。我国工人階級是我国真正的領導力量。共产党的政策得到劳动人民的完全信任。这并不意味着，我們可以不繼續为保持这一信任而斗争了。相反，如果我們要更好地領導我国人民，不断地走在人民的前头，給他指出明确的方向，那么就必須永远遵循馬列主义学說，坚定地站在階級立場上，并不断与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保持亲密的联系。必須毫不迟緩地消除一切与人民接触中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現象，党必須首先站到我国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陣綫上去，也就是深入到工地、工厂和农村去。只有保持党与劳动人民間最紧密的联系才能完成我們計劃中的巨大任务和消除妨碍我們前进的障碍。

这一切的基本前提是不断加深党内民主，在党内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时我們要尽可能徹底地注意使劳动人民的建設性批評受到重視。

这給我們在各方面，在一切劳动人民中的思想工作和組織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地大大提高基層党組織的作用，以便过去日子中表現出来的政治積極性在建設工作上得到更明显的結果。我国武装力量必須更加警惕地捍衛我們共和国的和平建設，并随时准备着保衛祖国。

同志們：这是从目前形势中作出的几个初步的結論。全国党代表會議的決議仍然是我們以后工作的基本指示，我們应当首先徹底执行这些決議。世界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瘋狂进攻破产了。今天我們已可以說，世界反动派想破坏社会主义世界的信誉的企圖未能得逞，相反地，他們自己反而更加暴露出是和平和各国人民的敌人，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比以前照耀得更加光輝。

我們将在馬列主义旗帜下，在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热情的鼓舞下更加坚定地前进，我們將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努力，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和和平在全世界的胜利。

意大利共产党总書記陶里亚蒂：
**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为劳动
階級的民主政府而奋斗！（节录）**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原載1956年12月9日意大利“团结报”）

这次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十分严重的时际召开的，它的任务是特别重要的。不能够、也不会把这次代表大会当作例行的普通代表大会。如果降低成这样，就会有損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而我們所作的准备工作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最近的国际形势發展是惊心动魄的。正当人們看来有理由希望各国人民之間和各国之間关系上的緩和局面可以在和平中扩大的时候，法、英帝国主义不顧信义地向埃及人民發动进攻，把战争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由于这一侵略的結果，我們当时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經不远，而我們知道：在今天，世界大战就意味着現代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完全破坏。因此，我們的文明本身当时又一次被迫面临深渊。

在社会主义世界也發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这个陣营的絕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和平中建設新經濟和新社会。其中有两个国家出現了改組現象，在改組的同时出乎意料地發生了人民运动，而反革命势力也公开地或者隱蔽地插手活动。在匈牙利——匈牙利，由于人口少，是个小国，但是由于地处欧洲心脏，而且由于它的历史傳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甚至搞到悲慘决裂、發生暴乱行动、發生战争行动的程度。匈牙利事件的發展甚至

也显然形成这种危险：不仅几个国家，而且是全欧洲会卷入战争。劳动者眼前突然出现了血腥法西斯暴政复辟的前景。

这个事件惊动了、深深激动了舆论，尤其是使得革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心灵深深激动。如果不认识到这个事件的根源在于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深刻危机，如果不认识到这个危机所引起的问题及其解决涉及我们整个运动的责任，那将是天真的，那将是一个错误。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拍桌子的办法或者用复诵某些言词的办法来解决的，要予以解决，就得认真分析并且勇敢地作出结论。要使得以匈牙利事件为材料和借口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宣传没有成功的希望，这是唯一的办法。

在我国，表现出危急而尖锐的景象。在经济上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关头，有人显然在试图使政治关系恶化。旧问题以新形式出现，而新问题也在产生，其中有些问题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民主的前途、对于阶级力量和意大利人民力量的团结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代表大会是在特殊的气氛中进行筹备的，因此，大家应该明确这一点，而且应该着重指出这一点。行政选举运动一旦过去——经过情况是不坏的——我们党就忙于应付起源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种种决议、批评和严重的揭发。这是必要的，我们有责任这样做。今天比以往更看得清楚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仅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革新的转折点。我们运动中的任何一部分不参与这一转折是不可能的，而后退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十多年来的政策内容，由于党一贯力求使其本身具有的性质，由于党一贯力求使其行动具有的性质，由于葛兰西遗训给予我们的思想准备，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要理解上述一点是比较不困难的。然而，经过党以空前规模展开的讨论，结果是：我们有许多问题、十分严重的问题要加以深入探讨，要澄清和纠正若干错误的政策和工作方针，从而使得探求一条特殊道路来促使工人阶级在意大利也完成它的职责的工作不

仅不致中断、而且大大推进一步，从而结束剥削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們的討論不是孤立进行的。討論是和斗争交錯着进行的，討論本身就是反对从外部攻击党的敌人的斗争，反对他們的任何势力渗入我們队伍的斗争，反对把必要的討論变为誹謗党和领导干部、变为瓦解党员队伍的任何尝试的斗争。支部、地方党委会、省委会代表大会已經表明全党是怎样以新的自觉对待党的一切任务，怎样团结一致、果敢有力地来完成这些任务而作好准备。

这次代表大会是本身已經包含着深刻革新的一个过程的最后一环。革新并不意味着摺弃，也不是为了加以消灭而重新审查我們政策上和組織上的新的偉大的理想原則，这些原則是在建立共产党之初就加以肯定而且在以后的一切行动中力求永不背弃的。革新，就是說为我們在意大利所从事的爭取民主、維護和平和爭取社会主义的行动極其明确地确定基础和內容；就是說再一次強調我們党的民族和民主性質；就是說消灭反对这种行动、反对这种性質和反对这种行动和性質的日常实践的一切公开和隱蔽形式的抗拒；就是說打破并且摧毁限制和歪曲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束縛党内生活从而阻碍党的發展的官僚主义积習和組織上的公式主义。因此，革新和加强是两个密切相連、甚至合而为一的目标。

我們现在的任务，是从已經展开的討論和与之配合的斗争中，归納出一切积极因素，去其糟粕，从而使党成为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更有效的工具。如果就在此刻，我們已經感觉到能够肯定說：以直率的反动态度或者多少以相当伪善的姿态梦想我們党会遭到必不可免的危机的那些人，一定会極为辛酸地大失所望，我們这样說，絲毫也不是預言。

我們原来想在里窩那举行这次大会——大約三十六年前我們党就是在那里誕生的。不过，十一年前，在这里，在羅馬举行了标志着我們党的复兴的代表大会。在羅馬这里，在現在这次

代表大会之后，由于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经验，我们的党将有所革新和大大加强，而且我们将比过去更具信心地、更加生气勃勃地继续走我们的道路，同时确信将获得新的胜利。

因为我们要考虑下列事实才能确定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应该从下列最严重的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整个文明世界有被投入全面战争深渊的危险，而造成这种危险的是英法的侵略，即，对埃及人民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

经历了长期冷战，度过了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的其他严重危险关头，国际关系上终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达到这一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一再受到挫折以至于破产，是由于各国人民警觉起来施加了压力，是由于保卫和平的伟大运动取得了成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和平政策赢得了胜利。在当时看来，只需依靠和平力量的强大优势，只需借助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殖民制度的即使还不是全部的崩溃而造成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改变，就可以扩大和巩固缓和局势。我们自己当时根据对这种改变的正确估计得出了结论，认为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甚至避免新的局部战争。

不过当时就很明显，而且我们一再指明，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它的走卒社会民主党已经改变了作为侵略力量、作为和平的恶毒敌人的本质。人们可以强加遏制，但是不能改变这一本质。

要巩固国际关系上的缓和局面，必须有几个前提。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从而必须放弃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冒险，不论其目的在于动摇社会主义世界的巩固，或者像对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耻作法那样，把某些国家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人们必须承认不能让和平与战争取决于私利的盘算、取决于挑衅、取决于深渊边缘上的不幸的赌博、取决于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威吓，何况今天这些政府已经不再独占着这些威吓手段，它们已经不是支配世界的力量。人们必须承认殖民主义的

解体，承認不可能使它起死回生，承認殖民地人民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有权使他們的主权和民族财富完全受到尊重。总之，必須有一个新的欧洲和世界政策，这种政策的依据應該是，放弃組織分裂世界和引向战争的軍事集团，特别是必須放弃复活德国軍国主义、把它当作挑衅和恐吓工具的做法；在全世界各地撤除国外軍事基地；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間的一切爭端。

然而，要迫使这些帝国主义大国的反动領袖們承認上述一切，从而吸取教訓，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事实所証明的这些变化已經加深了資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变化的巩固和扩大，就是說社会主义国家、亚非两洲的新国家的加强以及殖民体系残余部分的新崩潰，有可能使帝国主义陣地进一步削弱。

为了实行冷战政策，仅仅美帝国主义者就花費了三千五百亿美元的惊人数目。可是他們並沒有达到他們預計的目的。他們把他們的經濟的一大部分建筑在战争生产上面。他們加速了作为資本主义現阶段固有特征的發展过程，从而助长了在他們影响下的所有国家的壟断資本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集团取得胜利。因此，进行挑衅和从事侵略活动的中心就增加了数目。走向緩和緊張局势的每一步都使反动人士更加不安，甚至惶恐万状，正如受意大利大資產階級指使的報紙厚顏無耻地向我們透露的那樣。这种心理状态在最近几个月更加严重了，因为在这段期間資本主义大国中出現了表明非常深刻的經濟危机的征兆。殖民体系的日暮途穷，已經在把繁荣主要寄托在殖民体系上的大国本土的整个經濟中引起了严重的动宕，造成了缺口。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对立加强了；它們陷入困境，一方面想用武力来阻止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另一方面則力求寻找新办法来奴役这些人民。一些古老帝国主义国家眼看着它們的国际威望和傲慢無礼态度賴以建立的支柱相繼傾頹。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則力求把殖民体系危机轉化为进一步加强自己支配世界的力量。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是从埃及政府作出一个从各方面說来都是正当的决定的时候开始的，經過几个星期極度緊張的局面之后，發生了英法的侵略。

有一种意見認為这只是無关紧要的一个插曲。我們要駁斥这种意見，因为它是錯誤的。苏伊士危机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当前的处境，在于它們瘋狂地寻找出路。另一种看法認為苏伊士危机和中东人民的整个解放运动都是俄国制造的陰謀，正如上个世紀的“东方問題”一样；这种看法还認為出路只在于在那个地区划分大国势力范围。我們要駁斥这种看法，因为它不仅錯誤，而且荒謬，况且鼓吹这种看法的是某一个已經当上了反共記者的前历史学家。

有些人把今日的埃及和亚非两洲的阿拉伯人民說成是一种伊斯兰帝国主义，說是它像过去的希特勒帝国主义一样威胁着世界，說是應該拿起武器来对付它。我們要譴責这些人，要指出他們是战争挑撥者。地中海地区和中东的穆斯林民族甚至并没有全都获得民族独立。在阿尔及利亚，他們每天都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命令之下遭到杀戮。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他們还受着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的曖昧的代理人的統治。到处，他們的經濟組織是薄弱的，社会財富微乎其微，工業力量几乎等于零，而武装力量非常有限。說帝国主义威胁来自他們那里，無論从政治或历史方面来看都是荒謬透頂的謊言，只能用支付給宣傳这种論調的报界代理人的英鎊和法郎的力量来解釋。誠然，这些国家还没有組成民主体制。这既是經濟發展薄弱的結果，也是帝国主义为了支配它們而竭力压制和毒害它們的政治生活的結果。然而，今天重要的是：居住在地中海整个南岸的、有着偉大的古老文化傳統的民族在这一地区力求从帝国主义統治下获得解放。这些民族可以而且定将作出新的独特的貢獻来改变地中海的性質。地中海不能长此作为英国艦队或者美国艦队举行演習的湖泊，而應該重新成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独立主

权的、平等的、自由的民族和国家交往的中心。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声援受到攻击的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符合我们运动的性质的，我们的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这种声援是符合我们保卫和平利益的，而且对于我们说来，同我们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也是密切一致的。

但是对埃及人民的侵略强盗行为不仅仅表明英国和法国金融界蓄意掠夺，不仅仅表明法英两国要击溃埃及来拯救它们的殖民阵地和没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威信的不逞的图谋。除此以外，还说明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最反动的集团为了反对国际关系缓和而进行的强烈反抗，也说明它们试图制止缓和局势的发展从而恢复冷战，希望在冷战的气氛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彼此之间恢复比较有效的团结，从而对抗对它们说来今天的发展已经达到危险地步的世界上的伟大变革。

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把匈牙利事件和借此发动的无耻运动同苏伊士运河国际危机纠缠在一起的做法尤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正确。在过去，在国际局势最危急的关头，人们早已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大国如何力图用团结起来准备对苏联进行斗争和战争的办法来克服——或者至少掩盖——它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倾向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今天，随着帝国主义者之间客观矛盾的日益尖锐，这种倾向就重新出现了。这种倾向助长了这样的图谋：使全世界重新投入冷战，而所采取的传统方式是巩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公开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后消灭；这样，当前国际局势中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现象现在是互相交错的：这两个现象是帝国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力求在进行新的侵略活动的基础上重新团结。

下面将详细谈谈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遵循错误政治

方針而造成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事實上，我們曾經公開指出：在我們看來，這些錯誤的方針是我們借此了解匈牙利事件經過的最重要的事實。如果沒有這些錯誤的政治方針，帝國主義者的瓦解活動和挑釁活動就會難于得逞。但是，帝國主義分子的活動仍然是，而且應該是我們用以對局勢下判斷的最突出的因素。事實俱在，而且如果說在我們看來這些事實是一些確鑿的證據，我相信它們甚至對於我們的敵人也應該至少是使他們感到狼狽或謹慎從事的因素。

多年來就有人在想盡辦法不斷呼喚匈牙利人民反叛，這是事實；在事件發生的前夕這種呼喚來得特別頻繁，而在事態發展過程中則變成對叛亂行動和強盜行為的具體指示了。

在暴動發生之初就有武裝集團存在，還有明確的叛亂計劃，這是事實；而且在還沒有發生任何外國軍隊進行干涉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當人民力量已經消失或者說正在瓦解的時候，反動領導機構就出頭露面了，這是事實。這個反動領導機構在實行白色恐怖和準備法西斯制度復辟的同時，還呼喚帝國主義分子進行武裝干涉。

這也是事實：美國特務機關的一個領導人和一個法西斯領袖很不當心地發表了一些談話。根據這些談話，將在匈牙利發生的一切，他們是老早就知道了。

還有這樣的事實：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前夕，美國預算中供組織社會主義國家內顛復活動的撥款增加了兩千萬美元，而現在似乎已增加到五億美元。

有人甚至跑到我們這裡來公開夸耀自己曾經指導和準備匈牙利學生的暴動。這位先生是在什麼地方發言的呢？他是在意大利社會運動——就是說法西斯主義——的最近一次代表大會上講話的。

如果人們忘記隨着時間的消逝而日益大白于世的這類事

实——然而还有一些社会党同志有时忘記这些事实——，就不能够就整个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事实証实了我們的判断。在眼前的时刻，国际关系整个局面面临着普遍危机，而預謀破坏前此所实现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維護和平方面的巨大成就的攻击，就是这个危机的一部分。現在猖獗一时的反苏、反社会主义运动証实了我們的判断。强行解散西德共产党，就是这个运动的先兆和預告。这个事件本身就具有充分的含义，我們对此再一次表示抗議。这个运动在法国表现为针对法国共产党的法西斯匪徒暴行。我們对法国共产党再一次表示全体意大利劳动者的永不磨灭的声援。由于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推动，反动的圖謀和露骨反动的集团又猖狂起来了。这个运动已經使得也許正逐漸成为那些所謂“匈牙利人民之友”的榜样的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又在罪恶地处死自由战士了。

在我国，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人們不得不要受到某种遏制，因此反共宣傳再次刺激了天主教集团夺取絕對壟断的政治领导权的欲望，就是說，既排斥人民的力量，也压制它們自己的盟友。凡此种种就使得在我們眼前呈现出这种情景：必須使人民运动进一步發展，这样来对付和击退巨大的反动浪潮。

如果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反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是这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和恢复冷战企圖的鼓动者，如果他們列入一切反苏反共歇斯底里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中間，那是不足为奇的。社会民主党試圖用这种方法来掩盖它自己的悲惨責任；这正是他們的絕望掙扎，是荒唐透頂的事情，而且我們希望这种掙扎是白費了力气。

侵略埃及人民的蓄意为恶的直接主犯，如果不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人，又是誰呢？可耻地屠杀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組織者，如果不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政府，又是誰？鑒于最近的事态發展，我們对于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一个領袖何以要

在侵略埃及的前夕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散布混乱的原委，是了解得更清楚了。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甚至比政府阵营其他各党更早地发出呼吁，呼吁维护“大西洋”团结，以求恢复冷战、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和反对殖民地各国人民解放而斗争。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行径，是背叛任何国际团结原则、背叛任何社会主义理想的行为。这种背叛行为同第一次大战初期第二国际的背叛行为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更坏些。因为社会党人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并且自动驱向进一步败坏国际关系、驱向新的冒险。有事实为证，使我们明显看出：要反动堕落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像法国社会党目前的领导机构所鼓吹和实践的那样，执行一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代为管理政权的政策。我们希望意大利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部分——无论大小——都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被引上一种类似的政策方向。

但是，尽管我们看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严重，我们却没有忘记和平力量是多么强大，也没有忘记仅仅由于世界结构本身、今天就已经得以避免战争这一事实。最近的事态发展本身，就证实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们希望用战争来解决它们念念不忘的一些问题，它们甚至悍然不顾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然而，他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匈牙利暴乱的发生曾经使它们希望实现罪恶企图的道路已经通行无阻，希望和平最坚强的保卫者苏联瘫痪了，希望舆论完全迷失了方向。然而，这种希望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实现了。苏联对侵略者的严重警告提得恰是时候。埃及所遭受的背信弃义的攻击激怒了各国舆论和全世界人民的舆论，这种舆论高涨到了迫使英、法不能不接受的程度。

不久以前美国公民们的投票，支持的是一个——对也罢，错也罢——总之被当作主张国际局势缓和以及主张和平的人。苏联在匈牙利的第二次干预是严酷地必要的，它迫使匈牙利的战争挑拨者和法西斯分子丧失了获得胜利——那怕是暂时的胜

利——的任何可能性，它还决定性地影响了侵略者在中东的行动。因而，即使在十分混乱和动荡不定的时刻，在蓄意制造出来的紧张关头，人们也得以制止侵略，得以强迫遵守国际法，能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从而拯救了和平。但是，为此，一切和平力量必须积极行动并且团结一致，和平的天然保卫者、首要的、最强大的和平保卫者——社会主义世界必须保持内部团结、保持威信和力量。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制定了若干首要的任务。我们不认为国际局势缓和的因素已经丧失。恰恰相反。最近的一些事实反而可以对舆论有所助益，既然舆论已经对举世和平所经历的危险有了深刻的印象，等到对埃及进行强盗远征的物质后果表面化的时候，舆论还会不得不进一步考虑。

中东冲突现在还没有完全灭绝。世界上这个部分的其他地区还存在着新战争冒险的威胁，不仅有这种威胁，同样现实的是全面冲突的危险。和平还不是稳定可靠的。万一发生全面冲突，争论毁灭文明和灭绝人类的范围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这同样是可怕的。这只是争论劫后的墓地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而已。不错，这种前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用来起约制作用，但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它便会自动运转。

应该用积极的行动和保证和平的措施来拯救和确保和平。侵略者既已开上战场，同他们进行仓卒的谈判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新的政治行动，这些庄严的行动应该以新的方式并且严格地约束所有的人，而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应该恢复国际形势的缓和并且使得这种缓和局面获得新的进展。

因此，我们认为，最大国首脑应该从速举行会议。会议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解决对于全人类的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某些问题，例如禁止原子武器和普遍裁减军备，并且解决对欧洲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德国统一问题。

苏联又一次提出的建议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

但是在取得上述重大結果之前，應該達到一個迫不容緩的目標，這就是消除目前極端緊張的情況，重新造成一種諒解和可以進行協商的气氛。

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提出了相反的建議，天主教人士的建議也恰恰相反。他們希望恢復冷戰，甚至加緊進行冷戰，因為他們像過去一樣希望社会主义世界經過冷戰以後不僅孤立，而且崩潰。經驗並沒有對他們有所助益。他們看不出社会主义世界已經贏得了冷戰的第一回合，社会主义世界肯定地還將贏得以後的一切回合。但是，我們拒絕這種前景：恢復過去幾年的嚴酷、荒謬和致命威脅等情況。恢復這樣的前景只能使得全人類、首先是我們遭受損害。

因此，我們譴責今天有人發動的恢復“大西洋團結”的宣傳。在最近幾周中，我們覺得我們同美國政府所主張的某些有利於和平的立場比較接近；我們知道美國人民是希望採取和平政策的，因此我們希望美國人民的統治者執行他們的願望。然而我們認為，由於當前嚴重危機的結果，整個西方落入了美國的財政、經濟和政治勢力的無可爭辯的支配之下，這個事實對於歐洲各國人民、特別是意大利人民來說是危險的。

我們反對大西洋團結，因為它是一種恢復冷戰的方式，是使意大利支持反對殖民地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從而阻止殖民主義最後崩潰的行動的方式。各國人民和各個國家的團結應該有一種新的表現，就是說表現為緩和緊張局勢、消除一切對立的軍事集團、撤除一切國外戰爭基地和撤退今天駐紮在各地的一切外國軍隊。對於那些向我們高談歐洲主義和西方使命的人，我們回答說：我們也是歐洲主義者，我們準備參與不管怎樣的倡議，只要這些倡議有助於在全歐各國人民和國家之間建立有利於和平的新關係。我們要求參加目前的各種歐洲主義組織，以便也能在這些組織內闡述和維護我們作為這麼大一部分意大利人民的代表而主張的和平政策。

而且，今天显而易見的是，“西方團結”的最放肆的鼓吹者實際上希望的是意大利做英美侵略者的尾巴，希望它甚至參加侵略。他們所希望的，就是參加維護旁人的殖民主義的戰爭。讓他們去想入非非吧。

今天我們看見意大利和平政策面前展開了新的廣闊前景，即使我們目前的統治者看不出來，因為他們擺不脫冷戰在思想和政策上遺留的渣滓。過去了的那個冷戰時期，已經以世界形勢中的轉變而結束，這個轉變是：利益只在實行和平政策的、希望締造和平的一個國家，已不再有處於孤立狀態的危險了，已不再有聽任敵對集團擺布的危險了。世界已經變成了多中心的。甚至在帝國主義國家陣營里，也存在着某些分歧，這些分歧是可以用來支持民族的和平政策的。我們同各方面貿易的經濟可能性比過去大了，這種增長也是同已經取得的技术進步相適應的。屈從於外國強加於我們的限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例如禁止我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人為地限制我們的國際貿易。在社會主義世界的旁邊，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由昨天還受殖民主義奴役的各國人民所組成的偉大新世界。我們沒有、而且我們也不再能有隱蔽的殖民主義意圖。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可以找到最好的朋友，可以找到進行經濟、技术和文化的自由合作的最充分可能。意大利人民是不是願意放棄這個機會呢？難道我們願意加強帝國主義國家奴役鎖鏈么？對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我們已經成為代替它們在非洲喪失了的地盤的“基地”，而它們內心裏是輕視我們的，而且阻止我們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偉大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和平的國家。

意大利有能力為緩和國際局勢、為鞏固和平提供重大的貢獻、決定性的貢獻。可是目前的統治者、天主教人士、狂熱擁護西方“團結”和大西洋“團結”的人卻不願意這樣。我國的外交部長最近的一些言論和行動，都表明了這一點。在一再猶豫之後，他終於投入了冷戰鼓動者的懷抱，他甚至一心想要從他們那里

把主动权搶过来，一心想要比美国人还美国化，比最極端的人还要極端。意大利人民应当为和平作出貢獻，就像他們在过去曾經能够做到的那样，曾經做得还不错的那样。我們应当促使人民提出要求强令实行始終如一的政策，这种政策應該不盲目跟从事态的發展，而要既具有和平的形式、又符合和平的明确意願。人民應該表现出推动力量，用这种力量来迫使政府遵循这种政策。作为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先鋒队，我們的任务就是要促其实现。因此我們將繼續参加和平运动并使运动获得發展。我們反对一切試圖削弱和平运动的傾向，反对一切企圖在和平运动承担着最迫切、最明显的任务的时候加以压制或者予以禁止的傾向。

促成国际局势緩和的事業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而且取决于各国人民。要想能够拯救和平，阻止冷战再起和避免使得国际局势的緩和再度受到阻碍，我們应当爭取人民更加广泛的支持。工人階級、工人中的共产党員們应当領導斗争拯救和平。如果我們希望拯救和平，加强我們的运动就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对于全世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說来，特别是对于作为这个运动中自觉先鋒队的我們共产党人說来，最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以最为重要是由于它宣告了、肯定了和决定了革新的轉折点。这个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的主要支柱有二：第一是这种認識：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各国体系，同时殖民主义在逐漸瓦解；第二是揭發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奉行的錯誤政治方針；这些錯誤，用苏联同志們自己的話來說，“粗暴地破坏了关于領導的列宁主义原則，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結果發展到作出犯罪行为。依据这种認識，人們已經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得出了重大的結論：肯定由于世界結構的改变，战争有可能避免；承認可以不經武装起义、在民主法制范围之內、甚至利用議會体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揭發不能不、而且已經使人認為有必要进行深刻糾正和制定出新

的方針。

但是应当指出这样一点：人們沒有以必要的明确态度立即強調指出已經这样明白加以肯定的新原則和政策立場同批評和揭發大会所指出的斯大林长期奉行的錯誤方針之間有什么关系。因此無論从理論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極其重要的一点仍然处于陰暗不明的状态。苏共代表大会所揭發的那些錯誤的政治方針，不仅同我們的原則和我們的綱領从来就是不相容的，不仅損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害，而造成这种損害的时际可能正是已經从只有一个国家建設和存在社会主义的局面进入由社会主义各国体系构成社会主义世界的局面的时候。要追究这个缺点的根源，也許需要指出这一事实：那些严重的錯誤甚至發展成为罪行，在对这种錯誤加以猛烈揭發的同时，沒有立即深入追究和批判其根源和产生的条件。人們局限于戏剧性地在一个领导人死后去指出他的錯誤和过失，而不去追究他生前所領導的政治組織中产生过、必須加以糾正的是怎样的一些歪曲行为，不去追究是哪些原因使得这些事情得以产生的以及怎样才能够使这些情况永远不再發生。这个缺点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們較难于对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宣傳进行斗争，这些敌人們力圖硬說（在这方面敌人是立即全力以赴的）整个苏維埃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都應該对所揭發的这些事情負責，因此应当从原則上譴責这些制度。然而，在我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受到这个缺点的限制，所以未能立即全面考察应当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揭發中得出的全部結論，因而也未能立即全面考察一切由共产党領導着政权和社会的国家都应当进行的糾正和修改（其中有些糾正和修改还应当是相当深刻的）。

事物的發展并不是到处一样的。在苏联，在揭發之前首先正确地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糾正，这些糾正由于其內容，因而已經构成一个轉折点。当时以新的方式提出了發展工农业問題、党的

政治領導問題。毫不躊躇地果敢地改變了保安機關的領導和活動。在文化和科學方面進行了重大的糾正。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感到意外，因為這個黨一向有着自己的獨特的方針，這種方針是適應於這個以新形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國家的情況的，而這個國家的黨的生活本身是具有從長期英勇鬥爭——這個鬥爭密切聯繫了黨和一切勞動人民階層，並且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中國全體人民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的最崇高的化身——中產生的特點的。不過，至少是在某些人民民主國家，人們是肯定地感到意外的，而且也許感到非常意外。這種情況有助於解釋在原本應該予以大膽應付和予以扭轉的局勢中人們何以採取固執態度，有助於解釋隨後何以產生混亂、渙散，何以未能控制事態發展，以及階級敵人何以能在這樣的情況中插手進行凶惡的陰險的活動——匈牙利悲慘事件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認為這一事實十分重要：在蘇聯，有人寫道：蘇聯同志的責任不僅是不要反對必不可少的政治方針上和人事上的變化，而且是要積極地提出批評和建議，以求消除抗拒並且促成改變。這正是符合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的邏輯發展的。

曾經有過的延誤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在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新政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誕生的，是原來的反動機構崩潰的結果，所以誕生，又是因為蘇聯軍隊的駐紮阻止了後退而且使得以反動為內容的資本主義復辟不能實現。因此，工人階級政黨才得以在人民支持之下來領導對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進行革命性改革的廣泛運動。歐洲那一地區的面貌就改變了——而在前二十五年中那里曾經是帝國主義特務、戰爭挑撥者和法西斯分子出沒的淵藪。若干世紀中未得解決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例如摧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建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創造了實行社會政治廣泛合作的新經驗。

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第一階段既已順利度過，就開始向着更具社會主義特性的改造的階段過渡。就在這時，爆發了冷戰，

同南斯拉夫的决裂使得情况更加困难。对外自衛和国内保持警惕的任务压倒一切，因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当然并不是各国尽然，程度也有不同。也许就是在这时，开始卑順地摹仿苏联的榜样来解决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和保衛新政权的問題。而且，当时只有这个榜样；当时只有苏联援助和支持人民民主国家，而西方只是狂呼摧毀新政权，而且支持一切为此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反动势力。

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各国机械地移植苏联的偉大經驗，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也証明是有害的。引导单独一国——苏联——胜利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严重历史問題的某些原則立場，过去和現在都不能具有普遍价值，过去和現在都不能予以机械抄襲。我想到的是——例如——不惜任何牺牲以求迅速建成重工業的必要性，發展一切基本工業部門的必要性，在不多几年之中把農業人口集体組織起来的广度。在条件十分不同的某些国家机械搬用苏联的这些經驗，必然就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造成艰苦生活和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并且使得积累过程更为艰难，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較慢，最后还使得工农群众承受过于沉重的負担。

用沒有道理的鎮压手段，甚至达到違反法制的地步，来掩盖困难的傾向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應該加上一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沒有哪一个工人先鋒队在团结一致和道义力量、工作能力和同群众的联系程度上可以同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相比。它們缺乏源于民族傳統的、能够使議會团结一致的直接民主形式来支持新的政权。同时工会又沒有充分的职权可以通过保障劳动者眼前要求的办法来起調节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不論是經濟生活或政治生活的民主基础都縮小了。

这样，人們宣布了在我们看来具有原則性的立場，即：向着社会主义的發展必須由工人階級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經濟、政治、民族和文化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領導进行。

早在1902年，当討論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时，列宁就肯定說，“俄国的綱領不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綱領一模一样”。后来这个观念始終証实了是正确的，可以說这个观念到了1921年列宁关于意大利問題的演說时就有了进一步的發展。列宁在这篇演說里說：“我們从来不認为在意大利可以抄襲俄国的革命。如果这样想，那是愚蠢的。我們是足够聰明的，足够灵活的，可以避免干这样的笨事。”（列宁：“共产国际”第三二〇頁）

而且問題不仅仅在于尊重傳統和民族情緒。关于尊重傳統和民族情緒的問題，我們已在最近的匈牙利事件中知道了若干使我們目瞪口呆的事情，例如匈牙利同志們取消了庆祝1848年革命的节日，这种情况正好像要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拒絕庆祝“米兰五日”一样。問題主要在于实行一个政治路綫来团结工人力量，把城乡各階層的政治階級联盟团结在工人力量周圍成为一个最广泛最牢固的整体，从而逐渐孤立反革命集团和使这些集团丧失进攻能力，通过广泛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仅仅采用保安措施来剝夺这些反革命集团取得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这样的政治路綫只能在考虑到民族生活的一切特点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来和付諸执行。

最尖銳的冷战时期已經結束，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既然确認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那末必須根据这种观点并在考虑了代表大会提出的其他一切批評和指責之后来重新考虑新民主主义各国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應該以承認向社会主义發展原則上可以有不同道路作为基础。这个体系應該是一种独立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小国的主权不能由于大国的干涉和压力而受到限制和發生問題。

苏联10月30日發表的声明完全闡明了这一原則，要是这项声明發表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或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那末这项声明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而这项声明在当时就可以作为各国和領導这些国家的党的指針，使它們能勇敢地面对方

針的改变,使它們能迫使改变方針,而改变方針对某些国家來說尤其是必需的。

相反,發生了怎样的情况呢?發生了——我在这里特别是指匈牙利——这样的情况: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非常有意义的決議和文件固然为党和輿論所認識,这些決議和文件固然推动了人民去思考問題,却没有促使領袖們采取坚决的行动来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必要的轉变是在党的坚定的领导下进行着。因此發生了使波兰局势尖銳化、使匈牙利瓦解的过程。

上層領導人思想閉塞、缺乏远見和頑固抗拒,以致下層不仅放肆地批評,而且展开了对党的領袖和对整个政权进行誹謗的真正的公开宣傳。

对于这样的宣傳,并没有提出認真的論据去反对,而是仅仅用一种籠統的、公式化的和輕率的判断去抵擋。这样,这种宣傳便成了后来的瓦解的主因。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斐多菲俱乐部的煽动創造了反革命的前提,因为階級敌人和各种敌对分子不可避免地会从这个已經打开了的缺口混进来活动,公开地指出可以通过一个武装起义运动来推翻新政权。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沒有苏維埃政权建立得久。旧的反动統治階級还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保持着势力和有組織的基础;这些階級还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無条件的支持,得到以不断号召暴动和給予組織暴动以用物資方式表現出来的支持。

因此,为了对最近的事态發展作出判断,我們首先要強調指出沒有及时糾正长期遵循的那些錯誤政治方針,也要強調指出在党外加以揭露是錯誤的做法,它摧毀了党本身的团結和力量。

但是,如果仅仅強調这些,因此撇开敌人的存在和干涉不談,几乎認为使用暴力来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甚至向應該受党領導的群众發出反党荒謬呼吁是有道理的,忘記了敌人不仅仅是美帝国主义者所供給的本身已經足够有效的美元,而且是思想上和實踐上都錯誤的方針在人們意識中所殘留下來的影响(因

为改变人们的意识比可能作到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改变来得慢),那将是严重的错误。

我們就是根据这些不同因素来解释匈牙利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匈牙利事件事实上曾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照說能够而且应当同劳动群众紧密联系的政权瓦解了;共产党潰散了;很大一部分人民在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参加了暴乱;而公开的阶级敌人,为了力图操纵这个暴乱,从一开始起就混了进去。于是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干涉成为不可避免,成为严酷地必要的,以便堵塞可能引向最糟糕的局面的道路,堵塞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道路,就是說不但尽到阶级责任,而且尽到对一切和平民主力量所负的责任。

事态发展是那样严重,它们提出了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在那些不能马上認清方向的人们中间还引起了一些涉及良心的问题,面对着这种局面,劳动者中间曾经表现出不安和犹豫,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对于这种情况我們当时和现在都不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应该消除,而且是可以消除的,只要竭力进行說服,同时集中火力打击企图从中渔利的敌人,打击枉自希望已經找到途径重新抬头的反动势力。

我們现在经历的,的确是我們的运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們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不加掩饰,一方面正是为了能够好好了解问题在哪里,另一方面是为了認真作出必须作的事情。每逢必须纠正前此根深蒂固的错误方针,或者采取由于客观形势变化而必须采取的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新方针的时候,工人运动在某些国家或国际上都经历过危急关头。今天,上述两个原因都存在,而我們的运动是認識到这一点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批評和揭發,如果予以正确评价,就会在各地为新的發展、为形式各异的独特的多样發展而創造条件。

革新,内部改弦更張,破除束縛飞躍發展的公式和积習,加强同劳动群众的联系,鏟除不法行为,取消对民主权利的荒謬限

制，接受辯論和公开比較不同的意識形態，使科學和藝術從危險的束縛中得到解放——做到這些，社會主義世界就能加強。正如我所說過的那樣，社會主義各國之間正在以新的方式建立關係。儘管問題並不同我們直接有關，請允許我補充一句：在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方面，我們也許正處在一個新時期的開端，在我們看來，這種關係應該在較高的水平上發展。這是勢在必行的，既然放棄了機械地、卑順地摹仿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就。

到目前為止，蘇聯已經提供了巨大的援助，來幫助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幫助它們克服自己的困難、建設工廠、掌握最先進的技術成就，包括最現代化的原子設施在內。如果有可能對這種援助的物質價值作一番計算的話，就會得出驚人的數字。

由於這種援助和犧牲，整個工人運動永遠感激蘇聯各族人民。但是已經發現，提供援助的辦法也不足解決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建立這樣一種經濟合作制度：既不絲毫削弱每一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又能用一種國際分工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增進每一個國家的福利。以往，我們的運動的創始人和大師們，當他們展望未來的時候，所談的始終是這樣一個目標。

現在的情況要求而且使得共產主義有可能飛速發展。因此，當前的危急關頭，並不是一個進行修正和進行無所裨益的思維的時刻，而是要求我們創造性地取得發展，從而確保獲得新的勝利。

自然，在這種形勢下，也產生了共產主義各黨之間的关系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尖銳地以新的形式出現的。共產國際完成了偉大的工作，它使得工人運動具有革命方針，還教育了不止一代的幹部。然而，在它的決議中某種程度的宗派主義往往占主要地位；這種宗派主義曾經使得共產黨人脫離廣大勞動群眾，不過後來大力予以消除了，因為當時面對着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勞動者和民主力量的團結有了超乎一切的必要性，成了首

要的责任。

在情报局的短暂的零星的行动中，同样也有宗派主义的关门倾向，造成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决裂的那个错误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每个党都必须探求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进展和斗争的道路，必须探求自己的内部发展道路，为此，就需要自主地探求和判断，以求把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依照各国本国情况加以运用。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教条。这些原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得以理解现实，使我们的行动适应现实，而且通过行动来发展原则本身，找出创造社会主义世界所依据的新法则，为今日已经成为世界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过去从不存在的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找到新的方针和新的路綫。始终忠于原则，同时从原则中归纳出我们革新所需的一切方针，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好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运动的一切分支之间的互助、各党的帮助是必需的。因为不再有单独一个组织，从而不再有单独一个指导中心，所以有人曾经想到一种多组合和多中心的体系，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发现也是同每个党的充分自主不相容的，而且把过于重大的责任加诸这些党中的某一个党。多种双边关系的体系是符合自主的需要的。然而，应当依据当前形势来认真地大力实践这种体系。

双边关系因此应该首先体现互相认识和互相尊重，而且应该允许、甚至要求提出友好批评，以便提出问题和促进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容许无论哪一方面返回我们曾经予以批评和我们已经超越了的体系，不能容许干涉他党的内部问题，不能容许把批评变为破坏信誉、制造混乱和散布先入之见的不信任的攻击，不能容许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派系斗争，不能容许唆使人们破坏他党内部的团结或我们整个运动的团结。

我们依据这些原则调整了我们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的关系。我們認為这一事实是有積極意义的，我們認為我們从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中得到的初步結果对于我們是有所教益的。我們將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但是，人們不应当重新墜入会破坏上述原則的錯誤中去。把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二，仿佛其中之一在原則上違反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和違反了應該从中得出的結論，这种試圖，我們認為是危險的、不正确的和虛偽的。相反，存在着的是每个国家为了实现必需的糾正而采取的不同形式。

即使在人民民主国家里，誰要是認為匈牙利形成的局面是它們所共同的，誰要是閉目不看已經取得的进展、已經获得的成就（例如最近关于社会保險的立法），誰就是大錯而特錯了。應該实现革新。但是，革新并不意味着分裂；为了使严重的事情不再重演，工人階級各党的团結和强大是必要的，同时它們也必須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加强联系群众，从而使得这种联系牢不可破。

我們大家感到有这样的需要；在我們偉大的国际运动中，各党通过互相接近和交往，使得对于我們在各国往往以不同的方法力求解决的各种問題的相互了解能够更加明确、更加深刻。我們反对返回到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中組織。但是，我們并不排除，而且我們希望——因为我們認為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組織有好些党的代表参加的种种国际会晤，以便研究特別重要的問題，以便比較所遵循的各种途徑，以便依据不同情况来解决这些問題；而这类会晤的目的不是作出約束大家的决定，而是借以說明各自的立場，从而加强运动的团結。非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不同类别的民主主义的組織，只要拒絕听命于反动派参加反共十字軍，就可以派遣代表参加这类会晤；这将是克服国际工人运动現存的分裂、或者至少創造条件以便将来予以克服的一个步驟——尽管只是小小的一步。

工人运动有一个根本的責任，就是国际主义的責任，而国际主义應該表現为有效的政治团結，不仅仍在爭取掌握政权的各

黨之間应当這樣，已經掌握政權、領導着國家的各黨之間也應當這樣。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國際團結，將不可能在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上有正確的方針。這並不是說：我們像虛無主義者一般地對待民族情緒、對待本國責任——就是說，對待民族獨立自由問題，對待本國傳統問題。

我們誕生于這樣的一個國家：正由于勞動者被迫陷于貧困和被忽視的境地，這種民族虛無主義一度在某些勞動階層中趨于占據優勢。我們曾經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領導意大利工人階級爭取領導地位，使它高舉起民族獨立的旗幟，當時，領導階級却在對外國奴顏諂媚。可能同民族利益相違背的任何情緒、任何義務、任何立場，都是同我們的國際階級意識格格不入的。相反，我們民族正是從爭取社會主義革新的鬥爭中找到民族自由和主權的最高表現的條件的，找到進步的條件和更好地肯定民族獨特優點的條件的。社會主義絕不能從外部輸入。它是要從全體人民的努力和鬥爭中產生的社會改造，當然，同時要依據國際經驗，但是，指引鬥爭的是本民族最優良傳統，是革命學說，是人民自己體驗出來的、由于自身新的覺悟的形成而找到的經驗。

無論從一國來說，還是從國際上說，共產主義運動都應該是一個團結的整體。這種團結可以作兩種理解：可以把它理解為來自外部的強迫義務，機械地移植或者卑順地摹仿他人的方針，這種理解是我們所駁斥的；但是也可以是在各國各自具有獨特的不同經驗的情況下產生的團結，是依據互相批評的精神予以發揚、各黨自主而予以加強的團結。而我們需要的就是第二種團結。

我們必須是團結的，因為我們共具同一的原則，因為我們共具同一的終極目標。我們的團結，就是我們努力爭取實現的、各民族享有平等、自由和親如兄弟的國際社會的雛形。我們必須是團結的，因為只有我們團結一致，全世界無產者才能得到超越

国界而互相了解的引路人。我們必須是團結的，因为工人階級的敌人往往團結起来打击我們。

法国共产党巴黎总部遭到的匪徒襲击，使大家都明白目前的統治階級中随时可以表现出怎樣的意圖。看見布达佩斯街道上吊死共产党人和支解其肢体的慘状，反动記者們竟然無耻地大为欣喜，这使得我們清楚地認識統治階級居然敢談論“解放”我們今天当政的国家的时候心里实际上在想些什么。法西斯主义和白色恐怖就是他們对待我們的唯一准繩。他們對我們是不会区别对待的。

不管我們怎么作，我們始終是“人类的敌人”、“莫斯科的奴才”、“無信仰者”。对于法西斯分子說来，对于教会人士說来，对于自由党人說来，对于善于咆哮的薩拉盖特說来，对于自吹自擂的馬尔法說来，对于歇斯底里的杰达說来，我們正是这样。我們努力革新党，力求实现整个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更密切的團結，不是为了博得他們中間任何人的好感。我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破除宗派主义門戶之見，是加强我們自己、使我們相互之間和我們同劳动群众更为密切地團結、对抗以至击败一切敌人的最好的办法。

有人大事渲染我們对苏联的爱戴、渲染我們归給苏联和領導苏联的党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們在这方面从来沒有一個人不是在誣蔑和造謠的。

我們已經說过——然而竟然沒有人試一試同我們認真地展开辯論——我們对苏联的爱戴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各个紧要关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資本主义暫時稳定的年代，在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后来在战争爆發的时候以及在战争之中，是苏联給予了啓發，作出了行动的榜样，从而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对于工人和民主运动事关生死存亡的問題。資本主义鎖鏈第一次是在苏联打破的，三十九年来人們在苏联努力建設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現在屹立着，它是社会主义組織的第

一个偉大榜样，是依据新的法則而發展的社会——这些新法則不再是剝削以牟利的法則，而是为增进全民福利服务的生产、技术、文化进步的法則。

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对于使历史改觀的这个偉大創举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它們的行动开始于 1914 年的叛变，经历了对于 1919 年斯巴达克革命的血腥镇压，它自夸曾經为了資本主义的利益和为了防止資本主义崩潰而管理过社会。今天，它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政府最近的光彩行为中和对埃及人民的罪惡侵略中达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那些天主教統一运动者除掉实现一些完全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制度之外，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

十月革命为大家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給予了整个工人运动以勇气和鼓舞。正是苏联的胜利才使法西斯主义消灭，使殖民体系崩潰，使亚洲和非洲成立了一些解放了的新国家。

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也是在十月革命的照耀之下誕生和成长的。我們要毫不迟疑地说：我們所以工作不停，是为了繼續这个革命的事業，而我們在今天还要強調，这是我們的任务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的三十九年当中，对于苏联來說，有十八年是战争的年头或紧急弥补战争損失的年头。这个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居住着曾經处在殖民地制度下的各族人民，而领导他們摆脱这种处境，进行了很昂貴的特殊的经济努力。苏联給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設和农业的發展需要巨額的投資，所有这些資金都是来自内部积累，而重担首先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

直至革命爆發，資本主义也沒有發展到足以在工业中和农村中建设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广泛物質基础。我

們必須記住這一點，如果我們要全面衡量所取得的成就，要了解為取得這些成就所作出的犧牲，要對某些人在今天想譴責和拋棄的制度有個判斷。而所以要予以譴責和拋棄，其理由竟然是這個制度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表明了它能夠有力地發現自己的缺點，勇敢地予以批判，而且準備予以糾正。

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斯大林主義”這種說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說法，因為它使人對於一種制度得出一種完全錯誤的結論，而不是推動我們去深入探究由於某些原因而在積極的經濟政治建設、正確的国际關係活動和決定性的勝利中混雜着的那些缺點。硬說這些缺點是不可避免的人，是錯了。根據這些缺點來進行一種破壞性的、徒勞無益的批評的人，更是錯了。

我們同蘇聯同志們公開地討論過這些錯誤的性質，我們指出它們是社會主義社會組織中某些部分的歪曲；我們曾力求就這些歪曲現象的嚴重性和根源提供我們的見解。我們現在保留着這方面的意見，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蘇聯同志們之間存在着分歧，很显然，這種分歧一點也不涉及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會上所進行的批評和譴責，我們對這些批評和譴責毫無保留地表示贊同，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從這些批評和譴責上后退。

關於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揭露的錯誤方針和嚴重的、不能容忍的、令人痛心的事實的原因的爭論一定會繼續下去，因為這是整個工人運動所關心的，而我們的研究和解答如果更認真、論據更充分，而且考慮到現實的各个方面，那就更容易擊退敵人的瘋狂進攻，而敵人正是想利用這種爭論。我仍然相信這種研究特別應該側重弄清楚經濟發展和政治上層建築——最高級的政治領導機構也是它的一個部分——之間的矛盾和互相的影響。當經濟基礎的發展已經到這允許而且需要擴大民主生活的地步，這種民主生活的擴大沒有能夠實現，而且相反地受到了限制和遇到了人為的關門行為。

這裡就有一把鑰匙，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在一個社會主義

社会里——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仅仅是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表现的经常主动和积极性就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民主性质——民主制度也会在党内外遭受到今天人们所谴责的各种破坏和限制。

然而这个制度也胜利地经受了这个考验。苏联同志们当初有勇气加以揭发，他们现在也有勇气和能力加以纠正。

我们的任务是在下判断之前，首先认识事物和研究事物。同样，必须更好地认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把这些国家更好地介绍给我们的整个运动认识。不应当隐瞒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应当绝口不谈进行这种建设可能有的牺牲。这样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驳斥敌人的荒谬论调，使我们得以充分地估量苏联所实现的一切的价值以及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获得的历史性的功绩。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第一个面对着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的，并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引导全体人民遵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苏联和领导苏联的党是社会主义世界的轴心和最高的力量，它在社会主义世界所占有的地位是一个被历史所肯定的、不能摧毁的现实。作为带路人的国家、带路人的党是没有的。指引我们的道路的是我们的原则、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永久保卫和平和民族独立和国际团结的义务。在遵循这样的指南时，我们摸索前进的道路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而苏联在过去和现在所完成的巨大任务的榜样和经验将照耀着这条道路。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国际政治局勢的決議(摘要)

(1956年12月10日)

南斯拉夫通訊社貝爾格萊德1956年12月10日電：今天的“战斗报”在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決議時指出，这个決議在对南斯拉夫进行無原則的攻击方面做得相当过分。并且指出，这个決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表現，而是已經鑄炼了几个月的一个鎖鏈中最新的一个环节。評論員追溯說，这件事一开头是發出秘密信件，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怀疑，指責它有社会民主主义傾向，并且硬說它不是一个十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組織。虽然这里牵涉到南斯拉夫，但是并没有把这些信件送一份給共产主义者联盟。接着出現了报纸文章，随后是对鉄托在普拉發表的演說的大家都知道的解釋，这是一种以虛構事实为根据的解釋。最新的一个步驟是公布一个东欧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決議。評論員說，由于这样，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已經越出指責和暗諷的阶段，它超越了报纸文章的范围而具有了一个共产党的正式文件的面貌。

“战斗报”指出，社会主义力量必須对他們自己所处的阶段进行徹底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現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任务是，研究和發掘国际社会主义正在經歷的危机的根源，并且找出消除危机的方法。要積極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社会主义的和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真誠努力，需要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可以在其中作出建設性貢獻的忠誠的、公开的討論。报纸說，但是

对原則性的討論作出的建設性貢獻仍舊太少，而另一方面，有人日益企圖掩蓋許多慘痛的事實和把問題秘而不宣。這種現象的表現之一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兩天會議後通過的決議。

“戰鬥報”評論員說，由於這些指責的含意和它們具有的正式形式，我們不能不覺得這是典型地恢復共產黨情報局時代遺留下來的某種方法的一個例子。最後，評論員引述了決議的這一段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竭力“加強同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友好的和同志的接觸”。評論員接着問道，中央委員會對這種合作存有什麼想法呢。它難道真的認為污蔑一個國家和一個運動的方法跟“友好的和同志的接觸”是相容的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書記亨德里赫：

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發言

(原載1956年12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

現在我們亲眼看到在全世界进行的空前的反共宣傳活动。这种宣傳特別利用匈牙利事件来肆意誹謗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資本主义国家制造反对我們的輿論，使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某些階層也發生动摇。长时期以来，帝国主义者一直在思想方面加强活动以維護資本主义，他們正在用尽一切办法要广大群众来接受資本主义。

他們的这种活动并不是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意識形态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加强的結果，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共产主义已經取得偉大的成就。苏联在最近几年来在国际政策中在建立不仅包括社会主义陣营而且还包括絕大多数以前的殖民地和附屬国在內的广泛的和平陣綫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安。这种情况当然也給資本家們带来了严重的經濟后果，并且增加了帝国主义陣营内部的矛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爭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的主要問題上采取的路綫，以及它在理論上的貢獻，特別是在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問題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的理論貢獻，大大加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引起了远远超出各国共产党的范围以外的積極反应。

根据这些原則而取得的实际結果，以及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猛烈反攻，只不过証明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

論以及在这次大会以前已經在執行的政策是正确的。

千百万人民可以相信，两个制度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不仅可以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以前的大部分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物所接受，这种政策也已經为某些西方资产阶级人士所接受，因为他们对战争不感兴趣。

这种事态發展引起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不安，他們已經开始动员他們的力量，其中包括他們的思想战线上的力量。他們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用制造战争温床以恢复冷战的办法和像在埃及所做的那样尝试进行直接侵略的办法，来阻止和平共处政策的进一步的順利發展。为了这些目的，帝国主义者还制定了他們的思想战略。他們在執行“实力地位”政策方面的失敗和在冷战中的失敗，促使他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發動政治战争，發動他們所謂的爭取“人心”的斗争。从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企圖用武力来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事情而沒有得逞以后發動了怎样猛烈的政治斗争。

同时，他們正在采取这样一种策略：伪善地宣揚一种錯誤的理論，說什么国际紧张局势的緩和一定会导致思想斗争的緩和，思想斗争的停止是国际紧张局势緩和的条件，企圖借此削弱我們党的思想斗争。例如，他們所提出的新聞自由的口号就是配合这种活动的；他們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对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各种各样抱有非战主义态度的輕信的人們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特别有影响。

关于这一点，也应该提到他們在这一方面濫用科学和文化关系，而且他們所进行的活动也并不是完全不成功的。但是，他們所进行的思想战争的主要方針，特别是在最近，却是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结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团结的。

帝国主义分子正在支持一切試圖修改或者削弱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战斗的革命性質的傾向和趋向。目前，他們就是在这种

旗帜下特別对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结进行斗争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有助于这种以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原则为目的的斗争的事态发展，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出，最近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理论都露面了。陈腐的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再一次被搬了出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正被整旧翻新地拿出来传播。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在谈论这种理论，他们决心争取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合作为基础而不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不会碰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的。

所谓生产力学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种理论认为，通过生产力的增长而不经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社会主义就可以自然而然到来，并且说，所谓第二次产业革命将会有助于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

很久以前就受到列宁驳斥的考茨基的关于超帝国主义的陈旧理论又重新搬了出来。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政策形式，他这种说法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卷土重来。考茨基的说法，正像列宁所指明的，把政策和帝国主义的經濟分离开了，掩饰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会造成同帝国主义的妥协。

诺沃提厄同志提到了托多罗维奇同志在南斯拉夫刊物“共产主义者”上所发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除了有其他一些不正确的推论以外，也出现了类似的修正主义的倾向。無疑，我們的任务在于对一切类似的不正确的意見采取明确的立場，因为在这种問題上保持緘默，就意味着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后退。

有的意見认为，不能够把帝国主义同侵略混为一谈，好像有可能设想有不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似的，而侵略正是从帝国主义的本質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意見也是十分接近考茨基主义的。

帝国主义不一定总是采取侵略手段，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帝

国主义，而是由于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依靠足以制止侵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有些南斯拉夫同志为他們所采取的置身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立场进行辯解，他們說，他們不同意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托多罗維奇同志在上述的文章中再一次強調指出，締結双边协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相互关系中唯一可能采取的行动。显然，这种观点同阶级观点以及同划分世界和各国的阶级实质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当然，和平共处政策和和平竞赛政策，并不違背这种阶级观点。相反，規定这种政策是由于我們肯定相信我們的共产主义制度一定会获得胜利。

关于最近的事件，我希望說明，在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們进行的思想战争中，明显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論点，是怎样重新被搬了出来，目的是削弱工人阶级运动和使它动摇。

在目前局面中，还有第二种趋向——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出現，提出了它特有的关于“純粹的”一般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这是浸透了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趋向。这是在历史上發生一切重大改变和轉折的时候出現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現象。

在1921年喀琅斯塔得事件后，列宁在跟所謂工人反对派斗争后写的“新时光，新形式的旧錯誤”这篇文章也对我們深入分析当前局势有帮助：“历史上每一次特有的轉变，总是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形式上的某种变动，这种动摇随时都与無产阶级毗邻着……这种动摇性表现为两种‘潮流’——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即借良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詞句和軟弱願望掩盖着，而在资产阶级面前所表現出的奴僕行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即口头上的威風凜凜、驕大浮夸，实际上則是散漫、虛浮和毫無头脑的空架子。”

如果我們研究具体情况，看看最近發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們寻找对某些国家最近發生的事件进行分析的共同点，我們一

定会得到这样的結論：除了修正主义以外，正是小資產階級激进主义和革命主义在某些国家里表现出来，并且当在工人階級的革命政党中發生了从階級立場大举后退情况的时候，在匈牙利造成了这样悲惨的后果。在我們这个正在轉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里，除了資產階級殘余外，小資產階級因素非常强烈。这种因素由于小規模生产的存在和同資產階級的旧关系而得到支持，更不用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了。

帝国主义分子在进行反对我們的活动的时候，自然是着眼在这些人数仍然众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身上。我們得考虑这一点，最近的事态再度使我們深信这一点。

諾沃提尼同志指出了匈牙利事态發展的特点：的确，發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和国家的領導犯了严重的錯誤。但是，为消除这些錯誤而进行的斗争不是从工人階級立場来进行領導的，而是从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的立場来进行領導的，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要“純粹的”自由、民主、独立和反苏的口号，这些口号一直是資產階級为欺騙群众所使用的，而从这些口号再走一小步就会剥夺了劳动人民的自由，就会走到小資產階級反革命，而前資本家、地主和白衛軍軍官就会跟小資產階級反革命一起同时当权的。

值得注意的是，小資產階級激进分子利用了所謂工人利益这样的煽惑之詞。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列宁曾經在談到喀琅斯塔得叛乱事件的时候指出这个事实：資產階級正在設法在工人的口号的掩飾下煽动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的利益。这一点我們也在匈牙利看到了，并且部分地也在波兰看到了；而那也正是西方的广播电台所散布的敌意宣傳的內容。我們只要看一看在匈牙利以前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是怎样在工人委員會的伪装下面当权的事实就够了。

匈牙利事件的發展过程是和环绕着喀琅斯塔得的叛乱的那些事件非常类似的，而列宁对喀琅斯塔得的叛乱的分析也說明

了应该怎样来估价匈牙利所發生的事情的起因。我們也必須注意在波兰的小資產階級激进主义的表現。正像哥穆尔卡同志最近几次声明中所显示的，这些表現現在仍然很强烈，波兰党正在領導着对它們进行坚决的斗争。經驗教导我們，决不要低估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激进主义的表現，并且要無情地揭露和粉碎它們。正像我們的全国代表會議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激进主义的傾向也在我們国家里表現出来，特别是在一部分艺术界、知識分子和学生中間。

社会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發展完全是一个統一的世界性的过程。在那个統一的过程的範圍以內所表現出来的一些多样的情况，是由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强烈的历史、社会和經濟的發展特点引起的客观条件以及由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所处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由于这样，每个民族（正像列宁所說的）能够把、而且确实把它的特點帶到一种或另一种民主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样式和工業、農業、商業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改变的速度等等上面去。但是如果我們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規律出發的話，我們可以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陣營里的每个国家所特有的东西。

基本路綫或它的拟訂必須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学說，必須依靠一切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共同的东西，特别是必須依靠苏联的經驗。所謂南斯拉夫的方式只想到差异，而沒有正确地联系到什么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南斯拉夫同志們用来宣傳他們的看法的那些論点大都是非常奇怪的，并且显示了故意把他們的道路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路綫区别开来的一切迹象。鉄托同志在抬高他的南斯拉夫方式的同时，还試圖（而且不是偶然地）縮小苏联的榜樣和經驗的意义。南斯拉夫的报纸，譬如說，在談到我們的、保加利亚的和法国的共产党的时候表示憤慨，也不是偶然的。南斯拉夫报纸憤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清楚地表示了它們

同苏联的关系，認為苏联的道路就它的各个主要方面來說，在原則上对各国都是适用的。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經为历史所証实。

这并不是說，我們就不願意利用各个国家在丰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方面的貢獻了。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我們党的活动中，苏联的榜样和苏联共产党的經驗，仍然是學習的基本源泉。我們党由于走列宁主义的道路而获得的成果，同样也說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最近的成果。在最近，忠于列宁主义的我們的党表現了它的团結和坚定，并且取得了群众的更大信任。

以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为基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結，决定于在各种基本問題上采取統一的行动。这是革命的工人运动长期以来的經驗。为这个革命的工人运动奠定基础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这个世紀的列宁，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中，革命的工人政党进行合作和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正当現在帝国主义者集中全力發动进攻的时候，我們特別有必要保持和加强我們各个党的統一行动。当然，这同各国的党进行独立的和首創性的活动并不抵触。长期的經驗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都証明了，这种統一行动的中心是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發展給了它这样的地位。

过去的經驗証明，任何迫切的問題，任何严重的問題，都不能沒有我們的回答，沒有我們对這些問題的观点，或沒有党的意見。将来我們必須保証这一点。这一点对进一步加强我們党的团結，对更加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将有重大意义的貢獻。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發揚我国人民在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創造精神。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雅克·杜克洛：

工人階級和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原載1956年12月17日苏联“真理报”)

从最近發生的国际事件来看，各国劳动人民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目前的迫切問題在于必須不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坚决忠实于無产階級国际主义。

在用形形色色不計其数的办法来在思想領域里和其他領域里散播影响的国际力量——資本主义的面前，各国劳动人民的战斗团结应当在任何环境下都得到証实，并且应当用形势所要求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

我們的敌人造謠中伤，企圖在無产階級国际主义和工人階級爱国主义之間挑起矛盾，列宁的学說就这种情况指出，不热爱本国人民，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是不可想像的，同样，沒有国际主义、沒有同世界各国工人的战斗团结，爱国主义也是不可想像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不朽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战斗口号“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永远都具有它的现实意义。这个战斗口号提醒各个国家的無产者：他們在反对資本家的斗争过程中，不能漠不关心他对待其他国家階級斗争的轉变，因为工人階級在任何国家的成敗势必会給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好的或者是坏的后果。

光荣的巴黎公社給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树立了光輝的榜样，这种国际主义同巴黎公社社員所实行的政策的深刻的民族性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一个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已經变成“民族叛变的政府”面前，公社的战士维护了同工人階級利益息息相关的真正的民族

利益，因为巴黎对侵略者的胜利就是法国工人对法国资本家的胜利。

巴黎公社的社员既然是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同时也就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的斗争鼓舞了各国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罗斯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美国人和其他各民族的代表都参加了为公社而斗争的行列。

匈牙利人弗兰克利是巴黎公社的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波兰人雅罗斯瓦夫·董布罗夫斯基曾指挥过公社的军队并且牺牲在防塞里。俄国女革命家叶·德米特里耶娃起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她曾经率领妇女营同进入巴黎的凡尔赛人斗争。

巴黎公社的事业也就是团结最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业。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表达了这种国际团结，他在1871年5月25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公开说：“请相信吧，欧洲的每一个无产者和每一个还有自由和独立感的人，都把自己的视线投向巴黎。虽然现在巴黎已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我提醒你们，巴黎斗争只不过是一次不大的前哨战，欧洲的主要事件还在后面……”

倍倍尔这样采取了阶级立场，从而避免了以下的这种危险：一个工人由于认为同本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结高于各国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团结，就会违反社会主义利益和民主利益。

国际反动势力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广泛地利用了匈牙利事件，以便策动一次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疯狂进攻。

法国反动派在这件事上丑态毕露，他们还得到了社会党领导人的帮助，社会党的领导者在匈牙利事件中找到了借口来转移人民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对侵略埃及和这种政策给人民群众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注意。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就表现了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声援。1905年1月24日塞纳省工会联合会写信给俄国劳动人民说：“巴黎这个革命之城的劳动者们全心全意地同

你們在一起，我們宣布：你們可以指望我們，我們將幫助你們！打倒沙皇！打倒剝削者！社會革命萬歲！”

第二天，偉大的社會主義宣揚者讓·若雷斯寫道：“法國工人如此熱烈和同情地同俄國工人團結在一起，這是完全正義的，是完全自然的。”

過了一些日子，在1905年3月4日，充滿着社會主義思想並且在晚年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著名作家安納托耳·弗朗斯寫道：“我們的父輩教會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而現在，俄國的無產階級給我們上了社會革命的一課。”1905年末，即當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及在無產階級鬥爭影響下的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在俄國發展起來的時候，在“波將金”號裝甲艦上爆發了起義的時候，安納托耳·弗朗斯在俄國人民之友協會所組織的群眾大會上說：“現在，在涅瓦河、維斯杜拉河和伏爾加河沿岸，決定着新的歐洲和未來人類的命運。”

經過十二年，由列寧的黨領導而獲勝的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真正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並結束了資本主義統治整個世界的局面。

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國際上招致了猖狂的謠言和誣蔑攻勢，這種攻勢的目的是欺騙各國人民，企圖煽動他們來反對已經把從巴黎公社烈士們的手中落下來了的旗幟拿到自己手裡的俄國勞動人民。

但是，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站穩了自己的立場，表示聲援十月革命中所誕生的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被派到俄國去干涉蘇維埃政權的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士兵們也紛紛起義，他們以這種行動向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表明了，他們一定要忠實於本階級的天職。

國際無產階級公正地認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他們自己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第一步，無產階級這樣就表明了他們完全肯定爭取本階級的利益這一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帝国主义者威胁(实行)十月革命的国家的时候，劳动人们都以新的力量表示国际声援的原因。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再清楚地表明：各国劳动人们都认为，苏维埃政权遭到的任何损失都是对他们自己的严重危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所发生的事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大家知道，为了对付西班牙人民阵线在1936年所获得的胜利，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开始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侵略。

在这个时期西班牙的问题就是：或是希特勒分子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成为西班牙的主人，或是他们遭受失败。

从德国事件中取得了经验的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各国劳动人民纷纷来到西班牙同法西斯主义作战。

在危险面前不退却，并且要求战斗的人也是正确的，他们不愿意作为历史事件的袖手旁观者。他们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胜利将是法西斯分子侵犯欧洲其他国家的信号。

国际纵队志愿军到西班牙去作战，从而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是远非执政者所能与之相比的，执政者在骗人的“不干涉”公式的掩饰下，实际上充当了法西斯分子的走卒。

谁都不能否认，比如，法国政府当时如果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话，那末，它是会得到胜利的，而且欧洲事件的进程也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就很难在1939年发动战争，自然也就不会有可耻的慕尼黑投降。

在今天抨击苏军驻留匈牙利的那些人中间，有些人不过是想同二十年前主张不干涉西班牙的那些人一样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们轻率地或者是无耻地忘掉了，不干涉西班牙的政策曾经是发动使数千万人丧失生命的战争的起点，而不干涉匈牙利

同样也可能成为帝国主义者发动可怕的新冒险的起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为了反对希特勒统治而流过血，苏联军队从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魔掌中解放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许多国家，履行了自己的阶级义务。它是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行事的。

当一再让步的时候，伊姆雷·纳吉政府索性向法西斯反动势力政权的道路上走去，而当劳动人民和匈牙利爱国主义者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的时候，匈牙利的局势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

难道应该容许敌人消灭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吗？难道当奥匈边界对涌入匈牙利的煽动者和雇佣者敞开大门的时候，应该让反革命有可能继续保持那种他们借以进行恐怖和残杀的局面吗？

正如“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所作的公正论断那样，“苏联在对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立场”。

应当考虑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获得胜利，它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为这个胜利所鼓动的法西斯主义就会在各处开始进攻，而我们便会面临着像在（今年）11月7日法国所发生的那种全面的越来越猖狂的法西斯进攻。

那时国际范围的法西斯危险便会猖狂起来，而欧洲的心脏就有可能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此外，还应当指出，正是法国那些竭尽全力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人，现在看到匈牙利法西斯匪徒的失败而感到完全失望。他们本来计划，只要匈牙利事件顺利地发展，西德的新武装力量便可一显身手。

法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产者，又是保护同保卫和平不可分割的民族利益的爱国者。他们表示赞同苏联军队应匈牙利政府的请求给匈牙利的援助。

另外，我們相信，如果苏联軍隊不給予(匈牙利)幫助而法西斯主義取得了勝利(雖然不能這樣假設)，那麼，某些現在非難苏联的人便會不放棄機會來責備苏联袖手旁觀了。

如果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沒有犯嚴重的錯誤或者錯誤得到了及時的糾正，如果共產黨人沒有分裂，而且能夠牢固地團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的基礎上以及領導起群眾來，並且，如果當時有可能保持高度警惕——因為毫無疑問，敵人當時已經在進行活動，並且可以預料到他們將繼續進行活動——，那末，就可以避免產生匈牙利事件的那種局勢。

形勢要求各國勞動人民不懈地注意國際形勢的發展，不在階級敵人的思想進攻前面退却，以及證明他們充滿着責任感並且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對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職責。

那些贊助社會黨領導人所實行的不符合法國真正利益的政策，法國反動派很想用匈牙利事件作為借口來引導法國勞動人民普遍地反對共產黨和苏联。

法國工人階級和民主主義者看到開始行動的法西斯縱火者和兇手這一幫匪徒，就更清楚地了解了匈牙利所發生的一切。

謠言和恐嚇所包圍的法國勞動人民懂得，他們保衛法國的民族利益也就是保衛本階級的利益，他們不斷地揭露法西斯分子關於匈牙利事件的宣傳。

他們知道，苏联軍隊花了多么大的力量來拯救人民使他們免遭希特勒的殘害，他們也知道，鎮壓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對於各國人民的利益有怎樣的意義。

而且，什麼也不能改變或者強使人們忘記這樣一個事實：由於蘇軍的幫助(在匈牙利反革命開始進攻的情況下，這種幫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具體表現)，勝利仍然屬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

至於法國共產黨，它將光榮地執行自己對國際工人運動的義務。

共产党代表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它在决定政策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民族特点和各个国家的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忘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观念形态上团结一致的必要性。

当前局势特别需要，并且更加强烈地要求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以美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反动势力和国际法西斯主义正在向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发动怎样的进攻。

要是不从这些基本情况出发，就无法认真地判断匈牙利事件。正因为这样，凡是可能削弱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各种政治行动和各种态度，都应当被認為是有害的而加以拒绝。

在这方面，我们党认为必须指出，铁托同志把南斯拉夫的道路作为其他国家的楷模，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划了一道界线，这不但不能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反西成为分离的因素。

想用过渡到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论点来为这种立场辩护是不可能的。这种多样性丝毫也不能抹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所树立榜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实质。

正如莫里斯·多列士同志所指出，法国共产党在同它有关的事情上，将仔细地研究鼓舞着全世界工人革命政党的列宁的党的光荣经验。我们认为，要是国际工人运动有几个中心，就有使这个运动陷于分裂的危险。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是取得了政权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工人党。这个党无论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反抗敌人方面，或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成就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党领导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正在沿着逐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

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现实，为按照自己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奋斗的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都不能忽略这种现实。忠于列宁主义的原则和研究列宁的党的丰富经验是国际工人运动团结一致和取得新的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

苏联巴夫洛夫： 这对誰有利？

(原載 1956 年 12 月 18 日苏联“真理报”)

最近几周以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之間在全世界展开了最激烈的斗争。反动黑暗势力力图利用匈牙利事件向共产主义发动新的十字军、毁谤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纷争、影响过去曾经接近这个运动的不坚定的动摇分子、重新煽起“冷战”、以仇恨和敌视的精神毒化各国人民之間的相互关系。

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拥护者的人当然决不能在这场已经展开的斗争中采取某种“中間的立場”。这种企图事实上只是意味着对反动思想体系作或多或少的让步。阶级斗争的无情逻辑就是这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之一卡德尔同志最近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表的相当长的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真理：他在主要是讲匈牙利事件的这篇演说中企图走某种“第三条路綫”，但是实质上只证明了，这种路綫是没有的。

卡德尔在他的演说中说得很对，不应当让旧的资产阶级匈牙利复活。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可能在匈牙利建立政治基地。这种局势会大大地破坏目前欧洲的力量对比、会严重破坏目前的均势，甚至会危害欧洲的和平。”（我們坦率地说，这样的匈牙利也会向南斯拉夫算账报复。）

但是这不管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民主制度在匈牙利

的巩固也不合这位演说人的心意。卡德尔抗議“反革命必須鎮压，只要糾正过去某些錯誤，問題就可以解决”这一結論。他認為問題不是在于必須糾正拉科西—格罗領導的严重政治錯誤和消除这些錯誤的后果。卡德尔認為，必須改变在匈牙利十年中已經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他再三重复地說：“問題在于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必須改变政治制度”等等。

匈牙利过去大概应当走南斯拉夫在理論上已經制定和在实际中所实行的那种道路，——这就是他引导自己的听众所作的結論，例如他說：“匈牙利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必在恢复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方面枉費(?)心机，實質上在过去革命的日子里应当为直接民主(?)的原則的胜利而战斗，其办法就是建立統一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公社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基础。”

卡德尔的这番話是在怎样的政治情况下說的呢？这些話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現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解决最重要的問題，以保証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發展。亞諾什·卡达尔政府正在努力消灭在伊姆雷·納吉政府的时候声势浩大起来的反革命，納吉政府曾經縱容了这些反动势力的猖獗。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坚决消除从前的拉科西—格罗領導机构的錯誤。这个政府所抱的目的是要加强人民民主制度，保衛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国家經濟高漲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卡德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是想阻止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实现自己的綱領。不管卡德尔本心是不是如此，这种干涉帮助了匈牙利的反动势力。

在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起着重大作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經由于拉科西—格罗的錯誤和伊姆雷·納吉的分裂活动而瓦解和無能为力了。伊姆雷·納吉政府时期猖獗的反革命恐怖

使許多优秀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和許多优秀的匈牙利工人階級的兒子遭到屠殺。現在匈牙利的工人階級正在竭盡全力重新建立一個始終不渝地表達他們的願望和維護他們的根本利益的黨。

全世界共產黨人都為匈牙利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重新感到高興。然而卡德爾卻試圖使匈牙利共產黨人相信他們爭取重建黨的鬥爭似乎是“枉費心機”。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至少是一種令人驚奇的立場！

在匈牙利，如果實現“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實際上必然會是資本主義在匈牙利復辟，這對任何一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來說，難道會不清楚嗎？

列寧在分析資本主義在革命的俄國復辟的企圖的時候說道：“我們不僅從十月革命底經驗中知道了這一點，而且還從構成前俄羅斯帝國的各個邊疆各個部分底經驗中知道了這一點，在這些地方，現在則是由另一個政權的代表代替了蘇維埃政權。試回憶一下薩馬拉民主委員會吧。他們都是以平等、自由、立憲會議的口號相號召，而結果，則他們不僅一次，而是好幾次地成了轉向白黨政權之單純的過路或橋樑。”（“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六十一頁）

現在有一些人喜歡“忘記”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經驗。然而不可能為了迎合某種臆造出來的方案而把歷史經驗加以消滅，歷史不可能像對待聽寫中的文法錯誤一樣一筆勾銷，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是不能改變的！

卡德爾忽視這種規律，他說，“在最近發生的匈牙利事件中，最使人感到驚奇的是共產黨員竟然害怕（！？）工人委員會。列寧曾經大膽地提出過‘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雖然當時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里還不是多數”。

但是卡德爾“忘記了”，列寧在1917年7月間大膽地取消了這個口號，因為當時盤踞在蘇維埃里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分子由於革命高潮的到來而倒向了工人階級敵人方面。卡德爾

还“忘記了”，列宁曾經毫不动摇地全力反对喀琅施塔得那些声称“我們贊成苏維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叛乱分子。

列宁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說，那时候出現了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义的自發性，这种情緒“曾經很广泛地影响了無产階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六十頁）。所有这些情緒，虽然也影响到了工人階級，列宁称之为反对無产階級专政的小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列宁說，政权如果从布尔什維克手中轉移到某些隨風倒的烏合之众或者是成分复杂的分子集团的手中——这些人仿佛比布尔什維克“稍微右一些”，或者甚至比布尔什維克“更左一些”——这就会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

至于說到匈牙利的工人委員會，那么这里必須把企業中产生的工人委員會同所謂“地区”的工人委員會，實質上是自封的“委員會”区别开来。企業中的工人委員會在匈牙利的条件下現在和将来都是协助完成發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的机构。被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所解散的所謂“地区工人委員會”則是另外一回事。大家知道，这些“委員會”被許多霍尔蒂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把持着，他們的目的是欺騙匈牙利的工人階級，使这些“委員會”来同人民政权机关開对立。当然，“地区委員會”里也有被欺騙的工人，但是这一点並沒有改变这些組織的階級本質。反革命勢力尽力利用所謂“地区委員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勢力在苏維埃俄国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企圖采用的那种策略，当时他們提出的口号是“要沒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維埃”。

可能有人會說，現在情况改变了很多，以至在列宁时期曾經肯定有效的階級斗争客觀規律，現在已經沒有效了。但是，对这样一些只会把修正主义的入門書当作金科玉律，而且不断地用它来編造所有那些陈旧不堪的修正主义公式的“革新者”有什么办法呢？

爱·卡德尔在演說中对階級斗争表示了值得注意的意見，

他說：“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出發点这个角度，也就是說只通过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冲突来理解社会主义發展的过程，在思想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則是反动的。(?)”不对，卡德尔同志，只要世界上还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只要还有掌握政权的資本家和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之間的冲突就是分析历史事件的出發点。修正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力圖从工人階級手中夺去可以用来正确地估計事件發展方向的这个馬克思主义罗盘。

列宁在希望教会工人階級利用这个罗盘的时候說：“不，在政策中誰直接坚持某种观点并不怎样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建議、这些措施对誰有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三頁)。然而卡德尔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論断，他說：“这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誰利用了工人階級的这种憤怒和工人階級跟着什么样的口号走……”。試看，不願从階級观点来分析事物和無視無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冲突导致了什么結果!

当然，假如把部分劳动人民跟着不管什么样的口号走和不管是誰在利用这部分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看得“并不怎样重要”，假如把这对誰有利这个問題看得“并不怎样重要”，那末埃斯捷尔哈齐伯爵之流的到达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次要現象了。如果不考虑所有这些，当然就可以像卡德尔那样說：“我个人的意見是，在苏联干涉匈牙利期間，起着主要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問題。”这里竟連“干涉”这个名詞也用上了。对于这样一个理論家，对階級和階級斗争持有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希望他会提到苏联在匈牙利革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業所作的帮助!

卡德尔不仅限于闡述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并且認為必需像他所說那样“就过渡时期社会运动的結構作出一些总的結論”。

这种“结构”是什么？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他的特殊见解的卡德尔断言，一个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发展了十年之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用(?)的因素”。白纸黑字，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写着的！

卡德尔所以需要这一令人惊奇的断言，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过渡时期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对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危险的不是富农，不是剥削阶级的残余，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内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不用说，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同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共产党人正在全力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但是，卡德尔同志在宣布“官僚主义分子”是主要的危险的同时，他实质上又认为可以在官僚主义分子和“过渡时期国家”之间划一个等号。此外，他竟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暴动是正确的，并把这种行动看成是……革命！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应当十分清楚，根据这种说法很容易制造出一种“理论”来为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叛乱作辩解。这里不由得令人又想起列宁的话：“不要相信空话，最好是看一看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三页）

卡德尔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的理论的逻辑结论是：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取消这一结构。卡德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出来，而是躲躲闪闪的。他宁肯把反对自己的人叫做“官僚主义专制”和“斯大林主义”等等。他甚至作了这样的保留：“我们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然而，这种声明无济于事。卡德尔的演说恰恰是针对着“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也就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发的。

这从卡德尔列举的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例如，他极不赞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可宾专政。他赞扬从这种雅可宾专政下的“解放”。但是大家知道，雅可宾专

政时期沒有“斯大林主义”，也沒有“官僚主义专制”。卡德尔所以要举出他所需要的例子，是專門为了使人根本怀疑革命专政，其中也包括無产階級专政。事实上，卡德尔的全篇演說的目的就在于要縮小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国家在建設新社会的事業中的革命作用。

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早就企圖使工人階級失去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杠杆。列宁再三強調，只有把階級斗争引导到承認無产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脱离这条主要的原則的人必然会滾到修正主义的立場上去。列宁同第二国际领导人斗争的全部历史表明，他是如何始終不渝地捍衛無产階級专政的主張免受各种各样篇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同孟什維克和偏領主义者斗争的全部历史也雄辯地說明了这点。

列宁說，無产階級专政、工人階級国家政权的形式会随着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實質、基础是一样的。列宁在这个問題上是这样說的，“当各民族間的民族差別和各国家間的国家差別尚屬存在时（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無产階級专政实现以后，还要在很长时期內存在着），則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底国际策略之統一，不在于消除多样性，不在于取消民族差別（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确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苏維埃政权，無产階級专政），使这些原則在局部方面能有正确的形式上的变动，使这些原則能正确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形”。（“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頁）

誰要是認為列宁的这个論点过时了，那么对这个人說来，整个列宁主义也就“过时了”。誰要是像拉科西和格罗那样，不善于而且不願意按照国家和民族条件正确地、創造性地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則，他就会給我們事業带来巨大的損害。誰要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區別提到首位，而忘記了無产階級专政的基本

原則，他就會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到不亞于前者的損害。

每一個了解馬克思主義基礎的人都很清楚：為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國家的實質下了經典定義的正是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着一個前者轉入后者之革命的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底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以外，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

這是不是說，如果我們承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原則是為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們要加强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國家，那麼我們就要放棄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偏向作鬥爭呢？自然不是。在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方面，沒有誰比列寧更堅定！但是如果學習列寧，那麼就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就其本質說來是人類歷史上最民主的國家——本身的極其巨大的內在力量，而不是依靠一有借口或并無任何借口就會要求回到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去的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同官僚主義作鬥爭。

卡德爾抱這種觀念實質上就是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也反對黨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領導作用。他固執地把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原則叫做“斯大林主義的”原則。然而列寧說過，“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兩年半以後，我們向全世界宣布並且在共產國際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通過共產黨，否則是不可能的。”（“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七十六頁）對列寧這句綱領性的話應當怎樣理解呢？是的，我們向全世界宣布了這一句話，我們在歷史考驗過程中證明了這一句話。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偉大的威力、我們黨的偉大的力量，在最劇烈的歷史轉折中經受過了生活的考驗。

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發展的全部經驗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結論的偉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第八次

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決議中也提到了這點。這個歷史性的代表大會在總結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時候寫道：“為了有效地擔負起偉大的經濟文化建設任務，必須繼續加強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以後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它的任務就是因結全國最廣大的人民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同社會主義的敵人作鬥爭。”

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共產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中的領導作用，只會被這樣的人當作某種“新的語言”。這些人，用哥德的“浮士德”的話來說，只在“一切新的東西都產生於舊的東西”這句話中看到“生活的智慧”。

共產黨人不能忽視修正主義者把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的投機。大家知道，即使在階級鬥爭最尖銳的時期，在國內戰爭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也從來不只限於使用強力，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工人階級對社會生活各个方面實行政治領導，以利于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以利于吸引最廣大階層的勞動人民來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

順便提一個問題：愛·卡德爾是否真的是一個像他自己所自稱的那樣熱烈主張國家“消亡”和反對專政的人呢？目前還沒有聽到南斯拉夫軍隊消亡、法庭和警察消失的消息！關於軍隊，卡德爾同志說：“我們今年大概還不能夠着手大量地削減軍事預算。”最近德熱拉斯審判案件不能說明國家在南斯拉夫消亡。當然，我們絲毫無意為德熱拉斯辯護，他早就是列寧主義的狂熱的反對者，但是他的審判案件決不能証實卡德爾的主張。

因此，卡德爾同志如此堅決地建議自己的鄰居匈牙利人摧毀自己的國家機器，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卡德爾斷言，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第一個走上在他認為是整個社會主義發展現在所應當走的那種道路。在這方面他強調指出“工人委員會、公社和其他類似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意

义。关于这些机构，我們不想說什么坏話。但是，十分明显的是，現在給南斯拉夫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进作出总结是为时尚早的，因为正如卡德尔自己所承認的，在社会管理的形式方面还有“直接变为行政—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倾向”。原来，“現在公社几乎在一切小的問題上都要得征得区的同意，而区又要得征得共和国的同意。”卡德尔接着解釋說，“在企業和公社中，資金是这样地缺乏，以致于企業常常处于技术上和經濟上停滞的状态。”

看来，南斯拉夫所保留的經濟管理集中化的缺陷就在于此。同这种情况并存的、極端分散化的某些結果是：“……南斯拉夫在建造許多不必要的东西，至少是用地方基金在建造，而要建造最必要的东西又感到資金不足。”

这一切自白不就等于說，南斯拉夫的例子再次証实偉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經濟领导方面的生命力嗎？根据民族特点和国家特点貫徹这个把中央統一领导同下層最广泛的主动性結合起来的原則，当然会碰到許多困难。显然还不能說，在南斯拉夫已經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可以把它的道路作为榜样推荐给別的国家。

如果問題是要求把工厂从社会主义国家手中拿过来轉交給各工人团体的某种早就有过的主張的話，那么，关于这种主張的爭論对苏联共产党來說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早在1921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党在列宁的领导作出了关于这种主張的決議，指責这种主張是違反馬克思主义原則的、無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張。

不管卡德尔怎样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因为它不屬於个人所有，而是屬於整个社会。这种所有权除了屬於劳动人民自己以外，是沒有另外的主人的。甚至資產階級报刊也把目前在某些理論家中間所流行的那种相反的論調追溯到“馬克思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流派”，即蒲魯东。但是，共

产主义者当然沒有任何理由从馬克思倒退到蒲魯东。

我們贊成各个国家在經濟方面發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但是，真理的試金石是实践。对某种經濟活动方式的真正的考驗，首先是看它能不能促进国民經濟的發展，因为如果沒有国民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設的一項最重要任务——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但是要說南斯拉夫新的經濟管理方式已收到很大的經濟效果，已經是各国应当追随的榜样，現在还未免过早。

然而，卡德尔在他的演說中硬說，“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可是，这种說法就等于否認所有兄弟党对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發展，等于抹杀它們对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宝庫和对建設新社会的实践所作的全部重大的貢獻。不能不認為这种言論是在把南斯拉夫的道路当作最好的道路来宣傳，虽然卡德尔在口头上否認他进行这种宣傳。下面的一个例子說明，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会导致怎样的結果。“巴黎激进新聞”写道，西德外交部长勃倫塔諾曾經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會議上提出这样一个建議：要这个集团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促进“鉄托主義”的發展，因为他認為，这种方法“比直接鼓励推翻更为有效”。

卡德尔公然傲慢地諷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員，他說，在这些国家里，“政治消失了”，“只剩下討論計劃数字、討論鋼和机器的生产、討論馬鈴薯和玉蜀黍，討論——如我已經說过的——飼养牲畜的方法等等。”但是他应当記得，政治是集中了的經濟。列宁教导我們說：“少登載些政治的空談。少登載些知識分子的議論。多接近些生活。”（“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八十頁）

苏联人不打算干涉南斯拉夫的內政。南斯拉夫人民同任何

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权利是無可爭辯的。苏联衷心願望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获得成就，而不問南斯拉夫同志們在这个建設中选择哪种具体方式。但是为什么要把南斯拉夫的發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發展对立起来呢？

这种方針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則显然是相抵触的。

这种方針在目前是特別有害的，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对共产党进行猛烈的攻击，企圖用一切手段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权利是無可爭辯的。苏联衷心願望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获得成就，而不問南斯拉夫同志們在这个建設中选择哪种具体方式。但是为什么要把南斯拉夫的發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發展对立起来呢？

这种方針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則显然是相抵触的。

这种方針在目前是特別有害的，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对共产党进行猛烈的攻击，企圖用一切手段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